十八子爵作品

等不到花开的时候

8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温暖(1)
- 第2节：温暖(2)
- 第3节：阴魂不散的男人
- 第4节：伤到自尊(1)
- 第5节：伤到自尊(2)
- 第6节：继续被伤到自尊(1)
- 第7节：继续被伤到自尊(2)
- 第8节：拆穿
- 第9节：费尽心机的真诚(1)
- 第10节：费尽心机的真诚(2)
- 第11节：意识中的记号(1)
- 第12节：意识中的记号(2)
- 第13节：美梦成真(1)
- 第14节：美梦成真(2)
- 第15节：欠扁的行为(1)
- 第16节：欠扁的行为(2)
- 第17节：欠扁的行为(3)
- 第18节：简单的快乐(1)
- 第19节：简单的快乐(2)
- 第20节：不是因为胸小(1)
- 第21节：不是因为胸小(2)
- 第22节：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1)
- 第23节：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2)
- 第24节：索然无味的饭局(1)
- 第25节：索然无味的饭局(2)
- 第26节：都发疯了(1)
- 第27节：都发疯了(2)
- 第28节：都发疯了(3)
- 第29节：他说他成全了我(1)
- 第30节：他说他成全了我(2)

- 第31节：糊涂的梦(1)
- 第32节：糊涂的梦(2)
- 第33节：他说我是他想要结业的科目(1)
- 第34节：他说我是他想要结业的科目(2)
- 第35节：他说我开化晚(1)
- 第36节：他说我开化晚(2)
- 第37节：他说我开化晚(3)
- 第38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1)
- 第39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2)
- 第40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3)
- 第41节：我变得勇敢了(1)
- 第42节：我变得勇敢了(2)
- 第43节：让我担心的事情(1)
- 第44节：让我担心的事情(2)
- 第45节：难以开化的事实(1)
- 第46节：难以开化的事实(2)
- 第47节：难以开化的事实(3)
- 第48节：难以开化的事实(4)
- 第49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1)
- 第50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2)
- 第51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3)
- 第52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4)
- 第53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5)
- 第54节：离别感伤和狭路相逢(1)
- 第55节：离别感伤和狭路相逢(2)
- 第56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1)
- 第57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2)
- 第58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3)
- 第59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4)
- 第60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1)
- 第61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2)
- 第62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3)
- 第63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4)
- 第64节：有点儿内疚(1)
- 第65节：有点儿内疚(2)
- 第66节：有点儿内疚(3)

- 第67节：出门碰见鬼了(1)
- 第68节：出门碰见鬼了(2)
- 第69节：出门碰见鬼了(3)
- 第70节：与狼共舞的午餐(1)
- 第71节：与狼共舞的午餐(2)
- 第72节：与狼共舞的午餐(3)
- 第73节：与狼共舞的午餐(4)
- 第74节：抓狂的女人(1)
- 第75节：抓狂的女人(2)
- 第76节：关于开化(1)
- 第77节：关于开化(2)
- 第78节：他说还是喜欢我(1)
- 第79节：他说还是喜欢我(2)
- 第80节：他说他也要疯了(1)
- 第81节：他说他也要疯了(2)

第1节：温暖(1)

（六十七）温暖

我睡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我发现小淫侧着脸看着我，我枕着他的胳膊，我吃惊的问他难不成真的没有睡，就这么呆着？小淫笑：是没有你能睡，睡了一会儿醒了。

我把他的胳膊让出来，嘿嘿的笑着，小淫问我：师姐一直没有打电话吗？

我说：没有，我们也不好意思主动打电话，这个时候应该心情不好受，明知道对方不怎么样，还得接着结婚，有点儿活受罪的感觉。

小淫叹了口气：师姐每个月赚得也不少，其实用不着那么着急嫁人，而且她本来是可以找到不错的男人的，师姐夫婚前做财产公证一方面有防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师姐和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这样的婚姻估计也不会太牢靠。

我拿手摆弄着小淫衬衫的扣子：不是说婚前财产公证是婚前的积蓄吗？婚后赚得钱不是就属于夫妻双方所有了吗？

小淫弹着我的脑袋：是啊，但是问题是有些男人很狡猾，结婚后赚得钱并不公开化，而是转移到另外的户头，追问起来就说没有或者投资没有回本，或者干别的了，总之，不会往家里拿太多，除了生活费而已。

我皱着眉头：那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啊，自己过呗。

小淫笑：所以现在稍微有些钱的男人都不太愿意结婚，反正也不缺女人，有生理需求了就在一起，没有了就各玩各的，谁也不影响谁，自己的东西照旧都是自己的，好像活着很舒服似的。

我瞪着他：哎，你怎么知道的？

小淫把漫画书扔到我脸上：深圳有很多这样的男人，年薪几十万，天天逍遥，有的是，我公司里就有好几个，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很黄金的年龄，特别受女人欢迎。

我摆弄小淫衬衫扣子的手转变为抓住他的衣领：哼，你有没有跟着混水摸鱼？你这么年轻，又这么帅，也很受欢迎吧？

小淫嗤笑：我哪有混水摸鱼，我这个年龄倒是受欢迎，所以某些人不嫁还是有人愿意嫁的，好好想想吧。

我扁着嘴不说话，小淫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笑：十八，我们跟老佐他们一起结婚好不好？恩？

我尴尬的看着小淫：干吗非赶这个热闹啊？

小淫放低声音，接着笑：傻瓜，我也有生理需求的，你不会想我天天跑去健身房吧，你就一点儿都没有生理需求吗？不想我们更亲密吗，恩？

小淫一边说一边拿手来掰开我的手，我不知所措的哼了一下，用力一松手，没有想到，回坐力有点儿大，小淫竟然摔倒地板上了，我惊讶的捂住了嘴，我看见小淫的眼光中露出生气的眼神，小淫爬起来，叉着腰瞪着我：好啊，十八，你也太不像话了，有这么干的吗？还没有怎么着，就敢把相公往床下踹，你给我过来。

我拔腿就跑出房间。

小麦在客厅看军事新闻，要说男人和女人想的就是不一样，男人的习惯不是新闻就是时事，有用没用每天都看，还有拳击赛车足球之类，天天看都不会够，女人很少有人愿意看这些东西，我一直想这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大脑的思维细胞不一样吧。我连杂志都不愿意看，就爱看个笑话或者漫画之类的东西，总之不用动脑筋，管他艾菲儿铁塔高几米，管他比萨斜塔倒不倒统统和我没有关系。我凑到小麦旁边坐着，心想小淫总不会真的会收拾我吧，小淫出了房间，看见我坐在小麦身边，朝我挥了两下拳头，我心有余悸的装作没有看见。

小麦朝我说：哎，十八，师姐也搬走了，你干脆搬过来吧，剩下的人不多，我和小米都觉得闷，真的，你干吗非要自己住呢，难不成还真的背着小淫幽会别的男人？

我立马一巴掌甩过去：小麦，你瞎说什么？我那儿还有两个人，我总不能釜底抽薪吧，一个人在外地出差，一个一直失业在学习，我那好意思说搬走就搬走？再说易名还没有出国啊。

小麦揉着被我打疼的胳膊：十八，你怎么跟阿瑟似的，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这是野蛮行为，你看看人家小淫，什么时候动手打过人啊，真是，是啊，易名还没有走，可是公寓就剩下小米一个女人了，剩下三个大男人，小米没有人说话吗，难道真的让她一个人天天给我们做饭吗？

第2节：温暖(2)

小淫挨着我坐下，侧着脸笑：哎，看不出来，小麦也懂得怜香惜玉了，呵呵，也是，十八，你还是考虑考虑，小米一个人也很闷，阿瑟和小麦还有易名，毕竟都是大男人，小米是够孤单的。

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我靠着小淫的肩膀发愁：那怎么办啊？要不我只能两头住了。

小麦拍手：好啊好啊，十八要是愿意搬来住，房租我替你出，不就一个月五百块吗？少买几把瑞士军刀就够了。

小淫不乐意的搭话：用得着你出钱吗，我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省省吧。

我笑：用不着，这个钱我还是有的。

晚上，我和小淫在公寓外面的亭子站了好久，小淫把我包在他的大衣里面，小淫问我：十八，有没有想过将来啊。

我拽着小淫的手臂想了一会儿，说：以后要是有可能，想看看书写写东西，到处走走就满足，再不济努点儿力，考个研究生？呵呵，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呢？

小淫下巴靠着我的肩膀说：以前没有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将来能做很大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毕业之后才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除了穿衣吃饭，还能想点儿自己能想的事情，比如说好好的和自己爱的人一起生活，没有疾病没有苦难没有波折，还有一大堆朋友经常聚聚，再就是能做点儿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就喜欢摄影，你喜欢到处走走，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可以拍拍照片，你也可以帮我做做记录，这样就很美好。

我没有说话，只是仔细想着小淫的话语，小淫笑：十八，你说将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喜欢穿男衬衫，什么都喜欢穿男式的，将来家里的东西都是男式的，别人会不会笑话我们，嗯？

我吃吃的笑着，不说话，小淫也和我一起笑，可惜天上没有什么星星和月亮，气氛不够浪漫。

初五下午，我和阿瑟还有小麦，去机场送走了小淫，小淫走的时候很用力的拥抱我，我也是。然后我告别师兄阿瑟和小麦，回到我住的房子，晚上对面房间的小卜也回来了，从家里带来一些特产，送给了我一些，我很是不好意思，但是也很快心的收下了，我翻着日历，看着过去的日子，晚上小淫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住的地方，小淫说：十八，不要着急，日子过的很快的，已经快到三月份了。我笑着说：我知道，之前好几年都过去了，还差几个月吗，会很快的。

第3节：阴魂不散的男人

（六十八）阴魂不散的男人

上班以后，市场总监的日子尤为变得艰难，因为他没有拿出合理的市场行销计划，女老总开始患得患失，觉得自己找的这个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很是失水准，因为市场总监的月薪水让她感到自己投错资了，行政副总的日子稍微强点儿，因为他做的东西不是要马上见效果的职业，但是女老总也没有给予他过得去的评价，按照女老总的想法就是，你既然打着高学历高智商高要求的牌子你就一定要拿出高出常人的标准的水平和高效益，从市场和人才之间的关系上看，女老总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过分，却是如此。女老总感觉欣慰的就是还好当时是和市场总监以及行政副总签订的合同有试用的期限，在试用期限之内，只要不满意就可以分分钟炒了他。这个时候我开始羡慕小淫的职业，小淫学的是电脑，编程和软件开发，没有乱七八糟的复杂事情发生，只要天天对着电脑发呆就行，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学这个专业，不然也可以海海的赚钱，晚上和小淫打电话的时候说起专业这个事情，小淫笑：傻丫头，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哪能对着电脑发呆就行，要拿出东西才行？拿不出东西可能就要走人了，总的来说各有各的苦衷和艰难。

最为舒服的就是最近木羽一直没有来打扰我，我变得不用患得患失，跌跌撞撞。师兄阿瑟和小麦正式上班之后，照旧自己定节假日，迟到早退一样不拉，小米也快开学了，在家忙活着英语单词，时不时的让我去她那儿，我交给她房租，被她拒绝了，她说我不是长住所以她不收，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经常的把冰箱里面缺少的东西和大家平时吃喝的东西买够即可，易名在三月初回来了，回来后，我们还集体庆祝了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大家目标的选定，谁都相信之后的日子绝对是离多聚少，所以经常聚会，经常增加一些聚会的理由和次数，这个时候还真是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谁对没有办法决定

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将来都会漂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机会见面，见多少次面，和小淫打电话说易名的出国手续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了，然后会是阿瑟和小麦，最后是小米，小淫也感叹，说将来在国内能见到的可能只有佐佐木和大雄还有平K了，人生怕聚散啊，我也伤感，说：小淫我们将来永远也不要分开，我怕孤独，怕没有人和我说话。

小淫说：放心吧，十八，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会粘着你一辈子。

再次见到木羽的时候是三月中旬以后了，那天我照常下班，照常打完卡，照常下楼，木羽就在门口站着，看见我以后，就开始不停的笑，笑得我有些莫名其妙，木羽快乐的耸耸肩，接着笑：一起喝咖啡吧，我请。

还是同样的咖啡厅，只是这次，我们没有坐到原来的位置，因为那里已经有人在坐了，换了另外的位子，我还是有些不习惯，木羽转着咖啡杯子朝我笑：十八小姐，这些天我出差到上海，你没有背着我红杏出墙啊?

我皱着眉头瞪着木羽：哎，你神经病啊，我就算红杏出墙跟你有什么关系?

木羽摇着头笑：真是的，我刚回来不久，我就来告诉你我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没有礼数啊，至少也该问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在那边过的怎么样吧?

我嗤笑：我干吗问那些东西啊，你看着活得好好的，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容光焕发。

木羽眯着眼睛往我眼前凑了一下：十八小姐，这次，我有个奇怪的发现，真的。

我喝着咖啡没有说话，木羽眼神中含着笑意：你看，我走的时候告诉你我去出差了，回来之后我也想告诉你我回来了，我发现这种感

觉很好，好像有人等着自己似的，有个盼头，别的女人我都没有告诉过，真的，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我往旁边移动了一下，嗤笑：我是不是该说我佛慈悲或者上天庇佑啊，神经，我有让你告诉我吗？你还是省省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觉得你不出现是最舒服的日子。

木羽笑嘻嘻的看着我，顺手点了一支烟：啧啧，又开始说胡话了，我发现这个年过的，你好像很长脾气啊，杀伤力不错，不过还是无法伤害我千锤百炼的坚硬的心灵，我说过我不会生你的气，你随便说，说不定你还很想念我也说不准，女人是从来不说实话的动物。

我放下咖啡杯子：哎，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想回去了。

木羽低头在随身的夹子里面翻着东西：哪能没有事情啊，还有这些资料，帮帮忙，水准要发挥的和上次一样，这次不少，一共也是三份，给，你先看看。

我接过资料，大致翻了一下，放到自己的背包里面，木羽吊尔郎当的看着我：大概什么时候会完事儿。

我发呆的想了几秒钟说一个星期吧，木羽点点头，出了咖啡厅后，我朝公交车站走去，木羽叫住我，我回头，看见他从车里拿出一个袋子，木羽温和的看着我：这个，是回来的时候买的，你吃吃看，看看好不好吃？

我随手接过来，说了句谢了，木羽挑着嘴角笑：过年以来，头一次听你说了句人话。

我没有再搭理他，坐公交车回家。

回到家，我正瞅着做什么吃的时候，小卜敲门，说是晚上做菜的时候做多了，正好分我一份儿，要不然就浪费了，我感动的接过小卜的菜，说：真是很不好意思，总是吃你的东西，改天一定请你吃饭笑。

小卜笑：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在外面漂着的人，都不容易，互相关照也是应该的。晚上小淫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把小卜老是给我做吃

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小淫吃吃的笑：十八，你还是很受男人青睐的吗？改天请人家吃吃饭，不要总是占便宜，知道吗？

我也笑：不会的，除了你的便宜，谁的便宜我也不沾。

小淫说这就对了。我把木羽要我做的专题分类看了一下，把大概的文路分了一下，等上班的时候可以打出来，我打开木羽送我的袋子，里面全是零食，我抓了一堆，去对面房间给小卜一些，小卜很是不好意思，最后架不住我硬给，终于收下了。

第4节：伤到自尊(1)

（六十九）伤到自尊

一个星期之后，我把写好的专题报道电子邮件发给木羽，然后短信通知了那厮。女老总开始明显的在我面前抱怨市场总监的低能效率，我不好说什么，虽然说成王败寇，但是笑话别人始终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君子耻之，正儿巴经的小人也不会做那种事情，行政副总终于找到了一个让女老总稍微满意点儿的库房管理计划，所以女老总对行政副总还没有极度的不满意，前台小姐开始在我面前感谢上帝，说是老天开眼，总算没有让行政副总从她眼皮底下溜走，我提醒说：前几天行政副总还让我帮着买了一小瓶兰寇香水，很小的一小瓶，竟然几百块，说是送给他女朋友的。

前台小姐耸耸肩：那又怎么样？只要没有结婚就有我的机会，即使结婚也是可以离婚的，哼。

前台小姐的话让我吓了一跳，再也不敢插嘴了。

这个市场总监，我还真是不是熟悉，人长得倒是还行，年龄也不错，但是实力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一直是女老总和他谈的，行政副总的一些东西我还看过，所以知道他还是很有一些东西的，不过也难说，很多东西绝对不是立竿见影，几天就能见到效果。

小淫打电话说四月初深圳的天气就开始热了，我说北京的四月份还行不是很热，但是也已经有了热的迹象。女老总和前台小姐已经开始穿上裙子了，只不过前台小姐青春逼人，穿裙子也是丰姿绰约，女老总毕竟已经是半老徐娘了，怎么穿也是始终是一个颜色：沧桑。

师兄阿瑟给我打电话，说是易名的出国手续已经办好了，让我晚上过去，大家好好聚聚，过两天易名就回家准备出国了，放下电话我开始感觉到感慨，身边的朋友都各奔前程了，小米昔日热热闹闹的公寓逐渐在变得冷清和孤单，其实回头想想，人年少清狂的日子就是这

样，在没有懂事儿的时候，什么都是无限的美好和充裕，在逐渐长大的日子中，很多东西变得稀松平常，而且毫无把握。

中午，木羽打电话说在咖啡厅等我，我去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这次他坐了我原来的位子，我落座后，叫了一杯咖啡，木羽说：十八小姐，叫份儿午餐吧，我请，给，这是这次的稿酬。

说完扔给我一个信封，我将信将疑的把信封收好：真的，你请?

木羽点头，我拿着菜单看着，最后点了一份这里最贵的牛排，又叫了一份面，木羽诧异的看着我：为什么叫两份啊？我的已经点了?

我恨恨的说：怕不好吃呗，如果不好吃，可以吃面。

木羽嗤笑：真是浪费别人的钱不心疼，你以为我赚钱很容易是吗?

我瞪了木羽一眼：你至少比我能赚钱吧?

木羽哼了一声：你就欺负我吧你。

我盯着木羽白色的衬衫看，真是没有天理了，他怎么能把白色衬衫穿成这么干净？木羽见我盯着他，坏笑：哎，十八小姐，你是不是在我身上发现了魅力所在啊，其实我通常都很能吸引别人目光的，尤其是女人的目光……

我喝了一口咖啡打断他：你的白衬衫怎么能穿的这么干净啊，我从来不敢穿白的，一穿就脏。

木羽扫兴的哦了一声：什么呀，我的白衬衫都是送到干洗店的。

我哼了一下说：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洗的呢?

当那份很贵的牛排上来的时候，我吃了一口，只是吃一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那种口味的东西对我而言真是让我无福消受，我摇着头把牛排推到旁边，开始吃面，木羽问我怎么了，我皱着眉：这个，真是不好吃，所以说贵的也好还有好看的也好都不见得适合自己的口味，我还是吃面吧。

木羽点着烟，看着我：十八小姐，我怎么听着你这话怪怪的，你什么意思啊?

我放下叉子：这个简单啊，就是说吃东西不能乱点，吃自己最爱吃的就行，不能因为某些东西贵就觉得好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牛排虽然上档次也贵也很能显示身份，可惜，这种好东西不适合我的胃口，吃着不爽，自己的胃口最不会欺骗人。

木羽吐着烟圈，眼神中有点儿古怪的看着我：哎，能不能帮个忙？我可以付钱。

我拿餐巾纸擦着手：什么事情，你很有钱吗？

木羽掐灭烟：就是有个老朋友聚会，我身边的女人呢倒是不少，但是我还没想好让那个当我的女朋友，想来想去，还是你陪着我去吧，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促进下感情，电视剧电影中不也有这样的事儿吗？后来男女主角还真的成了，服装和做发型还有脸部化妆的费用都由我出，怎么样？

我开始笑，有点儿不由自主的笑着，木羽看着我：你笑什么？

我停止笑，正色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你以为真是电视剧吗？电视剧中经常有男主人公因为商业应酬或者大型的酒会或者聚餐会请女主人公帮忙，女主人公呢因为爱着男主人公，所以呢，不仅会不收钱，还会陪着男主人公去，可是我们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而且你绝对不是找不到别人陪着去?我自身的物质基础抬不上台面，阿若就不错，绝对会让你蓬筚生辉，浑身上下都有面子，或者还有别人，这笔生意我做不了，你找别人玩吧。

第5节：伤到自尊(2)

木羽接着点了一支烟，冷着脸看着我：十八小姐，你非要把很多事情想的那么绝吗？你想得了那么明白吗？千万不要自作聪明，知道吗？在男人面前，女人太自作聪明就是智商有问题，不要以为我真的对你有什么想法，想听实话吗？好啊，那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对你这样的女人，我真是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是很无聊而已，看过的美女太多，所以换个不是美女的女人看看而已，你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你？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条件怎么样，不过这一点你还算有自知自明，我会喜欢你？笑话！

我努力让自己表现的无所谓，喝完自己眼前的咖啡，摊开手，笑：是呀，谢谢你能这么想，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就最好，谢谢你的咖啡和午餐。

我笑着起身，离开，可是我知道自己的手在发抖，我知道自己真的很想揍人，妈的，到底犯了哪门子的冲啊，就算我长得不好也用不着别人这么折腾我吧，我强忍着进了电梯，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拿手使劲儿砸了几下电梯的钢壁，靠，手真疼！回到办公室，我在窗户面前看着木羽的车子，我恨恨的在心里骂着，我看见木羽从咖啡厅里面出来，在车子前站着，点了一支烟站着吸着，我一拳砸在窗户旁边的墙上，靠，要是再理他，我他妈的就算二皮脸。

下班后，我在商场里面乱转，想给易名买个礼物，找来找去不知道买什么好，最后选了一支笔，打了包装，希望他出国后会用到。到了小米公寓，发现小米还把公寓着意的打扮了一下，有很多气球和花花绿绿的东西贴的到处都是，师兄阿瑟和小麦也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时尚玩意，我看着怪怪的，我把礼物递给易名，易名也有点儿伤感：十八，此去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了。

我安慰他：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还转呢，只要大家好好的奋斗的自己的目标，将来见面还有的是机会的，不要叹气。

小麦蹦着，像个孩子，我摇头，到底是年轻，还有活力折腾，我老到连蹦跳的兴趣都没有了，阿瑟拍拍我肩膀：十八，你还是多多过来住吧，易名走了，这个房子就显得太孤单了，打牌都凑不够人数，行单影孤的，没有意思。

易名也说：是啊，十八，过来住吧，现在能住到一块儿的朋友不多了，别让小米太孤单。

小米一边嚼着微波爆米花一边看着我笑：就是，十八，多多过来住吧，我太没有意思了。

我伸手拿了小米面前的爆米花嚼了两下：哎，你牙齿很好啊，这个东西其实很费牙啊，放心吧，我会经常过来住的。

晚上大家喝酒喝得都很多，小米和小麦喝得不多，也是喝了很多，我喝得也多了，易名喝醉了，我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经偷偷喜欢过的男人，现在已经变得陌生，我和他的缘份只在上个世纪，过完了上个世纪，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看这个人我只有平淡没有丝毫感觉，原来时间真的是好东西，易名喝醉了，醉的很厉害，小淫打来电话的时候易名已经没有办法接电话了，我虽然还能听，但是我的意识也有点儿涣散了，我只是笑，小淫问我笑什么，我说笑时间过的真快，小淫说时间快不好吗，我说好啊，正因为过得快所以我开心所以我笑，挂电话前小淫问我：十八，你爱我吗?

我说：我真的爱你。

然后我问小淫为什么要这样问，小淫笑：因为想听你说，不是说酒后吐真言吗?

第6节：继续被伤到自尊(1)

（七十）继续被伤到自尊

三天后易名回家了，带走了他在北京的所有痕迹，四月下旬，易名去了日本，大家能看到的就是邮件，还有偶尔的照片，照片上有日本的闹市和村间，小麦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看看，看看，日本的女人就是长得让人感觉恶心。

小米笑：哎，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

小米还有两个月就大学毕业了，按照爹的妈米的意思是毕业就办手续，可是小米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坚决反对，估计小米得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走了。阿瑟和小麦的行程基本定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左右，一干弟兄，就要这么各分东西了，伤感啊。

那天我闲做在办公室阿呆，女老总去了香港，参加一个什么经济交流会，我开始变得无事儿可干，行政副总也是无事儿可干，他和前台小姐说笑的声音时不时的传到我的耳朵里面，我发现一个事实，好像只要女老总不在，大家过的似乎情绪都不错，我坐在位置上给小淫发短信，问他五一放假做什么，小淫说打算来北京看我，我惊喜的了不得，小淫说就是怕旅游黄金周的机票不好订，我说没有关系，能订上就来，来不了也没有关心，能想到我，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小淫回复说：真是可怜的丫头，这么容易满足。

这段时间，木羽打过电话给我，让我做专题，我不做，木羽生气的说：你怎么这么没有职业操守啊，个人恩怨归个人恩怨，工作归工作。

我说：我是小人，不是君子，就是愿意睚眦必报，个人恩怨影响了我的职业操守。

然后我就摔了电话，开始洋洋得意。

小卜做泡菜的手艺一直在见长，有时候我吃完他送给我的泡菜之后我开始感觉意犹未尽，和小淫说起这件事，小淫笑：十八，你真好

养，吃什么都觉得幸福。

我说：是啊，人活得简单不等于没有追求，幸福并不等于什么也没有。

阿瑟三天两头和我抱怨：十八，来小米公寓这面吧，现在打牌都感觉三缺一了，没有意思，不要总是往你住的房子那边跑，过来陪着我们玩才是硬道理，知不知道。

我嘿嘿干笑，现在才知道我重要。

这个周五，快到下班的时候，阿若竟然打来电话，我很奇怪，这个美女找我有什么事情，阿若解释说是从小米那儿知道我的电话，很想请我吃顿饭，上次在医院很感谢我的帮忙，我说不用了我都忘了那件事了，阿若在电话里面笑：十八，是不是我去找小米，然后让小米求你，你才肯啊。

我开始为难，这个女人很有心计所以我还真是不愿意和她多交往，可是她要是去磨唧小米，小米是够单纯的，我又不能对小米说阿若如何如何的，小米说不定还是会磨唧我和阿若一起吃饭，算了，认命吧，我无可奈何的答应了，阿若笑着说：十八，我一会儿开车去接你吧。

我忙说：不用了，你说一下哪个具体的餐馆就行，我自己去就成。

真是混的够含酸，动辄美女就说开车来接我，看看人家混的，再看看自己混的？简直就是没有自然规律了，我一个劲儿的摇头，阿若在电话里面说了一下餐厅名字和位置，我恍惚记得好像是一家上海菜馆，好像在三环边儿上。

为了撑着自己的面子，我是打车去的，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这个道理，自己心疼自己的钱，还要在表面笑着，好在并不远，吃完饭正好去小米的公寓。我到达的时候阿若在门口等着我，看见我下车，朝我招手，这种可以穿裙子的季节对于阿若而言是一种散发个人魅力的季节，她当然也会充分张扬自己的完美，和阿若一比，我觉得

自己活象一只黑色的乌鸦，而且还没有洗澡，那种狼狈的感觉，真是不言而喻了，阿若笑吟吟的挽着我的手臂，说她已经订了里面的包间。我和阿若进了里面的包间，阿若开始点菜，问我吃什么，我说什么都行，阿若的素手翻着菜单，轻巧的指着上面，嘴里说着这个这个的，服务员不断的记着，然后阿若问我喝什么，我说喝饮料吧，阿若看着我笑：为什么不喝酒？是不是怕我害你？不会的，你是小米的朋友，我怎么也不会那么差劲，而且你还帮过我。

我尴尬的辩解着：哪有，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不想喝那么多酒而已。

阿若要了些啤酒，坐到我身边：十八，你好像很拘谨。

我换了个姿势，自我解嘲：不是，只是觉得你太漂亮了，我觉得自己有些自卑而已。

阿若轻巧的拿出烟，点烟，然后吸着：有什么可自卑的，其实你的脸很适合化妆的。

我笑：即使脸适合化妆，那么身材呢，着装呢？还有内里的气质和风度呢？很多东西要不是天生就有，装是装不出来的。

阿若噗哧一笑：十八，你不觉得你活得太直率了吗？也就是太按部就班了吗，没有必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吧，做女人要得是一种自信和张扬。

第7节：继续被伤到自尊(2)

我在心理摇摇头，我只想过着简单不复杂的日子，张扬？没有那个资本有什么可张扬的。

我和阿若吃了不到二十分钟，阿若的手机就响了，阿若看了我一眼说出去接个电话，阿若的这个电话接的时间很长，至少有二十分钟，我一个人在包间里面吃着东西，味道还不错。等阿若再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多了一个人，是木羽，我开始很不舒服，意识到这晚饭也是事先定好的布局，我很不满意的看着阿若，阿若笑的灿若桃花：十八，你别生气，木羽说你们又闹别扭了，说想要和你和解一下，大家都在外面混的，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来来，我们接着吃。

木羽坐到我旁边，我反感的往旁边坐开两个椅子，阿若有点儿吃惊的看着我，木羽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嘴角挑了挑。我突然间就没有了食欲，开始无聊的看着菜发呆，然后起身说要去一下洗手间，出了包间门才记起一个事实，我的面巾纸还没有拿，在包里，我往回走，包间的门虚掩着，我刚要进去，却意外听到里面的说话。

……

阿若说：哎，你刚开始只是说玩玩，现在不会动真的了吧

木羽说：动真的？你觉得呢？

阿若说：你不能太过分，十八和你没有什么仇，而且她有男朋友。

木羽说：你也有男朋友啊，不是吗？

阿若说：可是她不是出来玩的人，人家的日子过的很安静，你别闹了。

木羽说：你管的多了点儿吧？

阿若说：好，我不管，你去伤天害理，跟我有什么关系，报应也不是报应我，哼。

……

我象做梦一样靠在包间旁边的墙上，我努力镇静了一下自己，然后去到洗手间，开始洗手，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发呆，我很穷，穷的没有漂亮的脸蛋没有性感的身材，没有很炫耀的家世，我穷的只剩下了自己，只剩余了自己真实的快乐，还有混饭吃的精神，可是就是这样，也招惹了别人吗，我曾经为那个男人心悸过，尽管我们没有混到一起，可是刚才他说的话还是让我伤心，让我很伤心，男人是不是都会说只是玩玩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关了水龙头，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的包还在包间里面，我拿出手机给师兄阿瑟打电话说我现在正在一个饭局很不爽过五分钟后找个理由给我打电话，我好走人，阿瑟磨唧着说好。

我回到包间，发现阿若不在了，木羽挑着嘴角看着我：阿若有事儿先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等着师兄的电话，木羽点了一支烟，皱着眉头：十八小姐，我和你有那么大的仇吗，你好像很恨我似的，那天在咖啡厅的事情，我道歉总可以了吧。

我无所谓的笑：不用道歉，你正好帮我认清了我自己，说实话，我还很感谢你。

木羽不相信的看着我：诶？你，好像变得很大度了？

我扒拉着眼前的菜，不说话，木羽起身坐到隔着我一个椅子的地方：十八小姐，我真是很想……

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拿出来看到是师兄的号码，于是接听：是我，有事儿？行，我这就去，一会儿见。

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开始拿起旁边的包，转身拿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在木羽手里，他朝我吊尔郎当的笑：十八小姐，这种伎俩太幼稚了点儿吧？我十年前就不玩了，你还在玩？不会觉得在前辈面前很丢脸吗？你老老实实坐着，听我把话说完，我就会把手机给你。

我很是生气的忍着，努力忍着等他把话说完。

第8节：拆穿

（七十一）拆穿

我强忍着自己要发火的怒气，等着木羽说话，木羽反倒不着急，看着我：你好像很愿意生气，这一点不好，出来闯荡的人，生气是大忌，我能忍着你，但是别人不一定也会忍着你。

我开始冷笑：别人用不着忍着我，因为别人不惹我。

我开始有点儿忍不住了，因为木羽看我的眼神中有着藐视和轻佻，我刚想说话，木羽凑近我，笑：十八小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对你，始终有点儿情难自禁。

我轻蔑的笑着：我呢，不是名门望族，长得不好，只能说算对得起人类的进化而已，身材也不怎样，最后只剩下了可怜的自尊心和还没有拿去换钱的人格，木大记者，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要钱没有，要色不够标准，要命倒是有一条，可是我觉得你肯定不会对我这样一条命有兴趣，你玩够了没有?

木羽诧异的看着我：你，什么意思?

我站起身，拿着包：手机呢，你愿意还给我就还给我，反正也不值钱，不愿意还给我，我也无所谓，我很幸运，总是能不断被别人提醒到自己的价值，很不凑巧，你刚才和阿若小姐的对话，我听见了，我倒是宁可自己没有听见，还能对你保留一些好的印象，原来你和我之间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证明你作为极品男人的优秀能力是吗，不过也好，我算是见识了一个优秀极品男人的高超表现力，以后再遇到的话，我会免疫，谢谢你长期以来的培训。

木羽一直凌厉的看着我，没有说话，连表情都没有，我转身就往外走，木羽并没有拿着我的手机，我顺手从桌子边上抓起来，然后走人。

到了小米家的时候，我还在生气，小麦正在和小米一起整理着东西，阿瑟拿着杂志在房间里面乱走，看见我来了就抱怨：哎，十八，

你怎么搞的，要经常过来吗，我们很没有意思啊，打牌都三缺一……

我捂着耳朵大喊：臭男人，臭男人！阿瑟摇摇我：哎，你没事儿吧，小淫和你吵架了？两个人一起，吵架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长舒了一口气：没有，小淫才不会和我吵架，是另外的王八蛋。

小米凑过来看着我：是不是木叔叔那个王…… 是不是木叔叔有若你生气了？

我拿手点着小米的脑袋：哎，你还叫他叔叔，他啊简直就是枉为这个称呼，真是差劲儿的很。

然后我就把听到的对话大白于天下了，阿瑟直摇头：我就算是愿意玩的人了，也没有他这种爱好啊，想玩总的两厢情愿吧，别人不愿意，他还这么着，真是心理极度不健康。

小米同情的看着我：十八，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遭遇了这么多事情，不过好在有小淫，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吧。

小麦摆出一副成熟的样子：十八，你别招惹他不就行了。

我瞪了小麦一眼：我要是招惹他，能换来今天的接过绝对算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不招惹他，他在招惹我啊，真是没有天理了。

阿瑟笑：十八，按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不是总是抱怨没有人骚扰你吗，现在有了，哎，小淫说五一过来看你的，你顺便跟他抱怨抱怨。

我瞪了师兄一眼。

晚上我和阿瑟小麦小米打牌，没有想到的是许久没有打过电话的师姐，竟然登门了，其实说实话，一干人等，大家和师姐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小米让师姐住进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师姐到底有多少魅力或者和师姐的关系有多好，绝对是冲着佐佐木的面子，师姐这个女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面子。当然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但是阿瑟和小麦还有小米有点儿例外，他们虽然脱离不了纨绔子弟的

队伍，但是在对待朋友上面真是很真心，所以大家能走到一起，所谓对朋友真心也不是别人想的那样他有钱就拿钱给别人，只是真正把朋友看得很高尚和尊重，所以师姐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师姐进来后问小米能不能在公寓住一个晚上，小米说没有问题。阿瑟拿眼神示意我去问问师姐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心理很别扭，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所以就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和选择负责，师姐已经知道师姐夫的为人了，在已经知道对方为人的前提下还要保持自己原有的选择，旁边人还能说什么？我极不情愿的陪着师姐到了她原来住的房间，师姐表情很不自然，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师姐还曾经告诉过我恋爱和婚姻是不一样的，现在想起来像个笑话。我拿手拍了拍师姐的肩膀说好好睡吧，然后我起身出门，师姐照旧没有什么话，我不愿意追根问底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出了师姐的房间门，阿瑟小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大家照旧打牌，小麦说他又看中一款瑞士军刀，小米斜着眼睛看小麦：又是瑞士军刀，还不如给我买爆米花吃来的实际?

睡觉前小淫又打阿瑟的手机，阿瑟冷着脸很不满意的看着我：哎，十八，你好好管管你相公，怎么就知道打我手机啊，他还真是知道你的手机舍不得打，给你。

我笑着接过师兄的手机，问小淫为什么不打我的手机，小淫笑着说：十八，你的是充值的，不经打，阿瑟的是全球通的，经打。

我说阿瑟已经抱怨了，小淫说没有关系阿瑟不会真的抱怨了，我小声问小淫什么时候来，小淫说：放心吧，十八，我肯定会去北京的，你五一放假在小米的公寓等着我就行，我肯定去看。

我小声说师姐回来了，但是看着好像很不高兴，小淫让我问问看，我说不太好问，别人不说的事情要是去问挺不好的，小淫说也是。末了小淫问我有没有做梦梦到过他，我说还没有，小淫不高兴：十八，你真是不够意思，我都做梦梦到过你，你怎么就不梦着我呢，看来还是爱我不够深。

我开始着急：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哪有这么论的，人家明明很爱你，可是你还这样说。

小淫笑：开玩笑，开玩笑的。

早晨起来之后，小米说师姐起的很早，已经走了，我很奇怪的看着小米：你是说，师姐气起的很早，然后就自己离开了，没有和别人打招呼。小米说是，我开始懊悔昨晚没有和她说说话，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至少还能宽宽心，我有点儿担心师姐会不会想不开，小米也担心，师兄阿瑟不以为然的晃着脑袋：别担心了，放心吧，不会想不开的。

我和小米几乎异口同声的问：为什么不用担心啊。

阿瑟点了一支烟：因为，人都怕死。

第9节：费尽心机的真诚(1)

（七十二）费尽心机的真诚

尽管起床后，我为师姐的走担心，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小米逼着我回到我住的房子，要我拿一些自己换洗的衣服，小米说这样我就不会三天两头再回来了，就可以安心在公寓住一些日子，我想也是，小淫说五一期间要来，我总不能破破烂烂的混日子，总的穿着干净一些。

我开门的时候，我听见小卜说：十八，你回来了。

我回头说：是，但是过一会儿就走，去朋友那儿住一段时间。

小卜笑着说：你有朋友来过，就是上次我送泡菜给你的时候在你房间里面的那个人，他给你留了便条。

我想到了木羽，我接过便条说谢谢，小卜客气的回房间了，我打开便条：十八小姐，我知道你不会再相信我说的话了。我哼了一声心想知道还说这个废话，接着看：可是其中还是有一些误会，我希望你能给我解释的机会。

我嗤笑了一下，把便条揉成一团，扔到桌子上，开始收拾自己的衣服，还有三天就是五一长假了，我再上两天班就可以了，我在心理兴奋，临走之前，看到阳台那盆吊花，我把吊花取下来，把揉成一团的便条撕碎，放到花盆里面，出去锁门的时候顺手把吊花扔到走廊的杂物堆上，杂物堆本来就有一些破花盆乱七八糟的东西，吊花放在上面也显得婆婆烂烂的，下楼的时候我到小卜房间打了个招呼。

回到小米公寓，小米说阿瑟刚刚给师姐打过电话，师姐说已经回家了，我这才放下心，但是还是很奇怪昨天晚上为什么师姐会突然来访，睡了一个晚上又回去了，难不成就是单纯怀念自己的单身生活，这个理论好像说不过去，我这种智商也很难搞定这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索性就不想了。

星期天，我们四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玩了大半天的牌，阿瑟直呼没有意思，小麦也说无聊，阿瑟扔给我一支烟：十八，要是大家都在一个大房子里面住着，住上一辈子也不分开，那该多有意思啊。

我冲阿瑟要打火机：阿瑟，千万不要那样想，那是不可能的，就说是真的那样，人也会厌倦的，你跟你父母住了二十年不到，你还不是住腻味了，放着好好的自己家不住，跑到小米这儿付钱住，你说你有病没病?

小麦的牌好像很好，龇牙咧嘴的朝我们笑：嘿嘿，这把我赢定了，十八说的有道理，我在家就觉得不舒服，没有人和我玩。

师兄拿过一张报纸接着烟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看来我还是得找个女朋友，象小淫那样，有个牵挂什么的，日子就不会那么无聊了，现在易名走了，公寓明显冷清了。

第10节：费尽心机的真诚(2)

小米鄙视的看了一眼师兄：阿瑟，你还是不要找女朋友了，你都找多少个，那一个最后都是没多长时间就分手，比电视剧中换的都频。

阿瑟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没有感觉了，还耽误人家青春，多不好啊？早分早好。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拿出来看了一眼，是木羽的号码，我掐了，放在旁边，然后又接着响，我接着掐断，来回反复了七八次，最后小米公寓吧台上的电话响了，我说：小米，要是找我的，就说我不在。

小米接起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挂了电话，来到我身边，我说：小米，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小米发楞的看着我：十八，我没有机会说啊，木叔叔说他知道你在我这儿，他让你下去他在楼下等你，他说你要是不下去他就上来，然后就挂断了。

阿瑟皱着眉头：这个人还挺执着，十八，我和你一起下去。

我愣了一下，说：不用，大白天的，有什么可怕的，我一会儿就上来。

我下楼后，看见木羽在他的车子旁边来回的走着，他始终皱着眉头，我慢慢走过去，他看见我，抬眼盯着我：十八小姐，你干吗把我给你的花扔了，我得罪你了，吊花有得罪你吗?

我泯着嘴不说话，木羽提高声音朝我说：你说啊，你平时不是很能说的吗?

我被激的开始火大，也开始冲着木羽嚷：哎，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为什么要养着那盆破花？还要对你感恩戴德德，我都说过我不喜欢花草，你要是喜欢你拿回去好了，你费尽心机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儿，你到底要干什么？有这个必要吗？就是为了游戏中你赢？好啊，你那么喜欢赢，就算你赢好了。

木羽慢慢走到我身边，低着头看我，然后笑，不正常的笑：费尽心机？是啊，我费尽心机，我费尽心机是为了什么，我费尽心机你都看不到我的真诚吗？是，那天我是和阿若说了一些话，可是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说过真话，那天我和阿若也没有说真话，你就因为这个吗？

木羽一拳打在他的车子上，我吓得一激灵，但还是很愤怒的看着木羽冷笑：别指望你这么说我就会感激你，你做什么事儿说什么话，我什么都看不到。

木羽拿出一支烟，凌厉的盯着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送你一盆会开花的吊兰，为什么我一直问你有没有开花？就是我告诉自己，如果到了吊兰开花的时候如果我还是喜欢你，我就堂堂正正的告诉你，可是现在，你把这盆华象垃圾一样扔了，你还能作出什么样让我更难过的事情？

我向后退了一步，犹豫了一下：那我告诉你，你不用再等了，这盆花不会开花了。

木羽冷漠的看着我：为什么？

我咬了一下嘴唇：因为你送我的那盆吊兰，在去年圣诞节的我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干死了，这一盆是我害怕你责怪我，所以买的一盆长得样子差不多的冒充而已，所以说现在只有花盆是你的，对于吊兰的死，我表示遗憾。

我看见木羽的眼神中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他咬牙切齿的看着我：十八小姐，你真行，你能耍了我这么长时间，你马上给我消失，我不想再看见你，你马上走，我不保证我不会动手打女人！

木羽的手在握成拳头之后又再次松开，我后怕的一溜烟往公寓里面跑，直到上了楼才觉得安全了，嘘了一口气。想到刚才木羽说过的话，我开始有一些伤感，可是为什么我就看不到他的真诚呢，是不是

他的真诚已经和虚假混在一起，我没有办法区分，没有办法辨认呢?我对他有过悸动和心跳，可能这些悸动和心跳已经被他的虚假消亡了，所以我无法看见他的真，只是记住了他的假，剩余了对他的戒备。

第11节：意识中的记号(1)

（七十三）意识中的记号

第二天上班，我还在想着木羽没来由的愤怒，太夸张了吧，阿瑟轻描淡写的说：十八，可能那个男人真的有点儿喜欢你了，不过也说不好，男人有时候为了自己的自私的想法，什么都能做出来的，他要是真的喜欢你了，看情形而言，上辈子不是你欠他的，是他欠你的。

我摇着头搞不懂，外面的世界真是精彩，精彩到很多东西我想不明白，按照我的智商，我能看明白的事情就是有钱人找有钱人，没有钱人找没有钱的人，帅哥一定要找美女，我这样的，也应该找我这样的，至于小淫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喜欢我，我也搞不懂，能搞懂的就是我也喜欢小淫，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女老总让我把报表拿给她的时候，我还在努力回想着自己的那点儿破事儿，我放下电话，拿着报表去女老总办公室，前台小姐在小心的涂着指甲油，旁边放着一本英语六级的单词书。进了女老总办公室，我把报表递上，然后坐到沙发上，女老总看报表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坐着的沙发正好可以透着女老总办公桌的平面，看到她穿的裙子，可是今天，她竟然穿着不到膝盖的裙子，这样一来，女老总真的就走光了，我像是被扎了一下似的站了起来，然后挪到旁边另一个沙发上，我本来很想告诉女老总这个问题，但是又怕她觉得不好意思或者尴尬，我复杂的做着思想斗争，考虑要不要告诉女老总。这个时候行政副总敲门进来，女老总抬头说来了坐一下一会儿有事儿和你们说，然后行政副总坐在我原来那张沙发上，我侧着脸，看他会有什么反映，果然，过了一会儿，行政副总也象我刚才那样站了起来，有点儿尴尬，我在心理偷笑，不过如此看来此人没有什么偷窥的嗜好，算是个君子吧。女老总没有反映的看着我们，说是让我们一起去财务部，把库房成本运算的计划和安排对财务总监和成本会计讲个明白，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就落实执行，我刚要跟着出去，女

老总叫住我：十八，上次我做专题的效果不错，所以我老公的公司也想做一个，我一会儿和木记者打个招呼，我让他们公司的人把资料传给你，你去整理一下，约见一下，再做个专题。

我心惊肉跳的出了女老总的办公室，开始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果然，吃中午饭的时候，女老总来到我的办公室，惊讶的问我：十八，你和木记者怎么了？吵架了还是怎么着了，他说这次事情不用你插手。

我松了一口气：没有，就是把一些事情说清楚了而已。

女老总皱着眉：哎，本来以为你们很熟，可以打打折扣，看样子没有戏了。

我不高兴的在心里嘟念，真是的，还真是想空手套白狼，怎么可能是天下的事情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我们还怎么活啊。女老总有点儿悻悻的离开，我开始有点儿郁闷，我和木羽之间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如果那次新闻发布会他没有去，或者我没有去；如果他不是从兴趣出发去喜欢一种游戏；如果我是和阿若一样的女子，那样还会发生后来这些事情吗？很难说，很多事情真的变得无法理解明白了，我只是不想去想他，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的电话或者声音，如果一切到此为止，还不算糟糕，虽然在之前的过程中，彼此都给过对方一些伤害，但是还没有伤害到无可挽回，就这么算了吧，算是扯平了，此后见君如不识，不管是游戏还是真的有点儿入戏或者说假戏真做了，点到为止吧。

下午，女老总去她老公的公司了，说是约了木羽，给她老公做个专访，要详细谈一下。我乐得轻闲，准备和行政副总一起给财务部的成本计划做点儿贡献，行政副总倒是很认真这件事，他把大概的思路和我说了一下，然后让我测试一下原来的财务软件的所有功能，公司的财务软件一直用的是用友软件，但是涉及的功能不是很多，财务软件的大部分功能并没有用上，出了简单的记帐，真是有点儿浪费硕大的软件管理功能，不过中国人好像有个习惯，只相信人不相信除人之

外的劳动力，拿公司的财务部来说吧，有财务总监，成本会计，现金出纳，两外还有两个会计，我是不知道他们都是具体做什么的，但是财务总监说是一个都不能少，这话有点儿象台词儿，所以就一直让他们都存在着，真正坐到了一个都不能少。

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一切相安无事儿，我快打卡下班的时候，师姐竟然意外打来电话，说她在楼下等我，我想师姐可能遇到事情了，不然她从来不会来找我，我下楼后，师姐已经在下面等我了，我领着师姐去旁边的咖啡厅，竟然鬼使神差的坐到了以前和木羽一起坐的那个座位，我感觉怪怪的，师姐没有看我的表情，我叫了两杯咖啡，师姐喝了一口咖啡，很伤感的看着我：十八，我是不是活该？我现在开始后悔和他结婚了，我本来以为结婚以后，然后要个孩子，很多事情就会好一些，但是他竟然说三四年之内不想要孩子。

第12节：意识中的记号(2)

我转着咖啡杯子，迟疑了一下：师姐，你爱不爱师姐夫。

师姐有点儿迷茫的看着我，我喝了一口咖啡：就像当初你和佐佐木那样，那个时候，你多快乐啊，每天都很幸福的样子，至少你很快乐的笑过。

师姐讪笑着，表情中带着一种凄苦：十八，婚姻和恋爱是不同的。

我打断师姐的话：师姐，你总是说婚姻和恋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是不是恋爱是快乐的，婚姻就注定了不快乐或者没有快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师姐掰着手指头，想了一会儿：十八，我是受别人影响的，别人说恋爱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刚开始就没有当回事儿，大家都是毕业就分手，其实那时候即使不分手，又能怎么样，都穷的叮当响，能怎么样？能怎么样啊？十八你说。

我看着咖啡杯说不出话，我是真的说不出话，现在好像大家都这样，我尴尬的笑了一下：师姐，你现在就有钱了？现在至少不穷，你感觉到快乐了吗?

师姐攥着双手摇头：不知道，可能就是这样的命，不是说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吗?

我接着喝咖啡，在心理叹气，人都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给你自己找个借口，这就叫做师出有名，否则自己心理疙疙瘩瘩的，感觉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师姐看着我：十八，你怎么想的，真的就嫁给小淫?

我笑：如果小淫肯娶我，我就感觉幸福超出我的想象了，就是太幸福了。

师姐摇着头：难怪你的手那么粗糙，十八，你的命也苦，天生吃苦的命。

我点点头：是啊，我同意，师姐，你好好想想，女人想嫁个有钱人，那么容易吗，你婆家不是也很不同意你，愿意还不是因为他儿子有些钱，是个小开而已，师姐夫结婚前要和你做财产公证也是觉得你冲着他的钱去的，他还不是特别有钱的男人，如果特别有钱的男人，防女人得防到什么份儿上，更受不了，更何况越是有钱得男人都形成自己得少爷脾气了，他对人对生活还会有什么真诚得态度和耐心，想开点儿吧，灰姑娘的故事是神话不是民间传说，所以安分守己做自己最好，人生这辈子遇到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吧，不要为将来的事情烦恼了。

师姐叹了口气：十八，混吧，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又不能离婚，混吧，我认命了，和你说会儿话我舒服多了。

我和师姐起身离开咖啡厅，要离开的时候，我想到了木羽，我现在开始认识到这个男人在我意识中留下的东西，尽管没有很多快乐，但是留下的东西确实让我无法忘记，如果说木羽想让我记住他，那么他达到目的了，但是我相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他那么费尽心机的让我记住了他，那么他又何尝能一丁点儿的也记不住我？付出和被付出就是这样，男人想让一个女人记住自己或者爱上自己，会付出让那个女人认同的行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男人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变得真挚，所以会付出真的东西，到最后，他的目的达到了，可是他自己真的就没有失落吗？我想到木羽那天说的话：我这么费尽心机，你都看不见我的真诚吗？可是我真的看不见，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记住和被记住，也相互抵销了，我和他之间谁对谁也没有任何亏欠。

第13节：美梦成真(1)

（七十四）美梦成真

五一放假第一天，我在小米的床上烙饼，小米叫过我起床叫了三次，我从第一次睁眼看见墙上的挂钟是八点，第二次十点，第三次是十二点半，小米说:十八，早饭你没有吃，中午还吃不吃了?

我哼唧着说不吃了，然后接着睡，朦胧中听见小麦说：睡觉谁也谁不过十八，比荷兰猪还能睡。我在心理哼了一声心想等我起床我非要收拾他一顿不可。

我开始做梦，梦到小淫，梦到小淫朝我笑，露着可爱的酒窝，他身上有着淡淡的古龙香水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小淫的嘴唇变成了我喜欢吃的巧克力，我竟然凑上去舔了一下…… 然后我开始感觉自己被人摇晃着，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真的看见小淫在床边看着我笑，为了验证我不是做梦，我拿手指去戳小淫的酒窝，真的戳到了，我一激灵的眨了眨眼睛，真的，小淫真的就在我眼前。小淫拽着我坐起来，笑：十八，你怎么能睡成这样，已经下午二点了，连饭都不吃了，起来，起来。

我蒙登转向的坐起来，小淫拿手帮我往后面拢着头发：真是佩服你，睡觉总是能把头发睡成金毛狮王，真是厉害。

我下床的时候，小淫坐到我旁边，小声说：十八，你刚才干吗，干吗舔我的嘴唇，嗯？还搂着我的脖子不放……

我推了小淫一下：哎，你瞎说什么？我刚才明明在做梦，不对啊，我刚才明明是在做梦啊，你你，你怎么知道？不会是刚才是真的?

小淫坏坏的笑着不说话，我尴尬的起身，走出房间，不对啊，刚刚明明是在做梦的？不会是真的，，那样了，真是。

从洗手间洗漱出来后，看见阿瑟和小淫在吧台边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说着话，不知道阿瑟对小淫说了什么，小淫一直在笑，有点儿忍不

住的感觉，小麦和小米在茶几上玩着跳棋，我一下想到小麦刚才说我能睡觉跟荷兰猪似的，我开始火大，走过去，拿手指在小麦的头上弹了几下，小麦一骨碌站起来，握着拳头瞪着我：十八，你还欺负我，我跟你拼了。

说着就朝我打，我躲开，小麦气哼哼的坐下接着玩，我坐到小米旁边看着，因为刚才的事情，我感觉很窘迫，估计脸也红了，远远看了小淫一眼，他在朝我偷偷笑，我问小米小淫什么时候来的，小米一边下着跳棋一边说：一点钟左右来的，阿瑟还等他电话准备去接他呢，没有想到他自己打车来了，哎，小淫可真是护着你，我想叫你起床，他说不用，说等你睡够了再说，真行，在床边守着你醒过来，真有那份儿耐心，十八，你有福了。

我刚想说什么，小麦扁着嘴岔话：真是，不知道小淫怎么想的，十八活脱就是一个母夜叉，还当成宝了。

我瞪着小麦，小麦不情愿的把后边的话咽了下去。

我跑到厨房，开始找东西吃，冰箱里面只有那帮家伙吃剩下的东西，半个火腿，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我顺手拿了一根黄瓜，掰了一块面包，冰箱里面吃的东西不多了，我得快点儿去买了，要是不买的话，阿瑟和小米肯定会去买，我交房租小米不收，如果再不买家用就绝对成了白吃白喝的主儿了，我虽然吝啬，但是绝对不能占这个便宜。

我曾经问过小麦，将来去澳洲读完书之后有什么理想，小麦说没有什么理想，只想象电视中，就是旅游频道的外国主持人一样全世界的溜达，看看好玩的好吃的，娱人娱己，阿瑟说读完书之后要么移民要么回来弄个名人当当，出出自传或者写真集，小米的理想是移民到美国之后开一家中国餐厅，既能满足自己吃的欲望还能赚点儿钱，小米问过我的理想，我说最大的目标就是努力成为有钱人，然后再花钱吧，具体目标没有，只有宏伟目标，现在想想自己还是穷的叮当响的，倒是挺能吹牛的，呵呵。

我出了厨房，阿瑟指着我说：看看，这就是典型的猪的生活，睡觉能睡到下午，绝对能破世界记录了，小淫，你要是不好好管管十八，她会无法无天的。

小淫看着我拿的面包，伸手从吧台上到了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水，喝了一口，嚼着黄瓜：阿瑟，怎么能这么说啊，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工作的轻闲，说不上班就不上班，我可是忙活了很久，好容易才能睡睡觉，你就这么说，虽然现在还没有落到养家糊口的份儿上，可是养活自己也是很辛苦的，真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其实师兄这人还真是不错，自己经常捐助一些希望工程，我记得就有七八个小学生，四五个中学生，四五个高中生，还有前后大概十多个大学生，而且全是匿名捐助，世界上有很多有钱人，但是有钱人不见得都做善事儿，做了善事儿不留名字的有钱人更少，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忙碌着打工赚钱，师兄有时候就说：十八，你不要跑来跑去了，太辛苦，先从我这儿拿着用吧，不是送给你的，你将来工作后还给我，你一个女生每天跑来跑去的赚钱，既辛苦又不安全，况且赚得钱也不多。

我说：阿瑟，先不用了，等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说。

第14节：美梦成真(2)

但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大学几年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

我被面包噎了一下，小淫拿手轻轻的拍着我的背，阿瑟摇头：啧啧，看看，你们都恩爱成这个份儿上了，还让我们怎么活啊。

我喝了一口水，好容易把面包咽下去，小淫笑：十八，你别吃了，我在飞机上也没有吃好，飞机餐的味道也怪怪的，咱们一起出去，找个餐厅一起吃算了，哎，阿瑟，让小米还有小麦一起，咱们一起出去吃吧。

阿瑟摇着头：算了你和十八去吧，我们一是不饿，中午对付过了，二是怎么着也不能当电灯泡啊，是不是小麦？小麦和小米哼唧了一声，小米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跑到房间里面，出来后给我一张优惠券：给，十八，这个是阿若消费后餐厅给的，可以当代金券用的，抵60块钱，你们两个人够用了，而且我以前去过那家餐厅，味道不错的，环境也很好。

我看了一下餐厅的地址，皱着眉：小米，没有搞错吧，那个距离，来回打车的费用都要四十几块，还有什么优惠在啊。

阿瑟推了小淫一下：看看，这就是会过日子的人，要是我，餐厅好，菜好，管什么距离不距离的。

小淫笑着拿过优惠券：没有关系了，反正不用就浪费了，不过现在才下午三点多，好像餐厅都休业，至少也得四五点钟吧，再等等吧。

小麦举起手：我同意，你们吃完饭，帮我们带晚餐回来就行，我们晚上就不做饭了，怎么样，十八会不会心疼？

我拿着一个靠枕扔过去：可恶的家伙，什么时候给你买东西吃我心疼了，真是没有良心。

我和小淫算计着时间，大概五点半以后我们到了那家餐厅，是一个川菜餐厅，档次真是不错，但是菜单上面的价钱也是很上档次，我看着都有点儿犯晕，小淫看着我怪怪的表情笑：十八，你干吗这么心疼啊，我们又不是天天来这样的餐厅吃饭，偶尔吃几次也算不上奢侈了，再说我也没有你想的那样的赚得那么少。

我白了小淫一眼：其实不是顾虑，但是明明都是差不多的东西，这里的价钱就比别处高很多，难道他家的厨师是皇上御封的，还是吃了这里的菜就能长寿?

小淫吃吃的笑：真是怕了你了，在深圳，消费更是高的离谱，但是大家也一样每天都颠三倒四的活着，花钱呢也没有什么计算，到月底的时候知道自己的钱花的差不多的时候才知道花钱真是多了，要是每个人的消费观念都像你这样，谁来推动国民经济啊，那就没有什么消费了，傻瓜，不过像你这样生活的女人还真是有点儿离谱儿，没有化妆品开支，没有时装开支，吃的方面什么都行，金银珠宝也不喜欢，哎，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怎么跟女人靠边的东西，你好像都不喜欢? 那我可赚大了。

我不乐意的掏出身份证：怎么不是女人啊，这上面的性别明明就表明了是女吗，不信你可以看看。

小淫拿过身份证看着，我抬头的时候，很是意外的看见师姐夫和一个女人从小淫身后的餐厅门口进来了，那个女人挽着师姐夫的胳膊，两个人笑得很亲密，我有点儿发呆的看着，然后不相信的揉了揉眼睛，小淫把身份证递给我：十八，你身份证上的照片看着就不像女……哎，你看什么?

小淫顺着我看得方向转过头，然后拿手在我面前晃了晃，我收回目光，小淫嗤笑：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本来就是那种人，结婚前是，结婚后还能改了? 改了才怪。

我摇摇头叹气：师姐命真苦，昨天师姐还跑到我公司找我说师姐夫说三四年之内不想要小孩子，那他们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啊。

小淫点了一支烟无聊的说：这个你的问师姐，她不是愿意嫁吗？这种事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旁边人只是看个热闹。

我看见师姐夫朝我们走过来，我低声说：小淫，他过来了，过来了。

师姐夫朝我点头，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呢，小淫淡淡的转头看着师姐夫：这位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好像不认识你？

师姐夫讪讪的没有说出话，然后摆了摆手：对不起，我可能认错人了。

然后转身走了，我解恨的笑了起来，小淫吐了一口烟：十八，其实他过来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我们不要把遇到他和别的女人的事情告诉师姐，他们的事情我们不能插手，我们不是当事人，干脆就当作不认识最好。

我冲小淫伸出大拇指，小淫笑了：我是不是很帅？嘿嘿，我也是觉得自己很帅。小淫笑起来的时候真是很阳光，酒窝显得很可爱，我有点儿看得发呆了，小淫笑着把餐巾纸扔给我：十八，看归看，不要流口水噢？

我刚要发怒，小淫把脑袋凑过来，小声说：十八，你做什么梦了，非要舔我的嘴唇？我本来还想让你多睡一会儿，谁知道你竟然很满足的舔着我的嘴唇，我很害怕你做梦把我的嘴唇当成熊掌或者别的骨头什么的，要是舔完之后喀嚓再咬上一口，我的损失就大了，所以才把你摇醒了。

被小淫一说，我开始变得不好意思了，正想回敬他，服务员开始上菜?我忍着没有发作，等服务人员走了之后，我才发怒的瞪着他：哪有，我只是梦见你的，你的嘴唇变成巧克力了。

小淫哦了一声：幸亏我及时摇醒你，不然按照你吃巧克力的习惯就是舔完，就要动牙齿咬了，否则亏大了。

我被抢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抬头看见小淫吃吃的笑着。

第15节：欠扁的行为(1)

（七十五）欠扁的行为

吃饭的时候，又叫了三个菜，准备打包拿回去给阿瑟他们，省得他们还要出去吃饭，我说：还要再买些东西，冰箱里面的东西不多了。然后我把小米不收我房租的事情告诉了小淫，小淫皱着眉头：算了，小米不会收的，你就买日常的用品吧，不过师姐搬走了，易名出国了，公寓变得冷清多了。

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竟然更意外的看见阿若和一个男人进来了，今天是怎么了，净遇到不想遇到的人，只是阿若身边的男人不是木羽，我和小淫的位置距离门口不远，小淫背对着门，我正好能看见门口进来的客人，我刚想低头装着没有看见，可是阿若已经看到我了，朝我微笑，然后向我走过来，阿若走过来看了一眼小淫：十八，你男朋友？以前大家见过的，你们也在这儿吃饭？

我唯唯喏喏的应着声，阿若突然低头靠近我的耳边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朝小淫摆摆手，回头朝我一笑，走了，小淫没有什么反映的看着阿若离开，我有点儿窘迫的看着小淫，因为阿若刚才在我的耳边说：木羽那次从小米公寓和我吵架之后，开车回去的时候情绪激动，和别人的车追尾了，虽然是木羽开车失控的错误，但是木羽竟然下车和前面的司机大吵，然后两个人扭打起来，木羽的手臂被磕伤了。我开始觉得阿若这个丫头挺恶毒的，因为她说了这些话之后，我怎么都要向小淫说个清楚，如果小淫是个多疑专断的男人，我怎么解释也是说不明白的。

我慢吞吞的把之前和木羽发生争执的事情统统说了一边，然后顺便把刚才阿若对我说过的话也说了一边，小淫摇着头：十八，你真能，能把人家气成那样，还真是贯彻了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原理，要是我，我可能会更生气。

我看着小淫的表情：你，不生气？

小淫开始招呼结账，笑：有什么可生气的，是你把别人气成那样，又不是别人把你气成那样，说实话，我心理还有点儿过意不去呢，回去问问小米他的地址，给他送个果篮吧，人家毕竟关照过你。

我不乐意的看着小淫：我什么时候气他了，好像是我犯了什么大错似的？他要是不来找我，拿话激我，我会那么说吗？

小淫点了一支烟，有点儿似似而非的表情：十八，你真的，看不到他的真诚？还是因为最后你听见了他和阿若的谈话，才由此否定了他的真诚？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最后还是摇摇头：真的，看不到，只是觉得前前后后像个闹剧。

小淫吸了几口烟，看着我：刚开始确实，我也不相信那个男人会对你有什么真诚而言，可能真的是个闹剧，可是现在我有点儿相信了，但是不是全部肯定。

小淫顿了一下：十八，当初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得时候，你能看见我得真诚吗？

第16节：欠扁的行为(2)

我点点头：看得见，正因为看得见，所以每次争执之后都会难受很久，因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为当时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所以每次还是会不断得争执到最后都有点儿心力憔悴了。

小淫掐灭了烟，安静的朝我笑：不过现在补偿还来得及，十八，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伤害过对方，从现在起我们相互补偿吧。

说完，拿着打包好的菜，拽着我的手，一起出了餐厅，北京的五月已经开始变得热了，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灰尘还有空气，穿衬衫已经有些热了，小淫还是穿着干干净净的浅色衬衫和他那条洗的发白的牛仔裤，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小淫这么穿着，小淫的牛仔裤膝盖的地方已经洗的很白了，我老是想什么时候那个地方会被穿出一个洞。

回到公寓，阿瑟正在收易名的邮件，小麦看见我们回来就嚷嚷：十八，你来看，易名的邮件中有张照片，那上面的女人一看就是日本的女人，看着就恶心，易名还搂的那么亲密。

小淫把餐盒放到餐桌上，我立即冲过去看，照片上易名和几个男生女生一起合影，笑得很开心，易名旁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穿着很时尚，我看了照片旁边的文字注明：一个班级的同学，都来自中国。

我立即拿手指弹了小麦一下：哎，你好好看看，是自己的同胞啊，旁边的文字写的很清楚，你瞎嚷嚷什么？

小麦委屈的看着我：十八，错了就错了，你干吗老是动手啊，你出手很疼的，真是。

阿瑟吊尔郎当的叼着烟，眯着眼睛朝我们笑：我要是易名他们，去了日本就泡日本妞，把自己的能力都用上，然后让那些日本女人都生下我的后代，给日本来个全面清理整顿，只有老子的后代才是正

统，其他日本人的后代都是奴隶或者非正统的，日本就那么大点儿地方，多多派些中国男人去，两三年就全搞定了，看丫还能叫嚣什么？

小麦拍手赞成：对对，同意阿瑟的主意，让日本人从人种角度消失。

小淫开始招呼阿瑟他们吃饭：阿瑟，别瞎说，你们吃饭吧，都七点多了。

小米一边拿着勺子一边朝我小声说：十八，阿瑟，真是不折不扣的好色。

我点点头，笑，阿瑟问我笑什么，我说：阿瑟啊，你要是真的那么干，你可就是千古第一个被女人累死的男人了，不过也好，临了总算做了回名人。

阿瑟斜着眼睛看着我：十八，怎么会是一个人呢，我怎么着也得带着小淫，这种好事儿怎么能忘了兄弟？

我瞪了阿瑟一眼：哼，小淫要是敢去，我不等他累死，先把他打死。

小淫在旁边笑，阿瑟拍着手：看看，就说男人一定不能拖家带口吗？多累赘？这就难怪成了家的男人都退出江湖了，其实不是男人厌倦了江湖才退出的，而是男人被家庭拖累不得不退出江湖的，所以我一定要玩够了再成家，免得落下遗憾，不情不愿的。

小米把勺子递给阿瑟：师兄，都说没有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就你这种心态，肯定没有愿意跟着你。

小淫挨着我坐下，朝阿瑟说：阿瑟，也不能那么讲，过去说江湖，现在说社会，拖家带口闯江湖是有点儿不方便，可是总比孤身一人要温暖，至少还有个人和自己讲话，一个人是潇洒，时间久了就够了。

我说就是，然后拿手指抠小淫牛仔裤的膝盖，我很希望能抠出一个洞，现在不都是流行牛仔裤上面有些窟窿吗？

小淫按住我的手，笑嘻嘻的问我：十八，你干吗？

我嘿嘿的笑着：现在不是都流行牛仔裤上面戳几个窟窿吗？所以我想把你的牛仔裤膝盖抠出几个窟窿。

小淫拿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脑袋，笑着没有说话，小米推着我：哎，十八，商场里面有的是那种裤子还用亲自动手抠吗？

小淫问小米：小米，你的那个木叔叔家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小米摇摇头：不知道，从来没有去过，怎么了？

小淫按住我不安份的手：你的那个木叔叔，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那个阿若说他胳膊受伤了，这件事怎么说跟十八也是有些关系，之前他让十八做专题，也算是关照了，想买个水果篮去看看他。

第17节：欠扁的行为(3)

我吃惊的看着小淫：你是不是疯了，我根本不欠他的……

小淫打断我：十八，这件事儿多少跟你有些关系，你别太任性了，就以小米的名义吧，小米你打电话问问地址，买个水果篮再买一束花，让礼品公司送去。

小米蹦跳着去打电话了，我嘟着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小米过来说木羽在家，阿瑟伸着懒腰说要去楼下转转，小淫拿出钱包，把钱拿给阿瑟，让师兄帮着买一个水果篮，然后小淫又问小米周围有没有礼品公司，小米说即使有现在也关门了明天再说吧，阿瑟把钱还给小淫：你不知道我的习惯吗？我才不会给别人当苦力的，兄弟。

小米说要和师兄一起下楼买点儿微波爆米花回来，小麦也说出去转转，小淫说冲一下澡，我说我也要跟小米一起出去，阿瑟坏坏的看着我：哎，十八，你知不知道，在日本，相公冲澡，女人得老老实实的呆在房间里面等着，或者守在浴室旁边侍奉着，哪有你这样的。

我刚要瞪眼，小淫笑：让十八跟你们一起出去吧，那样我反倒感觉安全。

小麦哦了一声：这么说，十八有偷窥的嗜好了？

我哼了一声：我才懒得看呢。

小米去房间里换衣服，我在客厅等着，小淫去准备冲澡，准备好了，进了浴室，过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阿瑟又开始敲浴室的门，说要用一下卫生间，我和小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我看见阿瑟乐巅巅的出来了，然后小淫在浴室里面喊：阿瑟，你把我的衣服拿回来，不然我真的出去揍你了。

我看见师兄笑着大声说：小淫，有本事你就出来，让大家看看你超级棒的身材，我才不怕，你出来啊，我们都等着看，哈哈。

我这才明白师兄把小淫的衣服都拿了出来，估计小淫是脱光了才被阿瑟得手的，我着急的看着师兄：阿瑟，你干什么？快点儿给他？

师兄摇着头：啧啧，到底是你心疼他啊，我是不送过去，我下去了，小麦，小米，咱们走，谁愿意送谁送去。

然后小米和小麦跟着阿瑟笑着一起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阿瑟回头眯着眼睛看我：十八，是在外面送还是进浴室里面送，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小淫那些衣服我可都放到床上了。

然后，我眼巴巴的看着他们三个人出了门，然后我听见小淫在浴室里面的声音：十八，你把阿瑟拿走的衣服递给我。

我跑到小淫睡得房间，在床上看见阿瑟揉成一团的衣服，我拿起来刚要走，我的另一个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我一直很想让小淫发白的牛仔裤的膝盖上有一个窟窿，我奸诈的笑着，然后在房间里面找到一个剪刀，在其中一个膝盖的位置拿剪刀开了一个窟窿，另一个膝盖没有开，准备看看效果，如果好再开，不好就只开一个口子吧，拿剪刀剪完之后，我把那些衣服照旧揉成一团，敲浴室的门，小淫开了一个门缝，伸出一条胳膊，我把衣服递过去，说实话，我还有点儿想看看小淫的身材的想法，但是，估计小淫不会同意，所以只是在心里想了想而已，没有做实际实施。把小淫的衣服给了他之后，我就开始开门跑下楼，去找师兄他们，下了楼，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阿瑟，阿瑟正一边抽烟，一边逗着一只宠物狗，那只狗的主人也是这个公寓上的，我还记得有次那只狗还把阿瑟毛茸茸的腿当成了自己的地盘儿，还翘起腿撒了泡尿，算是画了圈占了个地儿吧，那次阿瑟很是恼火，可是从那以后，那条狗每次看到阿瑟都很亲切，阿瑟也就把那件事儿给忘了。小米和小麦从旁边的超市里面出来，小米看着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很奇怪：哎，十八，你跑出来干什么？阿瑟才应该跑，你跑什么？

我把气儿喘匀了才开始跟小米说：我，我刚才送衣服的时候，拿剪刀把小淫的，牛仔裤的膝盖剪了个窟窿，怕他，出来后找我算帐，所以跑出来，准备和你们一起回去。

小麦瞪着我：十八，你瞧瞧，你都成什么人了，小淫好好的裤子，你干吗非要剪个口子，你破坏成瘾还是怎么的？真是没有办法说你什么，一会儿回去，我可不帮你。

小米嘿嘿的笑：你真行，十八，小淫早晚要被你气晕了。

阿瑟吸着烟：十八啊，你什么时候能不异想天开啊，小淫身上，你从那儿看出他有嬉皮士的精神了，不是我说你，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前卫，好事儿好事儿，一会儿又有戏看了。

第18节：简单的快乐(1)

（七十六）简单的快乐

在外面逛了很久，阿瑟才带着我们，一起回公寓，阿瑟朝我笑：十八，你等着吧，小淫肯定要好好收拾你，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我哼了一声，但是也不敢确定小淫到底会发什么样子的脾气，心理也是有点儿忐忑不安，小麦解恨的看着我笑：收拾也活该，好好的裤子割了个洞，冬天还怎么穿?

我开始强嘴：那条裤子已经很久了，肯定穿不到冬天的。

进了房间，看见小淫在吧台边上坐着，我躲在阿瑟背后，小淫黑着脸，看见阿瑟就喊：阿瑟，你给我过来，干什么拿走我的衣服。

我马上说：就是，真不是男人干的事情。

小淫瞪了我一眼：十八，等会儿再收拾你，你以为你干好事儿了?

阿瑟凑过去：哎，开个玩笑吗，干吗那么认真，我又没有把你衣服扔出去，你不是穿的好好的吗?

我看见小淫掐了烟，狠狠的给了阿瑟两拳，阿瑟揉着肩膀：哎，你还真打啊，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小淫打断阿瑟：好啊? 下次你洗澡的时候我也把你衣服偷出来，你试试什么感觉，然后我也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阿瑟陪笑着说：好好，错了还不行吗? 真是，还不是为了促进你们俩的感情。

小淫哼了一声：你要是不拿出来，十八也没有机会剪个窟窿，对了，十八呢? 你给我过来。

我刚才看见小淫打阿瑟的两拳，有点儿胆战心惊，听见小淫喊我，我撒腿就往师姐住的房间跑，开了门，正要关门的时候，小淫在外面推着，到底是男人的力气大，我死活也没有关上门，小淫随手关上门，生气的看着我：哎，你还敢跑，你拿剪刀剪我裤子时的勇气那

儿去了，敢做不敢当了？可恶的丫头，想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敢付之行动，真是怕了你了，你要是那天看到别人衬衫上都是布条，还不得把我的衬衫剪成抹布？你给我过来。

我小心的靠近小淫，小淫拿手指弹了我脑袋一下，我疼的叫了一下，小淫慌乱的看着我：十八，怎么了，很疼吗？

我委屈的看着他：哎，不就是剪了一个窟窿吗？又不是剪了两个，再说，你的这条牛仔裤已经很旧了，还能穿多久啊？你干吗发那么大脾气，我又不是剪了你新的裤子？

小淫拿手揉着刚才弹我的地方，小声说：那也不能剪成这样啊，我不是说了我不喜欢穿乱七八糟的服装吗，有窟窿的那种款式不适合我，你真是不像话，老是突发奇想的，还疼吗？我坐在床上，小淫站着拿手揉着我的脑袋，我赖皮的靠在小淫身上，闻到淡淡的香水味道，小淫低头朝我笑：好了，出去喝点儿东西吧，我有点儿口渴。

小淫拖着我站起来，我赖着不肯起来，使劲儿往回拽，小淫一下没有站稳，我们两个都倒在床上，小淫低头看我，有点儿发呆的表情，到底是快到夏天了，我感觉到小淫骨骼的硬度，不知道为什么小淫的心跳忽然之间变得很快，小淫慌慌的推开我，转身就去开门，阿瑟和小麦正站在门口，阿瑟看见我和小淫，虎着脸：哎，小淫，你有点儿不像话啊，刚才打我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动作多狠，我和小麦一直在门外听着，怎么你和十八在房间里面就没有噼里啪啦的打斗声，真不公平，大家都是兄弟，干吗待遇不同？

小淫躲开我的目光，狠狠的瞪了一眼阿瑟，小麦朝我吐着舌头。

小淫帮我开了一听啤酒，我靠着他，喝了一口啤酒，小米从回来就守着微波炉，在等着爆米花，我朝小米笑：哎，小米，其实膨化食品里面含铅量高，吃多了人容易变笨，而且人老了之后还会得上老年痴呆症的。

小米老成的朝我摇着头：没有办法，我爹的和妈米也是这么说，但是，谁叫我好这一口了，笨就笨吧，老年痴呆还有年头了，不管

了。

第19节：简单的快乐(2)

我一直很奇怪小米的爹的妈米为什么能那么能做生意，阿瑟的父母都是军队高级干部转业，有很多生财的关系，我反倒不奇怪，小米一提起她爹的妈米就无比的兴奋，她说她爹的天生就是做生意人的人，甚至能闻到什么东西具有钱的味道，每次说到这儿，阿瑟就不相信的摇头：不会这么邪门吧，干脆直接去银行拿好了。

每次我都会听得口水都会流出来，小淫这个时候就会敲敲我：哎，十八，醒醒，醒醒，又做梦了吧。

小淫对我说：十八，其实有钱人都是从没有钱的时候过来的，他们的钱的数字在别人看来是很羡慕和光鲜的，可是他们为了能有这个位置和这个数字，曾经为之付出很多的努力和心力，天上不会真的掉馅饼，真的掉下来说不定还会因为重力加速度的原因砸死人的，一个人要是想有很多钱，就必须去劳心劳力的赚取，要付出比别人很多的时间还有脑力，否则，就会和普通人一样。

阿瑟不会缺钱，所以阿瑟的愿望是想当个名人，小麦也不缺钱，所以小麦不用担心找工作赚钱吃饭，小米也不缺钱，所以她想随随便便的在美国开个餐馆，这可能是有钱人子女的优势，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从起点处就具有的。

大家都回房间睡觉的时候，我跑到小淫睡觉的房间，和小淫并肩坐到地板上，我拿手指摸着小淫牛仔裤膝盖上的窟窿，笑：这下是不是很风凉，嘿嘿。

我摸到小淫牛仔裤里面的膝盖，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收回手，小淫懊恼的看着我：这就是你的杰作？我早晚会被你气晕了。

我靠在小淫的肩膀上，小淫小声说：十八，要不？你去小米房间睡？

我没有动，问：为什么啊？

小淫顿了一下：现在天气热了，不像冬天，可以不脱衣服就能睡觉。

我没有反映的顺口说：那你就脱呗，还挺保守……

我还没有说完小淫的手指头就弹了我一下：可恶的丫头，现在怎么变得满嘴胡说了。

我哼唧了一声：做不到心无旁骛的境界吧，就是说吗?

小淫拽着我，开始小声笑：十八，我们结婚吧，挺好的。

我开始岔话：有什么好啊?

小淫拍拍我的脑袋，接着小声笑：好处大着呢，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脱光我的衬衫吗? 要是我们在一起了，你天天给我脱衬衫好不好? 我绝对不会反抗，随便脱随时脱，恩?

我脸红的推开小淫：哎，瞎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就那么点儿追求?

小淫对着我的脸吹气，压低声音坏笑：哎，我可是二十七八岁的男人了，你不懂事儿，我可懂事了，恩?

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准备去小米房间，小淫笑着拽住我：算了，你就在这儿吧，开着窗户，也热不到哪儿去，再说深圳比这儿热多了。

阿瑟睡的床和小米的差不多，但是阿瑟睡觉很不老实，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阿瑟曾经从上铺的床上摔下来，所以从那儿以后，阿瑟睡的床就要超大号的，小米租给阿瑟这间房间里面的床已经够大了，但是阿瑟还是怕自己睡觉掉下去，所以住过来的时候又加了一个单人床并接上去，所以阿瑟床的大小大概有两个半单人床那么大，这也是小淫愿意住阿瑟的房间的原因，就是两人在上面，中间也会留有很大的空间，我还是很保守的那种，我知道小淫足够信任，坐在地板上靠着小淫的肩膀上睡觉是一回事儿，但是同床而卧的过夜我还是不大习惯，尽管过年的时候我和小淫曾经在小米的大床上一起睡过午觉，但是那是白天，我觉得我好像有病似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

还是没有变，师姐早就和师姐夫同居了，但是我还是不行，也可能是我，真的开化的晚，或者还有别的原因，但是小淫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让我为难过，我一直很感激他，阿瑟就开过玩笑说：十八，你和小淫即使喝醉了，放到一个房间，你们也不会做出什么。

小淫看出我的迟疑，他把阿瑟的靠垫儿放到地板上，靠着床沿坐到地板上，朝我笑：十八，靠着我吧，我还是一只手和你打游戏，不过你不准耍赖。

我坐过去，靠着小淫的肩膀，拿着手柄，开始和小淫打俄罗斯板块的游戏，不知道玩了多长时间，我困了，靠着小淫的肩膀迷迷糊糊的要睡，小淫摇着我：十八，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

我打着磕睡问：什么事儿啊。小淫笑：哎，下午，你把我的嘴唇当成巧克力了，总的让我也把你的嘴唇当一回巧克力吧，不然我多吃亏啊。

第20节：不是因为胸小(1)

（七十七）不是因为胸小

早晨醒来，才发现我还是枕着小淫的腿睡着了，就是我把牛仔裤膝盖剪个窟窿的那条腿，更为可笑的是我的手竟然还抓着那个窟窿不放，小淫靠着床沿，坐在地板上。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师兄阿瑟和小麦就蹲在我旁边，和小淫聊天，小淫的手拢着我的头发，我吃惊的看着小麦和阿瑟：哎，你们怎么进来了？

小麦笑：你们压根就没有关门，我一推就开了。

阿瑟皱着眉头：十八，你们真是有病，放着好好的床不睡，干吗喜欢睡地板啊，再说了，实在要是究起来，你们就是在床上睡也不能干出什么？哦，在一个房间里面，在地板上睡就说明清白，在床上睡就不清白了？明显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理论，这叫自欺欺人。

阿瑟顿了一下，开始坏笑：十八，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小淫这样坐着睡，容易腰肌劳损，到时候小淫肾亏可别怨我们没有提醒你。

小淫推了阿瑟一把，笑：哎，阿瑟，你瞎说什么啊，十八，你怎么还是抠着那个窟窿，真是死性不改。

我懒懒得爬起来，打着哈欠，小淫敲着我得脑袋：哎，你怎么能这么睡觉呢？

我慢慢腾腾得去洗浴间洗漱，我还正奇怪怎么没有见到小米呢，原来小米在洗浴间冲澡，我无聊得坐到沙发上等小米冲完澡，小淫在吧台边上喝水，他得肩膀很宽，我开始后悔，我磨蹭过去，眯着眼睛小声说：哎，昨天晚上要是看看你完美的身材就好了，真是错过大好时机。

小淫有点儿窘，瞪着我：又开始说胡话，阿瑟不正经，你怎么也跟着不正经了，哎，哎，你，干什么……

我趁小淫不注意的时候，拿手揭开小淫的衬衫，因为天气热，小淫的衬衫只是系了下面两个扣子，胸口以上的位置一览无余，趁着小

淫慌乱的时候，我伸手在他肩膀的位置摸了一下，小淫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红了，有点儿手忙脚乱，我听见小麦忿忿的岔话：受不了你们，一般都是男人占女人便宜，到你们这儿就没有天理了，小淫，你不会怕十八怕成那样吧，十八啊，你是怎么学的，男女授受不亲。

我凑过去，想给小麦一点儿颜色看看，小麦看我过来，讨好的笑着：十八十八，咱俩关系多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看看，看看，世界名模走台，看看，来看看。

我竟然很白痴的坐到小麦旁边开始看电视中世界名模的服装秀，我一直喜欢看女人的腿，我觉得女人的腿要是漂亮了，整个人也就跟着漂亮起来了，就像阿若那样。

小米这个时候冲澡出来，小麦很鄙视的看着我和小米：哎，小米，十八，你们俩看看自己，再看看那些名模，瞧瞧人家，多丰满啊，哎，你们俩有胸吗？啧啧。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胸部，是够寒碜的，我刚想反驳，看见小淫扫视我的目光，好像很慌乱，我想到了昨晚和小淫摔倒在床上的时候，小淫的表情，不会是觉得我的胸太小了吧，我委屈的想着，这好像也不是我的错啊，我不满意的起身去洗浴间洗漱。

洗漱完后，我和小淫简单吃了一些东西，师兄阿瑟的手机开始响，我看见阿瑟的表情怪怪的，他小声说：是我老妈。

阿瑟一打开手机，然后我们就看见阿瑟突然把手机拿开距离耳边有一段距离，然后皱着眉头，我们偶尔能听见手机里面传出很大的声音，接完电话，阿瑟垂头丧气的哎了一声：我老妈的电话，问我五一放假为什么不回家？还说要是再不回去，就要来这里找我了。

小淫打断阿瑟：你也应该回家看看了，很快就要出国了，将来想家了可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现在好像很烦，将来会怀念这些的。

第21节：不是因为胸小(2)

阿瑟皱着眉头：其实人类的进化还真是不如动物界，比如哺乳动物，子女成年之后就会被赶出家门独立生活，人类也应该效仿这个，老是把孩子栓在身边是不对的，

小淫摇着头：阿瑟，要是把你赶出门独立去生活，不给你人民币怎么样?

阿瑟打了个响指，吹着口哨：那是不可能地，我也不干。

我拿着杂志扔到阿瑟身上：没有良心的家伙，花着老人的钱还说这些没有感激的话，就应该让你老爹把钱全部捐献出去，一个子儿也不给你。

阿瑟把杂志放到茶几上笑：我老爹老妈也不肯啊。

说完就进房收拾东西了，十分钟后阿瑟领着小麦要回家挨两天，小麦很不乐意的说：我才不想回去，我妈有没有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家，我不回去。

小米推了小麦一下：你主动回家，你爸妈会更加高兴的。

阿瑟拖着小麦走了，说是过两天就回来，也不知道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好像都不愿意回家，难道外面会比家里更温暖?

小淫拽着我说要下楼买水果篮，再买一束花，小米也说要和我我们一起去，于是三个人一起下楼，在旁边的商场买了一个水果篮，水果篮里面其实都是平常水果，只不过打了个包装，装了个篮子就要快到二百块了，小淫看着我笑：十八，要是在深圳，这个更贵，北京相对还便宜不少呢，哎，小米，鲜花礼品公司在什么地方?

小米在我们旁边蹦跳着：在相反的方向，大概不到一百米。

小淫拎着水果篮，握着我的手，小米不满意的看着我：哼，就是知道你们恋爱，小淫也不嫌麻烦，这个年代还这么握着手。

小淫笑：小米，要不你也谈恋爱? 小米嘟着嘴：算了吧，过一年就出国了，不能害别人。

我们三个人在礼品公司订了一份百合花，然后让礼品公司按照小米说的地址给木羽送去，没有想到的事情是礼品公司只是送自己的花，水果篮要是送的话，需要格外加钱，而且是五十块，我心疼了好一会儿，小淫看着我的表情笑。

回到公寓，小米说要睡一会儿午觉，我和小淫到阿瑟的房间，开始玩游戏，小淫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抽着烟，我问他怎么了，他笑，不说话。我想起昨天晚上他的表情，我拿胳膊碰碰小淫：哎，你不会是和小麦想的一样吧?

小淫扭着头看我：什么一样啊?

我有点儿恼怒的瞪着他：就是小麦说的，说的，那个模特的，就是，是不是你也会想我的胸小啊，所以昨晚你才那幅表情，恩?

小淫的脸腾一下红了，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过了半天才反驳我：哎，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说你的那个小了？你，真是，啊，你的思维简直是，真是要命！

我咬着嘴唇，恨恨的看着小淫：哎，应该生气的是我，是我！你昨晚那幅表情，怎么跟见了鬼似的，你就那么失望?

小淫忽地站了起来，无奈的看着我：我真是怕了你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能不能不要那样想啊？我怎么跟你说啊?

我嘟着嘴生闷气，小淫嗤笑了一下，重新坐到地板上，挨着我：十八，跟那个没有关系，我昨天晚上是因为，是因为，我怎么跟你说啊?

小淫拿手挠了两下头，接着说：是因为，我和你，倒到床上的时候，我碰到了你，哎，我可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们穿的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有些身体，身体上的反映。

小淫说到后面，声音变得很低，我刚刚能听明白，小淫说完，立马起身出了房间，我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因为我胸小。

我出了房间，看见小淫在吧台边上抽烟，我凑过去，小淫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我眯着眼睛看了一下小淫的胸部：就是说吗？我也不

嫌弃你胸小。

小淫哭笑不得的嗤笑了一笑：哎，男人还有那个分别?

我点头：当然了，比如施瓦辛格，人家的胸多大啊，你差远了。

第22节：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1)

（七十八）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

小淫掐灭烟，低着头笑：是，还是你厉害，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有几个有施瓦辛格的胸大啊?

小米正好推门出来，诧异的看着我和小淫：十八，施瓦辛格什么地方大了?

小淫笑着不说话，我张了张嘴，然后说：施瓦辛格的脑袋多大啊，没有几个人比他还大的。

小米表示赞同：是啊，不过施瓦辛格的个子高，脑袋大也是正常的。

小米揉着眼睛：真是没有意思，还有两个月就快要毕业了，毕业论文还真是烦人，要是英文过不了，去美国之后语言关就不好混。

我嘿嘿笑：小米，我还真是不明白，你学语言不是挺有天赋的吗? 毕业论文不要太担心，美国那边对毕业论文没有什么要求，再说还有我，怎么也不会让你不过啊。

小淫推了我一下：十八，你不能这么糊弄小米，会带坏她的。

小米眨巴了几下眼睛：对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啊，十八，毕业论文就交给你了，一定帮我混过去，反正我读书是不行了，希望以后开餐馆的时候能够更适合我……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多一点儿，小米拿起电话，然后我听到小米说：啊，木叔叔好，什么? 是，我知道，我不会说谎的，不是阿若说的，也不是我送的，是……

小米看了一眼我和小淫接着说：是十八的男朋友送的，对，吃饭啊? 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 喂? 喂? 木叔叔?

小米放下电话，有点儿不知所措，小米泯了泯嘴唇，看着我：十八，刚才木叔叔问我，让我说实话，不能撒谎，他问果篮和花是谁送

的，我说实话了，然后他说他不欠别人的人情，所以要请我们吃饭，说晚上开车过来接我们，我想拒绝，可是木叔叔挂断了，怎么办啊？

小淫敲着吧台的桌子，沉默，我开始露出咬牙切齿的表情，小淫看着我的表情笑：十八，你干什么？是不是又想当绿林好汉？人家愿意请最好不过，要不晚上你做饭？

我发出愤怒的声音：他请客？他请客要是能吃得下去才叫怪呢？根本就是没有按好心，不去，要去你们去，就说我不在。

小淫拍了我的肩头一下：傻瓜，你很想让小米难做吗？

我皱着眉头：就说我不在，再说他又没有指名道姓说我必须去，你和小米去吧。

小米转着眼睛：对啊，木叔叔真的没有要十八去，我也是觉得十八还是别去了，只要他们一碰面就犯冲，准有问题，还是别去了，小淫，我们去吧，晚饭买回来给十八吃就行了。

小淫笑：好吧，说实话，我还真是不太喜欢十八和那个家伙有太多接触，就说十八有个朋友来了，下午就不在，十八你好好在家给小米准备论文吧，晚饭我们给你买。

我点头：也不用怕我饿，冰箱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决定自己不去了，我突然有了一点儿失落感，我甚至偏执的认为木羽要请我们吃饭是为了见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一定是疯了，我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在盯着我看，小淫没有笑，我第一次看到小淫的眼神变得那么犀利，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这么看过我，好像要看到我的心底最敏感的神经，我的心变得像是说谎了一样开始突突的跳着，小米伸着懒腰说要回房间换衣服然后洗脸收拾，我尴尬的避开小淫的眼神，我觉得自己太罪恶了，我交叉着手指低着头，我相信小淫从我的眼神中肯定看出了什么，我真的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内心，小淫没有说话，点了支烟递给我：十八，你是不是对他有些什么感觉，你能不能真实的告诉我，嗯？有些东西，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真的。

小淫的声音很柔和，我觉得自己对不起眼前这个男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我有点儿无奈的掐灭了烟，我苍白的有点儿说不出话。

我越是尴尬越是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看小淫的眼神也越发的躲闪，我转身要离开吧台，我想到阳台上透透空气，我转身的时候，小淫突然伸手拽住我，用力把我拉到他的眼前，我听见小淫有点儿霸道的说：十八，你看着我。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小淫突然低头吻住我，我的心开始没有节奏的悸动和慌乱，一会儿我听见小米惊叫的声音：天啊，十八，你们干什么，我可是纯洁无邪的儿童啊，简直是疯了你们……

第23节：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2)

我开始要挣脱小淫，小淫不放手，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小淫气喘的声音：十八，是这种感觉吗？你对他，是不是？

我有点儿恼羞成怒的捂着嘴唇，气的说不出话，我推开小淫，进了房间，开始有种想哭的冲动，我闭上眼睛努力的平静着自己的情绪，门外传来敲门声，我没有开门。

小淫的声音在敲门声之后响起来：十八，快开门，你要是不开门的话，我要么撞开门，要么向小米拿钥匙开门了。

不管是撞开门还是拿钥匙开门，我都没有办法阻止，我气恼的开了门，然后退到床边不打算理睬小淫。小淫带上门，背靠着门看着我，并没有靠近我，小淫的酒窝里面带着诡异的笑，我开始有点儿胆儿虚，我不知道他笑什么，我没好气的瞪着他：神经有问题啊，你笑什么？

小淫叉着腰走近我，把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十八，你生气了？其实该生气的是我，你心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要是想着别的男人，哪怕一丁点儿，我也不舒服，刚才我大概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感觉了，因为你平时一直很正经，不和别人，尤其是不和男人开玩笑，所以一旦有某个成熟一些的男人那样毫无顾忌的在言语上挑衅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种经历而感到一种新奇或者紧张，这种新奇或者紧张积累久了可能会形成无法忘记或者习惯的感觉。

我抬头看着小淫，小淫笑嘻嘻的看着我，眼神中有着温和。小淫挨着我坐在床上，侧着脸看我：十八，刚才，刚才那个时候，你心理在想什么啊？

我腾的站起来：你还说，刚才都被小米看见了，你怎么那样，多让人难为情啊。

小淫也站起来，直盯着我：你要是不说的话，说不定我还要在小米面前难为你，我算是看明白了，不让你刻骨铭心一点儿，不对你霸

道一点儿，你就每天都是不着四六的气我，还时不时在小麦面前占我点儿便宜，我当男人的脸在小麦和阿瑟面前算是丢光了，你说不说?

我退让了两步：说还不行吗？我说。

小淫看着我，我努力地让自己平静：刚才那种感觉，让我很心悸，很慌乱，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有晕菜的份儿，真的什么也没有想……

小淫皱着眉头打断我：还有呢？就这些？你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努力不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停留在脸部：不是，还有就是，兴奋，也也喜欢。

小淫开心的笑着，露出可爱的酒窝，我咳嗽了两下，转身跑出房间，小米不满意的看着我：啧啧，十八，你真是有出息啊，你竟然和小淫在大厅里面就……

我忙拿手捂住小米的手：误会，误会，别再嚷嚷了。

小米拿开我的手：哼，等师兄他们回来，我非要告诉他们不可。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小米气哼哼的拿起电话，一瞬间脸就笑成花朵：木叔叔啊，你到楼下了？好，我们一会儿就下去，好，再见。

小米放下电话开始喊小淫，小淫出了房间，看着我：十八，你也去，很多事情躲不了，越是躲越说明有问题，越不躲可能越是什么事情没有，你不能这么胆小，要是以后碰到除了木羽以外的别人，你还是躲吗？走吧，你不是经常和我说心无旁骛的境界吗，你自己就不需要吗。

小淫拽着我，小米笑，三个人一起下楼。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躲着木羽，那个男人的功力太深，我不想和他较量或者过招，我的原则通常都是三十七计--跑为上策，走得速度太慢，所以我通常都是用跑的招式，较量和过招很辛苦，所以我愿意跑而不愿意直面，小淫说的很慷慨，但是我还是胆小，有时候就是很怪，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敢碰触视线的男人或者女人，没有碰上会感到遗憾，可是一旦碰上，尽管没有遗憾，但是会倒霉。

第24节：索然无味的饭局(1)

（七十九）索然无味的饭局

到了楼下，看到木羽靠着车子站着，没有什么表情，这人就是这样，要是有个表情，或许还能看出个什么，所以越是没有什么表情的人越是看不出什么东西，就越发让人心理没有底儿，木羽就是这样。很多人管这叫成熟或者深沉，说是喜怒不形于色，说白了就是很糁人，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始终没敢抬头看木羽的眼神，只是有点儿不安的跟在小淫的身后。

木羽礼节性的和小淫握了一下手，然后把小淫让到车的前排，我和小米坐到了车的后排，按照我的打算，我想和小淫一起坐到后排，让小米坐前排，可能是，我真的很害怕木羽，所以没有敢提出这个要求。路上木羽和小淫闲聊着，我转头看着车窗外，心理怪怪的，去年以前我根本不认识木羽这个男人，那个时候尽管没有很多快乐，但是至少没有很多苦恼，现在我认识了这个男人，但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很多，他说过他费尽心机就是让我看到他的真诚，可是我就是看不到，有时候我就想，是我真的看不到还是我刻意不去看到，想的我眼晕，我闭了一下眼，接着看着车窗外面，我开始在心理问自己我到底喜欢谁，是小淫还是木羽，我默默的告诉自己不要说谎，慢慢的，慢慢的，小淫的影子浮到了我的脑海里面，对于木羽，我始终戒备着小心着，这样的感觉在喜欢中会让人很难过，所以，我确定了自己的心情，我是真的很喜欢小淫。

我听见木羽问小米功课是不是很忙，小米说不忙就是要忙着英语和毕业论文，小米拿手碰我，问我看什么，我说有点儿晕车，小淫回头看着我：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没事儿。

我眼角的余光看到木羽从后视镜中看过来的眼神，阴翳锋利，有着冰的温度，然后我听见车子刹住，然后我听到木羽的声音：十八小

姐，你是不是只有坐我的车子才会晕车?

我犹豫了一下，有点儿生气，然后说：也许会，但是我不敢肯定。

我看见小淫的眼神中露出不快的情绪，木羽真是一个聪明人，我不得不佩服，我听见他说：呵呵，我只是开个玩笑，十八小姐，你的紧张情绪有没有好些?

小淫没有反映的看着小米：小米你到前面坐，我到后面坐着，十八这两天睡眠不好，可能头疼，所以晕车了。

小米痛快的和小淫换了座位，小淫坐到我旁边，用手揉着我的太阳穴，木羽接着开车，我靠着小淫的肩头，开始有安全感。

大概半个多小时，车子停了，我睁开眼睛，往车窗外面看，然后我吓了一跳，因为外面的餐厅是：顺峰海鲜。在公司时候陪着女老总来这里糟蹋过钱，人民币很是坚挺，这个真理我一直坚信，但是在这里，我真是感觉到钱不叫钱了，这个地方消费高的离谱儿，木羽这厮竟然会因为小淫送他一个果篮和一束花，就请我们来这里吃饭? 我有点儿怀疑。小米没有什么反映，到底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小淫也没有什么反映，可能是见过大世面了? 看来只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在心理骂自己没有出息。

木羽领着我们进了里面的一个包间，我四处瞅着，到底是大手笔，装修就是豪华，比我和女老总先前去的那家，就是建国饭店附近的那家更气派，我坐下后还是有点儿不安，我在想木羽不会赖帐吧。木羽很客气的到茶，开始对小淫说谢谢，小淫也客气的问木羽碰伤的胳膊怎么样了说谢谢木羽以前关照我，木羽笑：胳膊没有什么大碍了，以前十八小姐很是努力的赚钱，不过现在不喜欢做那些专题了，可能是我给的薪水低吧，要不就是怕累坏了身体，不过说实话，十八小姐的工作还是很能保质保量的，什么时候想做，可以告诉我，我随时欢迎。

木羽笑着看了我一下，接着说：呵呵，我就知道十八小姐不会那么大方的送我果篮和鲜花，她可是很吝啬的，以前为了感谢我给她发薪水就请我吃中午饭，还特别声明不能点贵的，只能点差不多的，所以要是她送我东西的话，我想最多就给一个苹果，估计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她可能会送我一朵花，最多就是从山野中随便揪的一个东西而已。

大家都笑了，我不满的瞪了木羽一眼，谁象他那么有钱啊，我要是象他那么有钱，我也，，，我也不送，我气哼哼的想着。

当服务小姐把菜单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很想点几个很贵的菜报复一下木羽，但是想来想去真是找不到木羽到底欠我什么，所以我还是没有做成恶人，只是象征性的点了几个一般的菜，小淫看了我点的菜之后没有再点，说是和我一样，小米冲我伸着舌头：你们俩心灵相通?

第25节：索然无味的饭局(2)

然后点了两个，木羽又点了两个，酒水没有要，点的是饮料。

一顿饭吃的有点儿索然无味，我记得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话还真是经典，说到点子上了，眼前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对着木羽，我始终不能好好的说话，好好的想事情，更是无法谈上知交了，如果一定要形容就是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小米虽然叫木羽叔叔，但是也不是很来往，小淫不管从什么角度和木羽根本不是一挂的，所以这顿饭还真是没有太多滋味，大家好像都是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似的。我扒拉菜的时候听到木羽笑，我抬头，木羽把饮料递给小淫。挑着嘴角笑：哎，看来你们俩绝对是佳偶天成了，没有什么人和事情能改变了，希望将来有机会的话，一起到养老院看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米奇怪的看着木羽：木叔叔，为什么要到养老院看你啊。

小淫也有点儿奇怪，我开始脸红，低着头不说话，我听到木羽调侃的的声音：这个，十八小姐知道，问她就行了。

小米竟然真的问我：十八，什么养老院啊。

我侧着脸瞪了小米一下，小米识趣的捂住了嘴巴，小淫没有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小淫起身说去一下洗手间，我看着小淫的背影在想他是不是又生气了，我恨恨的皱着眉头看了木羽一眼，木羽挑衅的看着我，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然后起身说出去一下，我郁闷的感觉自己被打压了，小米看着木羽出了包间门开始追问养老院的事情，我说：小米，拜托你，回去再跟你说，现在不要问了，你这个木叔叔真不是一个好东西。

小米嘻嘻笑：我也没有说他是什么好东西啊，谁知道你运气不好，所以遇到他了，说不定他真的喜欢你，你没有看出来也不一定，但是他还真是不如小淫。

过了好一会儿，小淫竟然和木羽同时进来了，我看着小淫的表情，好像没有什么反映，木羽的表情也是不大，小淫坐下后我小声问为什么去这么久，小淫看了我一下说没事儿。我不好再问，抬头的时候看见木羽眯着眼睛看我，还是调侃的神情，我开始感觉不安。

第26节：都发疯了(1)

（八十）都发疯了

吃完饭结账，我听见木羽让服务人员开发票，估计回公司后木羽会假公济私了，小淫的表情始终让我心理没底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顿饭他吃的不舒服，我在心理忍着怒气，真是没劲儿，要知道这样，我死活也不来吃这顿饭，都是木羽，请吃饭？吃饭个头啊，一没交情二没业务往来，吃的哪门子饭？我在心理骂着他。

出包间门的时候，小米冲我吐着舌头，然后很不小心的和别人撞到了一起，小米撞到的是一个穿着性感的女人，女人旁边还跟着两个男人，那个女人皱着眉头看着小米，小米陪着笑说对不起，我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谁知道那个女人竟然推了小米一下，很没有礼貌的说：哎，你不长眼睛啊？

小米瘦削的身体后退了好几下，我从后面抱住小米，冲到前面：你干什么？已经对你说对不起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品啊。

这个时候女人身后的两个男人走到前面了，其中一个头发染的五颜六色的家伙指着我的鼻子：靠，说你两句怎么了？她要是长眼睛了，会撞到吗？

我本来就是一肚子火，看到竟然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这种话，而且那么的不讲理，我觉得自己的火气开始向上冲，这个时候小淫和木羽还没有出包间的门，我和小米先出来的，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了，我听到木羽的声音：怎么了？十八小姐。

我打开那个男人指着我的手指，并把他推了一个踉跄，旁边的男人突然来到我面前：不抽你丫的，你不知道大爷的厉害。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我就感觉到脸上挨了一个耳光，有着清脆的声音，我愣了一下，我听见小淫和木羽同时发出的慌乱声音：十八！

那三个人可能以为就是我和小米两个人而已，当小淫和木羽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惊讶了，打我耳光的那个男人手停在空中，我变得

恼羞成怒，反手也是一个耳光，还在那个男人脸上，那个男人有反映了，准备再和我动手的时候，我也踹出一脚，但是感觉自己的胳膊被向后拉住了，然后我的人也退到了后面，我这才看见小淫和木羽各自拉着我的一个胳膊，他们有点儿怒气冲冲挡在了我和小米的前面，小淫冷着声音说：小米，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当众打仗闹事。

小米开始打开手袋拿手机，木羽侧着脸看了小米一眼，从后面伸出手指作出了一个等一下的动作，我看见对面三个人中那个性感的女人听到报警之后脸上开始出现惊慌的神情，但是没有说话，那两个男人没有太大反映，然后我听到木羽阴翳的声音：你们说，要是我们报警，说你们三人中有人从事不正当职业，会怎么样？现在好像鼓励市民检举，听说还有奖金，这位小姐，我好像在某个地方见过你，好像是什么酒吧来着，是吧？

我看见那个女人的脸上开始紧张了，那个女人慌乱的说着：对不起，刚才大家是误会，真的，对不起，你们别报警了，对不起。

木羽冷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可是刚才我的朋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怎么办呢？

木羽往那个打我的男人面前走了几步：哎，说你呢？还能动手打女人，你真是够有出息了。

那个男人还有些不服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再动手，通道两边开始有人围观，餐厅的保安也凑了过来，开始问情况。小米茫然的问我到底要不要报警，我揉着被打疼的脸发火：当然要报警，我又不是吃素的。

对面那个女人突然冲我说：不要报警，对不起，刚才的事情真的对不起。

那个女人突然从手袋里面拿出一把钱：真对不起，刚才，这是赔给你的，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我打开她拿钱的手：让那个家伙给我道歉，有钱了不起啊？

我看见那女人一个劲儿的对打我耳光的男人使眼色，那个男人恨恨的咬了咬牙齿，靠近我两步，小声的说：对不起，刚才是误会。

我皱着眉头打算就此打住，但是我听到木羽在旁边岔来的话：哎，你说什么？我，好像听不到，大声点儿，男人说话声音都这么小吗，你刚才说话的声音好像比这个声音大很多吧?

那个男人目光一凶，瞪着木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收回了目光，我觉得应该偃旗息鼓了，这帮人还是不要太得罪，普通人过日子最好是平安无事，但是木羽还是不依不饶，对面那个男人稍微大了一点儿声音说：对不起。

木羽突然上前揪住那个男人的衣领，左右开工就是几个清脆的大耳光，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包括那个男人，我听见木羽凶狠的声音：我这样打你几下，然后说对不起，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啊?

周围的保安开始围上来，那个女人陪着笑：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都是认识的，大家误会了，误会了。

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拿胳膊碰了挨打的男人，那个男人恨恨的往后退了几步，旁边染头发的男人冲过来要动脚，小淫冷冷的横在他前面，推了他一下，保安拉开木羽和他们，他们三个人擦着我们身边进了里面的包间，保安开始疏散周围围观?人，我们四个人出了餐厅，我和小淫坐到车后排，小米坐到前排，回头看着我：十八，你的脸还疼吗?

我这才想起来脸挨打了，我摸了摸脸：是有点儿疼。

小淫的眼神露出一种心疼，木羽开着车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木羽突然停车了，我奇怪的看了看车窗外面，还没有到小米的公寓啊？不知道为什么木羽下车了，小米也是奇怪的看着我和小淫，过了五六分钟，木羽回来了，我看见他迟疑了一下，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小淫：让十八小姐敷一下吧，没有冰块，拿冰镇矿泉水凑合一下。

小淫接过冰镇矿泉水说了句谢谢，然后往我脸上敷着，我开始感觉到清凉，脸上热辣辣的感觉开始消退了，我看着车窗外面的夜色，

有点儿难过。

小米转头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很疼吗?

我勉强露出笑脸：不疼，我有点儿后悔。

小米问后悔什么，我恨恨的说：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拿走那个女人手里面的钱，她不是很有钱吗？就应该说，哼，有钱了不起啊，然后打开她的手，另一只手拿走她手里的钱，说，既然有钱了不起，那就了不起了，收下钱再狠扁她。

小米噗哧一声笑了，小淫也笑了一下，我看见木羽在后视镜中看我的眼光，他没有笑，眼神里面有着疼惜的表情，让我的心没来由的一颤，我避开这种眼神。

第27节：都发疯了(2)

到了小米公寓的楼下，我们下了车，刚要进公寓楼的时候，我听见木羽喊我的名字，我回头，木羽不安的看着我：十八小姐，对不起，今天要不是因为我请你们吃饭，你不会受这样的伤害，真的对不起。

我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因为木羽从来没怎么正经和我说话，看见他这样说话，我开始不适应，好一会儿我才反映过来：也不是你的错，没事儿了，我今天不宜出门，我应该先看黄历。

上楼后，小米先跑去冰箱里面拿冰块，然后给我敷脸，我躺靠在沙发上，有点儿怪怪的感觉，我以为小淫会坐到我旁边安慰安慰我，但是没有，小淫淡淡的说要先去洗澡，然后我看见他收拾了东西进了浴室，小米有点儿尴尬的看着我们的表情，我心理开始有了怒气，明明是我受了伤害，怎么可以这样，我赌气拽着小米到小米房间，小米讪讪的看着我：十八，说是还，今天应该怨我，如果我出包间走路的时候仔细点儿，就不会撞上那个女人，你也就不会受气了，脸还疼吗?

我拿着冰块来回的蹭了几下：还行，反正我皮糙肉厚，再说我也反手打了那个家伙，够本了。

小米往我身边靠了靠，放低声音：哎，十八，今天，木叔叔好像很男人啊，他打那个男人一记耳光的时候真是帅呆了。

我撇了小米一眼：有什么好奇怪的，上次他和阿若一起，不是更厉害，手臂都受伤了，挂彩了，那才叫男人。

不知道小淫什么时候洗完澡，我和小米一直在小米的房间里面，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听到有关门开门的声音，这次洗澡的时间长的可以洗两次澡了，小米看着我：你不出去吗?

我摇摇头：哼，刚才那个样子，还不安慰我，我才不出去，今晚，混你的床。

小米吐着舌头笑：不会把我踹下去吧。

我揉着脸：没准儿，今天挨了打，要是夜里做梦扁那个男人，说不定会揍你。

小米后退了两下：那我最好睡地板……

我听到小淫敲门的声音：十八，你来一下。

小米笑着看着我压低声音：你情郎哥来找你了。

我伸手弹了小米的头一下：我困了，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我听见小淫有点儿冷淡的声音：十八，你出来，我有事儿，小米你穿好衣服，十八要是不出来，我进去了。

我开始变得不舒服了，什么事儿啊，整的我好像犯了错误似的，我腾的站起来，毛巾里面的冰块化的差不多了，我开了门：什么事情啊，明天不能说，喂，你干什么……

小淫拖着我胳膊往他的房间走，我试图挣脱：哎，今天受委屈的是我，你干什么，我做错什么事情了？

到了小淫房间，小淫放开我，背倚着门，有点儿很不高兴的看着我：你和他之间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什么养老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喜欢他是不是？

我有点儿不可思议的看着小淫：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的脸今天挨了别人打，你不问我好点儿没有，你问这些问题？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我有没有问过你以前和谁交往过？我有没有问过你以前约会的女人，你在深圳这几年我问过你和谁有过交往吗？

小淫有点儿暴跳如雷：那些都是和你交往之前，可是你和木羽是在和我交往之后的事情。

我气的喘了好几下粗气，我把捂着脸的毛巾拿开，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突突的挑着，这一次不是悸动，是生气，我忍着自己的眼泪，呼呼的往外走，小淫挡在门边，我不知道哪里来得力气，把小淫往旁边一推，打开房门我直接冲到卫生间，扭开水龙头，开始洗脸，不停的洗着脸，我伤心的时候喜欢一边哭一边洗脸，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骗自

己说自己没有流泪，因为眼泪和水都混杂在一起，所以看不到，因为看不到哪是眼泪哪是水，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软弱过。

我听到敲门声，我没理会，只是拿着水浇着自己的头发和脸，然后我听到小米的声音：十八，你疯了，会感冒的。

我恨恨的说：病死算了，反正活着更累。

第28节：都发疯了(3)

小米拿着浴巾开始给我擦头发和脸，我气乎乎的出了卫生间，看见小淫坐在吧台边上，看着我，眼神中还是有着不高兴，我走过去拿着旁边的电话让小米拨木羽的号码，小米迟疑着看着我的表情，我强硬的让小米拨，小淫一直不说话，小米小心的拨了号码，递给我，我听到木羽的声音：哪位?

我冲着电话喊：木羽，你马上给我过来，我是十八，你马上来小米公寓。

然后不等他回话，我啪的挂了电话。小米吃惊的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你们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

小淫有点儿愤怒的看着我。

半个小时之后，我听到门铃声，小米跑去开门，我回头，看见木羽朝我走过来：十八小姐，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我……

我不耐烦的打断他：哎，这件事完全怨你，你没事儿提什么养老院啊，我男朋友很不高兴，你负责解释吧，还有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瞒着他的，你统统解释清楚吧，我不想被人时不时的怀疑，你们慢慢解释吧，解释清楚之后你再走，我的脸很不舒服，我要先休息了。

我转头看着小淫，勉强露出笑脸：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刚转身，木羽突然拽住我的胳膊，挑衅的笑：十八小姐，就这么点儿事儿？你们的爱情太有点儿不牢靠了吧，我今天还说你们是佳偶天成，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情能够改变你们了，就因为我的一句话，就闹成这样，不会吧?

我皱着眉头开着木羽：把你的手放开。

木羽没有松手，我提高声音：把你的手放开，你听见没有?

木羽挑衅的笑容激怒了我憋在心底的火气，我想要不是因为他，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竟然真的一甩手打

了木羽一个耳光，清清脆脆的声音，木羽的脸转向了一边，我听见小米惊呼的声音：十八，你在干什么?

小淫站了起来，拉开我和木羽，我自己也惊呆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木羽拿手摸了一下嘴角，不屑的看着我：你这种女人？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木羽转头看小淫：只有你这样的男人才会受得了她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今天那个男人不多打你几个耳光呢，哼?

木羽转身就走，出房间的时候狠狠的摔了一下门，发出碰的一声，小淫看着我：十八，你疯了，干吗打人家?

我啊了一声：我是疯了，大家都疯了。

第29节：他说他成全了我(1)

（八十一）他说他成全了我

小淫有点儿发呆的看着我，小米嘿嘿笑，我拽着小淫来到他的房间，我一本正经的说：哎，我告诉你，我没有和别的男人约会，更没有其他污七八糟的事情，你这样怀疑我，我很不舒服，再说送果篮和花是你自己要送的，你想装大度，吃饭也是你叫我去的，我什么也没做，现在你倒是受不了了？这是我们之间的信任危机，是第一次。

小淫噗哧一笑，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小淫：你还敢笑？你笑什么？

小淫温柔的看着我：十八，刚才真的对不起，这不是信任的问题，真的，是我自己内心的嫉妒造成的，我今天真的是很嫉妒很嫉妒，你坐下，我慢慢说给你听。

我气乎乎的坐到床上，小淫靠近我：哎，我不是故意的，你想木羽莫名其妙的提养老院，我心理酸酸的，后来你记得我起身上卫生间吗，谁知道他和我一起去了，他问我喜欢你什么，我本来不想说，谁知道他自己说是不是每天迷迷糊糊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计划，长得不怎么样动不动就会发脾气，爱脸红抠门的厉害穿衣服总是不男不女，我问他是不是喜欢你，他反问我你说呢，所以回到包间我心理就已经不舒服了，谁知道你和小米出了房间又被别人打了，我正心理别扭呢，他倒是很男人的替你出了气，我反倒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有点儿犯傻的站着，我心理能好受吗？后来木羽又给你买冰镇矿泉水敷脸，我都没有想到，到了楼下又煞有介事的表示歉意，我都快气疯了，所以回到公寓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我怕我如果不淋淋水的话，不知道自己会说出多么伤人的话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突然觉得在另外一个男人面前感到了自己的自卑和无能。

我同情的看着小淫：哎，我长得这么安全，你至于那么不放心吗，更恶心的是，你们两个大男人竟然一边在卫生间里面方便一边评论一个心灵纯洁的女人，你们没有亵渎的罪过吗？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啊，在咖啡厅餐厅什么地方不能讨论，偏偏被人家上卫生间讨论？真是难登大雅之堂？

小淫笑：我怎么就看不出你长得很安全，我仔细看看，到底哪里安全了？

我推开小淫，开门去找小米，我怕刚才吓到小米了，小米坐在房间里面发呆，看见我进来：十八，你过来，真是奇怪了，刚才你手机响了，我就拿出来看了。

我看见小米拿着我的手机，我接过来看，有一条信息：暴怒的打我一个耳光带来的效果是不是比我亲自解释的效果要好的多？我成全了你，所以你亏欠我，我要你记住这个亏欠，一辈子，木羽。

我颤抖着手把这条信息删除了，我说：小米，你不要告诉别人。

小米点头：十八，木叔叔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他本来很自私的，阿若那么讨好他，他都不当回事儿，他干吗对你那么好？

我开始冷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在哆嗦：他，犯贱呗，我又没有拿刀逼着他这样做。

小米若有所思的看着我：十八，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宿命，本来你和木叔叔根本就没有相遇的机会，如果没有那次新闻发布会你和他根本就没有碰面的机会，可是那么多记者中偏偏他看到你了，而你也记住了他，哎，以前不是有人说可以算命看看吗，要不你也去算算看？

我嗤笑：我才不算呢？如果算命的说我将来大富大贵，我肯定从此没有努力混饭吃的打算了，反正我将来大富大贵，如果算命的说我将来穷困潦倒，我就更没有混的勇气了，反正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是穷困潦倒，还不如直接等死来得更直接或者更痛快，所以我才不去算命。

小米点头：也是，怎么说都有副作用。

我坏坏的看着小米：咱们的祖宗不是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吗？我爷爷那辈儿就穷的叮当响，我爸爸这辈儿穷的也就是能凑合

着活着，到我了，我是不是也该咸鱼翻身了，该有点儿钱了吧，不会到我这儿就变得穷不过四代了吧?

小米眯着眼睛看我：十八，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的富有，我富有，我孩子就得穷的叮当响?

我摆手：冤枉，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得祖宗说的，再说你不是要开餐馆吗？民以食为天，怎么也不会受穷啊，把餐厅当衣钵传下去，象美国的宝之林那样，电影不都是那样演的吗?

小淫敲门：出来吃水果了。

我拉着小米的手出了房间，看见小淫削了水果放在吧台上，小米仔细看着削好的水果惊讶的说：十八，小淫好细心啊，我将来也要找这样的男人做老公。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小米挑了一块苹果，看着我：十八，你和小淫刚才不是还在吵架吗，现在就和好了?

我拿牙签挑着一小块香蕉：哼，男人也和女人似的有间歇式的更年期，我不和他一般见识就是了。

小淫坏笑着看着我：十八，你有胆量就再重复一边你刚才说的话。

我看着小淫有点儿霸道的眼神开始装糊涂，小米开始打圆场：哎，十八，那个养老院是怎么回事儿?

我来了劲头儿：有一次木羽去我哪儿，正好一个台湾电视剧演一个富家公子看上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的故事，那富家公子刚开始就是很想玩玩而已，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多真心的东西，最后真的爱上了那个穷光蛋的女孩子，但是那个穷光蛋的女孩子反而不睬那个富家公子，所以当时我就说活该吗？对待那种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爱上一个永远不爱他的女人，然后让他孤独终老，后来木羽就问我如果他是那个男人，我会不会舍得让他孤独终老，我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即使孤独终老不是还有社会上的养老院吗？养老院里面有很多老人做伴，不会孤独的，这就是他说的养老院的事情。

小米咬着苹果的嘴巴始终没有闭上：哎，十八，你真是忍心啊，你是在伤害一个男人的心哎，人家向你暗示来着，你听不明白吗，小淫，你说这种是不是表白？

第30节：他说他成全了我(2)

小淫咬着水果没有说话，我扒拉着香蕉：表白个头？他平时就是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啊的从来不断口，他那种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形儿，他还会有自尊心？鬼才相信。

小淫把水果咽下侧着头看着我：十八，有一种人呢，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把真话说成假话，如果对方没有反映，自己也就装作没有伤害，如果对方有反映呢，就可以顺势把嘴里的假话再还原成真话。

小米猛劲儿的点头：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说木叔叔满嘴都是什么喜欢你啊喜欢你啊，阿若和他那么长时间，他就没有说过。

我弹了小米的脑袋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他们的床下偷听过？

小米伸出手开始掐我的脖子：不正经，阿若和我是什么关系？很多事情都和我说的。

我拿开小米没有什么力气的手：白瞎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了，色香味一应俱全。

吃完水果，晚上十点，小米开始打磕睡，说是生物钟中睡眠的神经开始工作了，我和小淫回小淫的房间，不耽误小米洗漱。我翻着小淫带来的杂志，小淫摸着打火机若有所思，我翻到杂志中有美女的一页开始目不转睛的看着，碰碰小淫的肩膀：哎，看，她的腿很漂亮。

小淫瞄了一眼没有说话，我转头看小淫，发现手上有刚才吃水果后的水渍，顺手往小淫的肩头上抹了两下：哎，你装什么深沉啊，不说话？

小淫气急败坏的瞪着我：可恶的丫头，又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桌子上就有面巾纸。

小淫说话的时候竟然也学着小米那样拿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可是他的力气可是比小大多了，我咳嗽了几下，小淫才气恼的松开手：看

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小淫皱着眉头碰了我一下：十八，你说实话，如果去年圣诞节我不来，之后也不来，你会不会和那个家伙交往了?

我横看竖看的看着杂志上的美女，美中不足的是脸部皮肤不好，毛孔大：不知道，应该不会吧?

小淫冷着脸一把夺下杂志：好好说话。

我嘟着嘴：我说了? 我都说不大可能了，哎，你怎么老是愿意问这些东西，是不是疑心病又犯了?

小淫盯着我的眼睛：不是，我只是想确定我有没有过来错了，也想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那个家伙，免得将来你要是嫁给我的话，一旦后悔了怎么办，我可是不会给你买回程票的。

我看着小淫认真的样子：其实我又认真想过，但是我对木羽始终是一种抗拒和戒备的心理，不管他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去想他是什么样的目的和意图，在这样的心态下，能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很难，我也不否认他的魅力和给我留下的很多记忆，但是我想不到我能喜欢他的理由。

小淫开始笑，露出浅浅的酒窝：那你，能找到理由喜欢我吗?

我也开始笑：能啊。

小淫接着问：什么理由?

我说：你有酒窝啊。

小淫摸了我的脑袋一下：傻丫头，真是容易满足。

之后我和小淫开始打了一会儿游戏，然后开始犯困，迷迷糊糊的听了小淫叫我的名字就没有再听到什么了。

第31节：糊涂的梦(1)

（八十二）糊涂的梦

说实话，这一夜，我没有睡好，不知道哪来的精力，而且全部用到做梦上了，最糟糕的是，梦里全是木羽。我梦见木羽阴森的声音和冰冷的眼神，在黑色的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的背景中，木羽像个幽灵一样的飘来飘去，我开始逃跑，可是不管怎么跑，他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颤着声音说：你欠我的，你欠我的……

靠，在梦里，我极其英勇的喊着：大丈夫敢作敢当，欠你就还你。然后我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极其英勇的砍断了自己的一段手指甲，递给木羽然后用无比温柔的声音说说：还给你，趁热吃吧，据说这东西还可以补钙。

然后木羽嘎嘎的笑着，笑着笑着扑通倒在地上，我莫名其妙的看着眼前的木羽，突然背景中多出了大话西游中的观世音，她左晃悠右晃悠的发出声音：施主，她是被你气之后笑晕的，被你气之后笑晕的……

观世音的话语为了带出特技效果，竟然还做了回声处理？过了一会儿观世音姐姐突然哇哇吐了，我关切的上前扶住她问她怎么了，观世音姐姐勉强摆出固有的仙家POSE向我深表歉意：施主，实在对不起，最近几天贫血，所以我是晃悠晕的才吐，不是凡间怀孕后的反映。

然后驾莲花而去，我慢慢的在地上挖着坑，准备把木羽放进去，早死早投生吗，坑挖好之后我把木羽拖进去，埋上，然后开始立一个碑，正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背后有人说：就写忠义勇士吧。

我点头，回头看，竟然是木羽，我扔下东西就跑，木羽拎着我的后衣领发火：可恶的家伙，我还没有死呢，你就这么无情无义？我要是再能放过你我就不是男人！后来我在盛怒之下，变成了一只猫，我

看见木羽在对我流眼泪：我没有想虐待你，你干吗变成猫啊…… 然后我就醒了

我醒来后才发现自己是忽地坐了起来，我看表，早晨六点多一点儿，外面已经亮天了，阳光没有变得很热，我发现我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子，两个半大的床上睡得我空荡荡的，小淫不知道睡哪儿了，我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竟然睡在我旁边的地板上，枕着阿瑟的枕头也盖着薄被子。我忽然心理有着一种感动，说不出原因的那种，小淫睡觉的时候看着很安静，以前小淫问我他留长一些的头发好不好看，其实很好看，象冯德伦那样的感觉，很帅很可爱，想想眼前这个帅气可爱的男人竟然喜欢自己，有时候我还是觉得象天方夜谭，我拿手轻轻的去碰小淫脸上的酒窝，小淫动了一下，含糊着说：别闹，十八。

他醒了？我开始摇晃他：喂，醒了就醒了，干吗装睡？真把自己当成睡美人了？

好一会儿小淫才睁开眼：什么事儿啊？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我笑：你不是醒了吗？

小淫打着磕睡看着我：没有啊。

我坐起来：没有？没有我刚才拿手碰你的时候，你怎么让我别闹啊。

小淫也坐起来，努力想着：可能刚才我刚好在做梦吧。

我来了兴趣：你梦到我了？

小淫点头：从和你在一起就老是梦到你，你做的那些气人的事情，总是在梦里记录着，古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看来这话很有道理啊，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做梦。

我想到木羽的信息：暴怒的打我一个耳光带来的效果是不是比我亲自解释的效果要好的多？我成全了你，所以你亏欠我，我要你记住这个亏欠，一辈子。我想忘记这些话的文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竟然像是用刀子刻在我的心上一样，总是不断浮现在我的心跳中，木羽这个男人像个鬼魅一样穿梭在我的生活中，每穿梭一次，我

都会艰难的连呼吸都不适应，但是他没有太多反映的看着我的艰难和挣扎，抗拒带来的绝望常常让我会忍不住要当面问他：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小淫碰碰我：十八，你想什么?

我收回思绪，看着小淫温和的表情：哎，听别人说，男人时不时的霸道一些或者自以为是一些，会很迷人，是吗?

小淫笑的有点儿邪气：十八，是不是我对你太不霸道了太不自以为是了，所以你忘记了我是男人的本质了，嗯?

我看见小淫开始挽袖子，我往后退了几下：哎，说清楚，霸道绝对不等于强权来着。

小淫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我看见被我剪出窟窿的膝盖还是蛮帅的，我小声的对小淫说：牛仔裤剪个窟窿还是蛮帅的，要不那个腿也剪个窟窿吧。

小淫收回没有伸完的懒腰瞪着我：十八，你是不是又欠修理了?

我不服气的泯着嘴唇：明明很好看吗? 好事儿成双……

小淫打断我：不行，这就是男人的霸道。

我嘟念着：你更年期又犯了……

小淫发怒了，忽地跳到床上追我：还敢说更年期，我要是不给你留点儿教训，以后真是没脸见人了，十八，你给我过来。

我向小淫扔了一个不顶事儿的枕头，小淫的双手又开始象小米那样开始掐住我的脖子，我正准备说好话，不知道为什么，小淫的手没有使劲儿，只是放在距离我脖子很近的地方没有动，我能感觉到小淫手指的温度，开始有种异样的感觉，小淫看着我，慢慢整理了一下我衬衫的领子，双手在我的脖子周围轻轻滑过，然后才把手拿开了，瞪了我一眼：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算了，今天先不收拾你了，记帐吧，要不是因为你皮肤太白了，我的手要是稍微用力就会留下印痕的话，我才不放过你。

第32节：糊涂的梦(2)

小淫拿起床边柜子上的睡喝起来，我没有反映的看着小淫：你说我皮肤白?

然后我拽开衣领看着自己的脖子：我有那么白吗？整天让太阳晒的，哎，你干什么……

小淫一口水一点儿也没有糟蹋，全部喷到我脸上给我洗脸用了，小淫气急败坏的放下水杯：十八，你有没有搞错？就算你不把自己当女人，我还是个正常男人呢？有你这样的吗？真是！

小淫转身就出了房门。我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看看自己，衬衣只不过开了一个扣子，即使往旁边扯开一点儿也没有露什么，也就是下颚骨抵到的胸部而已，我也没有衣冠不整啊，对了，扯衬衣领子的时候，露了一点儿肩胛骨，我是有点儿过分了，可是就因为这样，就被喷一脸的口水？我郁闷的倒在床上，看着墙上的钟，七点半多了，反正是五一期间休息，接着睡觉。

小米摇醒我，我朦胧的看着小米：你干吗不让我睡觉?

小米弄乱我的头发：小麦真是没有说错，你真是比荷兰猪还能睡，已经中午了，小淫让我叫醒你，你们不会又吵架了吧，他干吗不叫你啊?

我伸着懒腰：他怕我呗。

我起床，和小米出了房间，我意外的看见了小麦：哎，小麦，你今天怎么回来了？小麦和小淫在吧台旁边看着报纸，小麦听见我问他，开始叹气：都说女大不中留，男大也不行，我回家无所事事的，老爸老妈看着我不顺眼，就把我赶出来了，十八，你还是说我小，看来我真的不小了。

我拿着沙发上的靠枕打了小麦一下：你肯定是自己不愿意在家呆着了，还说父母看你不顺眼，真是活该。

小麦接过抱枕笑：哎，十八，你真酷，你的头型像是李逵的替身李鬼，小淫，你确定十八是女人吗?

我挥舞着拳头朝小麦走过去，小麦拽过小淫，小淫挡在我前面，笑得有点儿不自然：十八，十八，你先去洗脸刷牙吧。

小淫说到洗脸刷牙，我想到早晨小淫喷了我一脸水，我开始龇牙咧嘴：还敢说？你早晨吐我一脸口水的事情还没有和你算呢?

小淫露出酒窝的招牌笑容：要不要我再霸道点儿?

我开始溃退：算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洗脸刷牙了。

第33节：他说我是他想要结业的科目(1)

（八十三）他说我是他想要结业的科目

我洗漱的时候，小米拿着我的手机找我：十八，你的破手机上有电话了。

我沾满牙膏的嘴里面含着水，我是能怒不能言，我瞪了小米一眼，小丫头的嘴真够意思，我的手机咋就破了，不就是样子土点儿，磨损厉害点儿，功能少点儿，我吐了水，把嘴边的牙膏洗干净，这个电话还是很执着的，一直在响着。我拿过手机才看见是女老总的电话，我接听，女老总急三火四的声音传了过来：十八啊，你得帮帮忙，五一过后，王总（女老总的丈夫）专访就要见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定稿，你今天一定要帮帮忙把稿子定下来，今天算你加班。

我无可奈何的答应了，女老总兴高采烈的说：十八，你去王府井那边的办公楼，王总在办公室等你，你按照他的意思定稿，完事儿的时候傍晚给我个电话。

我来到吧台边上，跟小淫说了我下午要加班一下，小麦皱着眉：哎，十八，我可是刚回来，正好凑足四个人一起打牌，你就有事儿，真是不够意思啊。

小米点头帮腔，我看着小米：你真行，我放你一马，准备帮你写论文，你不好好准备英文考试，倒是很有心思打牌，看来还是不能帮你写论文，就说读书对于你们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大用处，也不用这么浪费光阴吧。

小淫笑：去吧，到时间下班的时候我去接你。

我也笑说：不用，这次不是我上班的办公室，在王府井，坐车很近的，我下班的时候就给你电话，你做饭给我吃。

小麦哆嗦了一下：咦，真是肉麻，你俩啥时候变成男主内，女主外了？

我伸手在小麦脑袋上弹了两下，小麦龇着牙没敢还手，我回小米房间换了衣服，拿了手机和包，小淫在我出门的时候递给我一袋牛奶，我才想起来我没有吃饭，告别了小淫，下楼坐车，到王府井王总的办公室。

我到了王府井王总的办公室，开始敲门，我听见王总浑厚的男中音说：进来。

我推门进去，让我感觉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我看见木羽竟然笑眯眯的坐在王总的办公桌旁边的沙发上，我开始有点儿犯傻：王总，他……

王总笑着说：今天下午就定稿吧，所以木记者也来了，和我说我也不懂，正好你们讨论一下吧，我就先回去了，你们走的时候别忘了帮我把办公室的门锁上，稿子定好以后放到我桌上，然后给我打个电话，拜托了，我第一次做专题登报，宣传宣传。

王总说完就起身走了，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木羽：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定稿，定稿个脑袋啊？你定一下不就行了吗？干吗拖上我，再说用得着这样吗？你不是说这个专题不用我插手吗？你是不是发疯了？

木羽站起来，挑衅的看着我：是啊，我觉得我也要疯了，我本来是不想再见你的，但是我还是想见你，我挖空心思，想出我认为可行的方法，我达到目的了，你不佩服我吗？

我冷笑：你费了多少力气，女老总才会答应帮你的忙，把我约到这里，还不惜搭上他老公帮你演戏？

木羽冲着咖啡，阴翳的看着我：啧啧，为什么我们一见面就是乒乒乓乓的吵架呢，真是没有情调，太破坏气氛了，你说的这个问题，说实话我真没有费什么力气，定稿本来就是今天的事情，一开始是要和你的女老总一起定稿的，但是我说让十八小姐来吧，她知道怎么定稿，所以你的女老总就叫你来了，反正她什么也不懂，哎，昨天陪你

做戏，我可是无怨无悔的让你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都没有什么抱怨，今天就是想见你，你不会那么小气吧，来，喝咖啡。

我冷眼看着木羽递过来的咖啡，一甩手把咖啡打翻了，撒了一地还有木羽的手上：那是你犯贱，我有要你那样吗？稿子你自己定，我走了，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们老总打电话让她炒了我的鱿鱼。

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有想到木羽快速挡在我前面，眼神中有着愤怒：哎，你太过分了吧。

我哼了一声：过分的是你。

木羽呼了一口气转头看着别的地方，然后转头盯着我：十八小姐，我就那么让你觉得不堪吗，每次和你吵架，你以为我是真的吵不过你还是打不过你，你通常都是乱七八糟的把我痛骂一番，我呢，开了车只能到处乱转，想找一个人，想找一个可以一起谈论你的人都找不到，好，我忍着，就是昨天晚上也是，你一个电话，尽管是不好的语气不好的态度，我长这么大最讨厌人家用命令的口气和我说话，我已经睡下了，但是我还是很快起来，开车去小米公寓，你还是二话不说就是痛骂我一番，我已经够有风度了，我成全你，你打了我一个耳光，从来就没有人敢打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也不行，然后，在小米公寓的下面，我一个人在车里呆了一个小时，我怕我心理难过开车会出问题，之后我一个人开着车从二环开到三环，再从三环开到二环，然后才回来，现在你还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你告诉我？

木羽的眼神，像是钉子一样盯着我的眼睛，我的心开始突突的跳着，我后退了一步：好，算我谢谢你了，十分感谢，还有，我也想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是，我和你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来往的理由，我和你就是因为我们公司那次该死的新闻发布会而认识的，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原因以及任何愿望想结识阁下，所以我和你都是不相干的，不相干的，懂吗？

我尽力用双手划着叉表示坚决的不相干，木羽倚着门，翘着嘴角看我：说完了？还有吗？

我张了张嘴，补充：各过各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就这些。

说完我绕开木羽，用手开始扭门锁。

突然，我都没有反映过来的，木羽的手按在我握住门锁的手上，我紧张的想收回来，但是无济于事：哎，你放手。

我听见木羽在我身后的声音：我不放，十八小姐，我们认识多久了，从去年新闻发布会到现在，我想一下，大概是七八个月了，很久了，至少是对我而言，我从来没有用这么长时去和一个女人周旋，而且竟然连手都没有碰过，我最多就是碰过你的影子而已，今天，碰了你的手，算不算有了肌肤之亲？

第34节：他说我是他想要结业的科目(2)

我开始气急败坏的用另一只手去掰木羽的手，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到底是男人和女人的体质差别，我听见木羽嗤笑：十八小姐，我说过，我不是真的吵架吵不过你，也不是打架打不过你，更不是泼东西泼不过你，我可以放开手，但是，你要好好的听我说话，如果还是先前那种恶劣的态度，我真的不保证我会在神志被气糊涂的程度下，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比如，别的什么肌肤之亲的行为。

我抽回手，向后退了几步，退到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木羽的手没有拿开，还是放在门锁上面。

我小心的避开木羽的眼神：你不是有话要说吗？那你现在说吧。

木羽笑：十八小姐，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经历，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一些新的科目，当你领到一种新的科目的书本的时候，可能会在心理说，这门功课我一定要学好，得到高的成绩，先是在心理给了自己一个关于这门功课的定位，但是等到真正学习开始之后，好像并没有真的好好去学习，可是有的科目刚开始只是瞄了一眼并没有太想学习的目的，可是在后来的日子中，逐渐会更加喜欢这门课程，到学期末的时候，原来的想法似乎都变了，得到高分的科目可能是当初没有怎么在意的科目，而原先在意的科目，可能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分数，对吗？

我还是小心翼翼的点点头：有过这样的经历。

木羽换了个姿势，眼神中的温度开始回升：你，对我而言，刚开始就是一门我没有很在意的功课，但是在一个学期的感觉过程中我很想拿到一个高分结业，分数越高越好，真的，十八小姐，我能不能结业？

我不安的站着，一时想不出来什么好的话，沉默在我和木羽之间弥漫着，我甚至能听见墙上的挂钟的秒针的滴答声，木羽在这个间隙，点了一支烟，我听到打火机清脆开合的声音，那一瞬间我想到了

小淫，小淫可爱的酒窝和散乱的头发还有洁白的牙齿和他看我时的眼神，我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喜欢小淫，但是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来努力喜欢眼前这个男人，虽然我也因为他心悸和慌乱。我定了定神，小心的看着木羽，我们之间有点儿烟雾缭绕，彼此难以看清彼此的神情，我说：我也已经找好了自己喜欢的那门功课，这门功课好几年前就找好了，而且用了好几年来反复熟悉，最后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门功课，而且我也相信自己会结业，这门功课甚至比我喜欢他还喜欢我，我不想再修别的功课了。

我看见木羽轻轻吐了一口烟，我听见他深呼吸的声音：是不是，因为我先前跟你说的那些话，让你对我，彻底绝望了，我以前对你说的那些话，你，有受伤吗?

我有点儿发呆的看着木羽，木羽的风度一直很好，好的无可挑剔，可是就是这份无可挑剔反而让人感觉不真实，我想起小淫说有一种人喜欢把真话说成假话，把假话说成真话，这样才能在受伤的时候装作没有受伤。

木羽轻声说：十八小姐，我以前说的话，你有没有受伤?

我慌乱的摇摇头：没有，我都忘了。

木羽开始嗤笑：你说谎，真是不诚实的女人。

我反唇相讥：你就诚实了？彼此彼此。

木羽朝我走了两步，温和的笑：也是，明知道是这样，我还是会问，有点儿多此一举，而且很不成熟，我以为很多事情都是我可以掌控的，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

木羽后来的话有点儿像是自言自语，我小声问：我可以走了吗?

木羽笑：可以，回去吧。

我小心翼翼的向门边挪着脚步，生怕木羽反悔，还没有走几步，我听见木羽说：十八小姐，能等一下吗?

我心理咯噔一下，站着没动，木羽靠近我，我虽然避开他的眼神，但是还是能感觉出来他在看着我，木羽掐灭了烟，眼角渗出笑

意：我就是想看看你，因为以后，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借口和理由见你。

不知道木羽为什么掏出钱包，我看见他朝我打开钱包，然后我看见里面的照片，那是新闻发布会那天木羽给我拍下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准确无比的转过头，头部和脸部没有留下任何特征，只有眼角那么一丁点儿余光，我听见木羽的笑声：这张照片，从认识你以后我一直带着，有时候不见你，就拿出来看，时间长了看不见你本人，我也会忘记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就会不断的找借口去见你，哪怕是被你骂一通，算了，不说了，你走吧。

靠近房门的时候，我很想告诉木羽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梦见他了，我犹豫了一下始终没有说，我信奉一句话，不能让别人实现梦想的时候就不要给别人希望。

我慢慢的走出了房门，然后快速下了办公楼，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坐上了车，我的心开始突突的跳着，我找不到一个让心跳安静下来的理由。

第35节：他说我开化晚(1)

（八十四）他说我开化晚

我坐在公交车上发呆，直到手机响了的时候，我才反映过来，是小淫的号码，小淫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小淫你下楼到公交车站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到了，小淫说好。

车快到站的时候，我从车窗往外面看，我看见小淫还是穿着那条被我割了窟窿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浅色衬衫，衬衫的领口开着，露出健康的肤色，小淫的头发被风吹得向着一边倒着，他拿一只手挡住阳光，朝着我坐的公交车看着，另一只手放在牛仔裤的口袋里面，很阳光的一个男人，看见小淫我开始变得踏实和安静。公交车停下后，我快速的跳下车，吓了小淫一跳，我拽着小淫的胳膊，我的手好像还有点儿发抖，小淫察觉了，认真的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呼了几口气说：别提了，今天简直就像掉进了地狱一样的经历，天下虽然很大，但是太老实的人啊，活路太少了。

小淫笑出声：老实人？十八，你会是老实人？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

我嘟着嘴站到小淫面前，停下脚步，认真的看着小淫：小淫，我真的很喜欢你。

说完我抱着小淫的肩膀，很用力的抱了几下，然后我才放开小淫。小淫有点儿不安的伸手摸了我的额头一下：十八，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站着没有动：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更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才变成这样子。

小淫不放心的看着我：十八，今天，你怎么，怪怪的?

小淫拉着我走进路边的快餐店，叫了两杯冰镇饮料：十八，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这样我真是，很不放心。

我喝了一口可乐，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源源本本的对小淫说了一边，小淫一直交叉着手指，看着我，我看见小淫的眼神起着变化，但是小淫始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我说完后，小淫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握着我拿饮料的杯子：十八，你一直想过简单的生活，可是生活好像并不是真的能象你想象的那样简单，现在好像复杂了，连我都觉得有点儿复杂了，可能是，人都是复杂的动物吧。

小淫的话我并没有听懂，但是好像又听懂了，我木木的点着头，小淫向我靠近了一下正想说什么，我的手机响了，是小米的电话，小米说阿瑟回来了，让我和小淫买一箱啤酒，阿瑟已经打电话从餐厅定了菜，说是晚上好好喝个痛快，我这才看了一下手表，原来已经下午五点半多了，我把小米的意思告诉了小淫，小淫点头。

我和小淫到楼下的超市，买了一箱啤酒，还有一堆吃的，尤其不能少了小米的微波爆米花，交完费，小淫到服务台取发票，我笑：哎，你也想假公济私，是不是?

小淫露出酒窝：哪有，只要是我休年假时候很多发票不够，所以费用不够报销的，一直没有结，再说了，我赚得钱够用，不用假公济私来补贴。

我和小淫抬着酒，拎着吃的，回了公寓。

回到公寓，我看见阿瑟穿着一身破烂的迷彩服，一个劲儿的犯困，呵欠连天的，我把吃的东西扔给阿瑟：哎，你怎么搞得，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似的，你的衣服怎么了？跟要饭的似的?

阿瑟随手打开一袋东西嚼了两口：十八，说实话，我现在还真不如要饭的踏实，老妈说是要我回家过节，回家的结果是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亲戚多朋友多，不是吃饭就是喝酒再就是打牌，腻味死人，我老妈更厉害的是，还托人给我介绍了几个女朋友？真是不够嫌乱的，你们大家评评理，就我长得这个质量要样子有样子要体魄有体魄，还用别人介绍女人吗？我今天就是因为陪着几个哥们打牌，输光

了钱还有衣服，才有借口跑回来的，该死的小麦，竟然也不和我打招呼，就先回来了，我刚刚还修理了他一下。

第36节：他说我开化晚(2)

小淫拍着阿瑟的肩膀：哎，估计你是故意输光的吧。

小麦在旁边嘟念着：什么都怨我，我走的时候明明给阿瑟打电话来着，是他自己说晚上回来来着，回来就找我算帐，太不仗义了?

我拿了一听啤酒递给小麦，扭头看着阿瑟：你不能老是拿小麦开涮，以大欺小，太不男人了，连我都嗤笑你。

阿瑟嘿嘿笑：哪有，就是弹了小麦脑袋几下，平时我都是帮着他的。

阿瑟长得绝对够帅够型，男人先天的优势一样都不少，他一直不缺女人，什么样的女人都不缺，但是阿瑟好像一直都不能好好的爱一个人，他换女朋友的频率频到他自己都无法记得清楚，还经常时不时的问我们是不是换了，我也奇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女人才能留住像是阿瑟这样的男人，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阿瑟真的把我当成男人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暗恋一个男生的时候，阿瑟开始放声大笑，他对佐佐木说：哎，你们看，十八竟然喜欢男人了，多离谱儿的事情啊，十八竟然真的喜欢男人?

佐佐木和小淫按住阿瑟，一本正经的告诉阿瑟：十八真的是女人，你忘了?

清醒以后的阿瑟才恍然如梦：对呀，难不成真的让十八去喜欢女人，真是糟糕，忘了忘了。

小淫看着我一直发呆，笑着碰碰我：十八，你在想什么?

我收回思绪：在想阿瑟当初真的把我当成男人了……

我听见小米的话：哎，小麦，阿瑟，报告一个重大消息，你们不在的这两天，小淫和十八有重大突破性进展，小淫竟然在客厅里面吻十八了，而且竟然当着我这个天真纯洁的儿童的面儿……

我开始无地自容：小米，你疯了，你停住……

我开始追小米，阿瑟来了兴趣，站起来拽住我的胳膊：十八，是真的吗？看来你已经突破了八十年代的枷锁，加入到九十年代了，不错，值得鼓励，接着向二十一世纪迈进，小淫，来，好好鼓励一下十八。

小淫腼腆的笑着不说话，我尴尬的有点儿无地自容，脸红的不成样子，小米在我前面蹦跳着，像个小巫婆，我恨恨的看着小米：哎，你这种八卦的基因到底是继承了你的爹的还是妈米啊，真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小米向我吐着舌头：十八，和我爹的妈米都没有关系，是遗传加变异。

小麦在旁边岔话：十八，遗传变异就是串种了，品种不良。

我噗哧一笑，小米气的小脸变成包公：小麦，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成哑巴，你才串种，你才品种不良。

小淫笑眯眯的看着我，让我想起那天的情景，我低下头。

晚饭的时候大家开心的喝酒，公寓下那家餐厅的菜的味道还真是不赖，阿瑟那么挑剔的人都说挺不错，阿瑟举杯的时候说：庆祝什么呢？庆祝捞钱的捞钱，毕业的毕业，出国的出国，小淫和十八能更进一步，最好能象大雄那样，抱着儿子结婚，还有十八，早点儿有个自己的专栏，将来我想当名人的时候，炒做的时候，就全靠十八了。

小淫拍了阿瑟的屁股一下，阿瑟喝得酒差点儿喷了出来，小麦和小米开始嘻嘻哈哈的笑着，其实，我和阿瑟有一点想法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有一个大房子，可以把很多个好朋友召集到一起居住，大家住在一起一辈子不用分开，那样始终都可以闹着笑着，人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少快乐呢？没有人知道，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才渴望留住最简单的快乐，可是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可以得到，但是偏偏最简单的快乐，变得那么难得。

吃完饭，打了一会儿牌，阿瑟说回家的两天累到不行，所以一定要好好补觉，小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书，发誓明天早晨起床背英

语，只有小麦，要看军事天地，好在没有人和他争电视看，所以他就安静的坐在客厅里面看着军事天地。我趴在床上翻着没有看完的杂志，小淫坐在我身边吸着烟，低头看着我翻看的杂志。我突然想起女老总说要我给她打电话，我神经质的掏出手机，开始给女老总打电话，没有想到的是女老总说木羽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说稿子定了，底稿放在王总的办公室桌子上，我挂了电话，感觉小淫的下巴抵着我的脑袋，小淫手里的烟弥漫着烟圈，小淫换了个姿势，坐到地板上，看着我：十八，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很难过?

第37节：他说我开化晚(3)

我放下杂志，看着小淫的眼睛，我看得出来眼前这个男人很紧张我，我说：是啊，有点儿难过，其实我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女生吧，应该没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的头脑就很简单，所以我从来不期待有复杂的事情发生，可是有时候好像有些事情真的不尽如意。

小淫掐灭了烟，替我拢着乱乱的头发，笑：人的大脑呢？是不断的转动不断的思索的，要是真的不动不去思考的话，人是会变得越来越笨，所以，十八，你不能老是不愿意动脑筋。

小淫顿了一下：十八，木羽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不真心的，这些事情由你自己去处理，我不想加入自己的行为让你更难过，尽管我心理也一样很不舒服，他那个人，既然那么成熟，肯定也不会做小孩子的事情，你也不要想太多，我们的将来是会很快乐和幸福的，真的。

小淫突然拿手指轻轻弹了我的脑袋一下，笑：哎，你真的能找到一千一万个理由喜欢我吗?

我拿杂志砸了小淫的手臂，也笑：这还不容易，把喜欢你的一个理由重复一千一万个，不就可以了吗?

小淫突然有点儿怪的笑，我问他笑什么，小淫有点儿不好意思的露着酒窝：十八，我看还是，还是明年和佐佐木他们一起结婚算了，培养感情，结婚以后照样也能培养，今年过年我带你回我家见我父母，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你倒是开化的晚，可是我开化的可不是像你这样晚，我们总不能老是一个床上，一个地板上的这样生活吧，你就这么忍心折腾我吗，恩?

我感觉自己脸上的温度，突然之间就升了好多，我的心开始不着调的跳着，我咬着杂志的顶端不说话，小淫有点儿坏笑的凑近我的脸：十八，那个你，真的一点儿也没有想过吗?

我推了小淫凑过来的脑袋一下：哎，你瞎说什么啊?

小淫正色的看着我：我哪有瞎说，我说的是实话，你可是绝对过了成年人的界限都好几个来回的年龄了，要是什么都不想那就绝对不正常了，你不会真的，不正常吧?

我刚想拿杂志砸小淫，没有想到我踏空了，我开始向床下跌倒，小淫慌忙抱住我，在我耳边说：十八，别激动，我知道你正常，很正常。

第38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1)

（八十五）他问我有没有受伤

我发现了一个很没有实践理论的事实，那就是我很可能是一受刺激就会做梦，这一晚也是，我梦见自己成了圣斗士，虽然是圣斗士，但是竟然能象蝙蝠侠似的飞来飞去，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圣斗士，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个圣斗士的名字叫做冰河，属于那种没有什么温度，很酷，但是很厉害的角色。在梦里，我先是感觉自己变成了圣斗士，好像白天又会变成正常人的样子，小淫也在梦里，黑着脸对我说：十八，你真是丢了女人的脸，知不知道，在过去你这个年龄的女人都已经孩子满地跑了，就是在现在，也差不多应该孩子满地跑了。

我愤怒的想抓住他，但是他一下子就变成隐形人了，然后我急得哇哇大哭，然后感觉有人在摇晃我，我睁开眼，看见小淫不断得叫我得名字：十八，你怎么了，醒醒，十八。

然后我听见了小米真得在阳台上背英语的声音。

我忽地坐起来，瞪着小淫：哎，你干吗不让我睡觉啊?

小淫坐在我身边笑：不是不让你睡觉，是你睡觉的时候好像被梦魇住了，很难受的表情，所以我才会让你醒的，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再说了，现在几点了？你还睡，睡成习惯了，五一放假结束后看你还能不能正常起床啊，今天已经四号了。

我泯泯嘴唇哼了一声：还不是因为做梦梦到你凶神恶煞的?

我下床出了房间，师兄阿瑟有一点儿让我很佩服，就是从来不睡懒觉，我之前有问过他为什么不睡懒觉，睡懒觉多舒服啊，阿瑟苦着脸看着我：十八啊，你当我真的不想睡吗？主要是我睡不着，小时候老爸老妈把我丢到部队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到点儿就起床，比闹钟都准，现在看着你们能睡那么长时间的懒觉，我都羡慕死了，命苦啊。

阿瑟在大厅看报纸，换了一身休闲装，显得很帅气，保养的不错的皮肤充分显示了他优裕的物质生活，阿瑟瞄了我一眼，开始罗嗦：真不像话，小淫早就起床了，你看看你，几点才起来？时间表你到底怎么定的，小米都能起床背英语了，你呢？要是我是小淫，才不惯着你，让你睡这么长时间呢，有时间多多学习一下你师兄我，那叫什么来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说着向我扬了扬手里的报纸，我当耳边风似的捂着嘴接着打了一个磕睡：哎，小麦呢？

阿瑟嗤笑了一下：他呀，说是要发愤图强，在房间里面编程呢，全世界50多亿的人口，他准备做的49亿个比尔盖茨，够英雄吧。

小淫从房间里面出来，笑：有目标总是好的，总比天天研究瑞士军刀要好吧，十八，快去洗漱，真成土拨鼠了。

我拢了拢头发，准备去洗手间收拾自己，吧台上的电话铃声响了，然后我听到阿瑟高分贝的广播呼叫：房间里面背英语的那个家伙，有电话来了，了，了，了，了…… 靠，还带回音的。

我正对着镜子刷牙，牙膏的泡沫在我嘴边形成没有规则的泡沫，我冲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傻笑，然后我听到笑声，我转头，看见小淫在洗手间的门口倚着，冲我笑，我郁闷了一下，因为刚才我又忘记关门了，我用手示意小淫先离开，不知道是我的手势有误还是小淫故意的，他不但没有关门离开反而进来了，我开始漱口，洗脸上的牙膏泡沫，小淫在旁边看着我笑：十八，我昨天说的事情，你想好没有，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停顿了一下：什么事情？

小淫盯着我镜子中的眼睛：你想过简单的生活，我也想，所以啊，佐佐木明年四月份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呗。

我吐干净了嘴里的泡沫，开始用水洗脸，我听到小淫接着说：其实根本就不是太快了，十八，你说，从大学开始到现在，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不算最初的认识，就从我们互相有感觉的时候开始算至少

也有三年了吧，也相互了解了，我认同你了，除非是你不认同我，时间再长还能怎么长啊？你是不是不认同我啊？

我的脸上滴滴答答的滴着水，我从镜子中看着小淫笑：我没有不认同你，就是觉得很突然似的。

小淫把毛巾递给我：有什么突然的，我可不想总是睡地板，你睡床上倒是睡的很舒服，哪有这样的？你就一点儿不想更亲近我吗，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了，你不是说梦到我凶神恶煞的吗？

我把脸上的水擦干净：你呀，竟然在梦里指责我丢尽了女人的脸，还说要是在过去我这个年纪，孩子都满地跑了，一个糊涂的梦。

小淫笑：看看，看看，在梦里都能吐出我的心声，你看看人家大雄，比我年龄还小，现在不就是孩子满地跑了吗，要是你还是不答应，说不定我可真的……

小米的声音传了过来：十八，十八，你完事儿没有？又有事儿了？

我答应了一声，看着小淫：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真的啊？

小淫笑得有点儿邪气：真的就是，象大雄他们那样，大不了奉子结婚呗，看你还能赖帐？

我推了小淫?下：真是，有病啊，你？

然后我慌乱的跑出洗手间，看见小米在客厅里面乱转。

小米看见我象见到了救星：十八，刚才阿若打电话说她住的楼区检修，今天停水，到晚上才能来水，她昨天忘记看公告了，起床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洗脸下楼，喝得水也不够，让我帮着买水送过去。

我诧异的问：她家不是有保姆吗？让保姆去买不就得了？

小米皱着眉：有保姆的是她父母家，阿若单独自己有一套房子，停水的是她自己住的楼区，阿若说买超市里面有4L装的矿泉水，买六桶就够了洗脸刷牙和做饭的了，十八，4L是多少啊，我自己应该提的动吧？

阿瑟哼了一声：4L？就是你平时喝得600ml的矿泉水的七瓶左右，六桶就是42瓶左右，小米，你觉得你应该能提的动吧？

第39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2)

小米啊了一声：天啊，兄弟姐妹们，你们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这样被累死吧，我还年轻，还在长身体耶?

阿瑟装作没有听见的掏着耳朵，开始读着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小淫闪身进了小麦的房间，我听见了房门从里面反锁的声音，小米可怜兮兮的望着我：十八，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你一定不会不管我，对不对？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我把下个月收上来的房租都给你，好不好?

我试探性的敲敲小麦房间门：麦啊，出来商量点儿事儿吧?

小麦瓮声瓮气的哼：别拿我当傻瓜好不好？忙着呢。

我最见不得别人求我，更何况是我的好朋友，我有点儿无奈的点点头，其实我不想去，因为我不太喜欢阿若这个人，按照我的本意，我很想让小麦陪着小米去，但是，看眼前情形，只能是我充当一次搬运工人了。

小米领着我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小淫开门朝我笑：十八，早点儿回来。

我回头刚要说小淫什么，小淫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门。小米朝我挤着眼睛：十八，看看，这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关键时候都说英雄救美，瞧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阿瑟甩了一句话：英雄救美吗？这话真是没有错，可惜，小米没有长开，十八半男半女，你们俩加在一起也够不上美女的标准，你说，让英雄怎么选择，还没有救美就先被你俩吓死了……

我和小米同时回头，愤怒的盯着阿瑟：阿瑟，你再说！

阿瑟吓了一跳，然后开始翻报纸：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我和小米跑到楼下的超市，买了六桶4L的矿泉水，我把四桶水分别装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又分别套上了两个超市的袋子，小米一手

拎着一桶就行了，我一手拎着两桶，我向小米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小米，看看，这就是我的本事，你就不行?

小米不服气的看着我：十八，我能和你比吗，你铅球达标的时候一次就扔了一百分，我可是用尽了自己吃奶的力气也不过刚刚及格而已，那还是软磨硬泡的找老师磨的。

我嘿嘿笑：我不仅扔铅球啊，我立定跳远还是一次就满分的，弹跳力可是一级棒的。

小米吭哧的拎着两桶水出了超市的门，真够小家伙受的，从小到大不知道有没有同时拎过这么重的东西，出了超市门，小米招手打车，我说：小米，加上打车费，这次水的成本可就变大了。

小米笑：管他的，找阿若报销，还要她付我们的午餐费，要是没有咱俩，让她找别人试试，肯定没有人管。

我也笑：英文叫什么来着？对，就是only you。

阿若居住的社区不错，在东方网景，当时那个楼盘炒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价位，小米和我上了电梯，我有点儿八卦的问阿若家是不是也很有钱，小米说还行阿若的爹的和人一起做生意，妈米是大学教授，我泯泯嘴：难怪阿若气质那么好，人家妈米是大学教授。

小米笑：十八，你妈妈做什么的?

我笑：很久之前做过小学教师，所以我最多就混成大学毕业而已了，看来基因和血统也是重要的部分。

电梯到了，小米领着我东拐西拐，到了一个房间前停住脚步，小米按了门铃，一会儿我听见里面传来阿若的声音：来了。

阿若开了门，小米拎着两桶水进去，我跟在后面，我听见阿若说：小米，你真是救了我的命了，下午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外国客户要见面，这儿连洗脸水都没有，下次我怎么都不会买高层的房子，这会儿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咦，十八，你也来了?

我解释：小米说她实在拿不了这么多的水，我只好帮帮忙。

我看见阿若穿着一件厚的睡衣，美丽的脚踝踏着布拖鞋，卸妆之后还是很慵懒的美丽。阿若笑得灿若桃花：谢谢了，也是，六桶水，小米还真是没有办法拿的上来。

我迟疑的打量着房间的时候，卧室的门被推开了，我以为自己看错了，竟然是木羽？木羽也是一怔，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出现，世界真的是很小，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就这样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相遇了，木羽和阿若一样，只是穿着睡衣，木羽的睡衣很长，我推了小米一下：小米，我们走吧。

第40节：他问我有没有受伤(3)

小米也是愣了一下：啊，对，阿若，我们走了。

阿若在房间里面喊小米：小米，你过来，我把钱给你，你要是走了，我可不一定有时间去你那儿，你过来拿钱。

小米好像没有我想的多，很快就答应了一下，推门进了阿若的房间，我不好意思跟着进阿若的房间，客厅里面只剩下我和木羽，面对面。我开始向后退，我承认自己有着慌乱，木羽只是一愣，之后又回复之前的神态，我后退的时候，我听见木羽阴翳的声音：十八小姐，世界好像真的不大，昨天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可以见到你理由了，没有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的看着客厅的地板，我特别希望小米能快点儿出来，我转头，开始走向门边，我想出去，到走廊里面等着小米，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事实，阿若家的门锁很复杂，我前后左右的折腾了一圈，始终没有扭开门锁，我恼火的看着防盗门，木羽靠了过来，我的眼角看见他轻佻的笑：怎么？和我单独相处让你这么不自在吗?

我往旁边挪了一下，木羽的眼睛颜色深了一层，变得冷硬，我听见木羽说：十八小姐，我昨天晚上在阿若这里，说明白点儿就是睡在阿若的床上，你听得懂吗，嗯？怎么样？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你有没有受伤的感觉?

我靠到另一边的墙上，开始喊小米：小米，你干什么，这么慢?

我听见小米有点儿糊涂的声音：十八，这就，过来了。

接下来，很突然的，很突然的，我连反映的机会都没有，木羽的双手靠着我倚着的墙上，他按住墙的双手正好把我圈在里面，木羽的眼神像是和别人打仗一样的暴怒：我问你话，你有没有受伤？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你有没有受伤?

木羽的声音像是压抑着愤怒一样，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都变得那么艰难，我也开始冷笑：你是我的什么人？我要受伤，请你自重。

木羽的嘴角变得挑衅：你敢说你没有受伤？有种，喜欢说谎，是吗？跟我讲自重？

我趁着木羽眼神转向别处的时候使出自己全身的力气推了木羽一下，我退到另外的旁边，我开始有点儿发怒的喊着小米的名字：小米，你给我出来！

现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阿若故意让我和木羽在客厅里面面对面，小米快速开门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很时尚的衣服：十八，怎么了？阿若给我买了件衣服，我刚刚试完，你觉得好不好看？

我呼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变得平静：小米，要么，你穿着这件新的衣服跟我走，要么你帮我打开防盗门，我自己先走，你留下慢慢换衣服。

小米从我的表情中看到了不安，她随手拿起换下的衣服，走到我身边：十八，我和你走，阿若，我们走了。

我跟在小米后面，小米一边开防盗门一边朝木羽笑：木叔叔再见。

木羽朝小米温和的点点头：再见，有时间去我哪儿玩儿，带上十八小姐，我喜欢热闹。

我没有抬头，小米出去后，我使出很大的力气，让阿若家的防盗门在我的身后，发出砰的一声，吓得小米回头紧张的看了我一眼：十八，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了？你这样我很担心，你不要吓我。

我把眼神转向别的地方，使劲深呼吸，然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感觉浑身上下有一种很想揍人的冲动，我很想跳到某个游泳池中，尽管我不会游泳。

第41节：我变得勇敢了(1)

（八十六）我变得勇敢了

电梯下到一层，我的心理越是想就越是气，我就很是不明白一件事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偏偏我就变得跟一个逃跑的犯人似的，见到木羽就要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我停住脚步，拉着小米重新进入电梯，小米惊讶的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喘着粗气看着小米：我要找你那个混帐的木叔叔，你和我一起去，还有那个阿若，真是一个笑脸的狐狸，亏我当初还背着她下楼，要知道她是这样的人，我就在旁边看笑话。

到了阿若的门前，我让小米按着门铃，过了一会儿，阿若开了门，有点儿诧异的看着我和小米：你们？忘了什么东西了吗？

我气乎乎的领着小米进去，木羽正坐在沙发上吸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看着木羽，拿手指指着木羽：你，我告诉你，我很讨厌你，我生活的很好，我最讨厌的就是自以为是的男人，我拜托你，不要总是挑衅我，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阿若过来，示意我坐下：十八，你不要激动，坐下慢慢说。

我拿手打开阿若的手：还有你，尽管我和你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我从来没有算计过你，应该说在某些时候我还帮助过你，但是你除了会算计别人，你会不会真诚的对待别人？你会吗？

阿若目瞪口呆的看着我，我往后退了一下，我本来还想说一些能让自己解气的话，但是很可惜，我没有说出来，竟然自己的眼泪很不争气的流了出来，我放下手，低下头：算了，小米，我们走吧。

我转身的时候我听见了木羽生硬的声音：阿若，你带小米先出去一下。

阿若说：可是我还没有换衣服……

木羽更加生硬的声音：五月份的天气，冻不死你，你和小米先去楼下的车里面待一会儿，过一会儿再上来。

小米有点儿不知所措，我低头转身的时候把眼泪擦了一下，我拽住小米的手往外走，阿若过来拦住我：十八，你们谈，我和小米一起先下去。

我冷冷的撞开阿若：我同意了吗，我答应要和某人谈了吗？自以为是！！我和小米这就走，谁都不要拦着，如果不想我立即昏到，或者希望我多活几年的话，我拜托你们没事儿的时候给自己积点儿德，小米，我们走。

阿若呆呆的站在旁边没有动，出了阿若的房门，我觉得我开始有点儿虚脱，等电梯的时候，我始终低着头，进了电梯，我开始张望：小米，这个电梯里面有没有监控录像啊？

小米摇摇头：应该没有，我以前看过。我憋了好久的眼泪，一瞬间，流淌了出来，小米吓坏了，从口袋里面拿出面巾纸：十八，你不要这样，你到底怎么了？

我拿着面巾纸抹着眼泪：没什么，你那个木叔叔，真的，是个混蛋，我为什么要认识他？肯定是我上辈子人品不好，这辈子的报应。

电梯上数字显示快到了一层，我开始深呼吸，把脸上的眼泪擦净，电梯门开了，有人要进来，我低着头，跟在小米的后面，出了电梯门，小米世故的叹了一口气：这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快出公寓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喊着小米的名字，小米回头：木叔叔？

我默默的一个人向前走着，我不想回头，我也不想再和身后的男人说什么话。

小米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十八，你等等我。

我没有停下，当有人拉住我的胳膊的时候，我才停下，我说小米我们快走吧，但是我听到的声音是木羽，我听见他气喘吁吁的说：今天的事情，我想解释。

我没有抬头，我试图甩开他的手：用不着，你放开。

木羽拦在我前面，我听见他近似大吼的声音：我说我想解释！

木羽的声音让旁边过路的人开始注意我们，更加让我有了愤怒的理由，我没有足够的力气挣脱木羽的手臂，情急之下，我可能真的是发疯了，我竟然，动手打了木羽一个耳光，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让我自己都变得猝不及防，打完后，我的手像是犯罪一样，落在了后面，但是我还是强硬的在说着：好啊，我打完你，可不可以，也说，我想解释啊?

小米过来开始想分开我和木羽：木叔叔，你不要生气，十八不是故意的……

木羽没有松开我的手臂，但是我感觉到了木羽从我手臂上传来的愤怒力量，我忍住疼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我听见木羽的冷笑：又打我，你上瘾是不是? 你以为我打不过你，是不是? 我辛辛苦苦的从十二层楼跑下来想对你解释，你就这样对我? 看来你好像没有受什么委屈啊。

木羽愤怒的松开我的手臂，我拽着小米跑开，跑得有点儿气喘吁吁，小米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十，十八，我，我，跑不动，了。

第42节：我变得勇敢了(2)

我放开小米，确认已经跑出东方网景的社区了，然后我看见路边有家麦当劳，于是和小米一起进去，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歇了一会儿我才勉强撑着自己去买饮料，小米累得趴在桌子上呼气，不满意的瞪着我：哎，十八，木叔叔在我进了阿若的房间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把你气成这样，不会是他非礼你了吧？可是那段时间很短啊，什么也做不了？

我喝了口饮料：他说话太气人了。

小米撇撇嘴：我才不信，啊，一个人说话气人就能把你气成这样？你肯定又把我当成小孩子，所以不肯告诉我。

我喝着饮料不说话。

回到公寓，已经快到中午了，小淫和小麦在摆桌子，阿瑟倒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和小米凑过去看，原来中午吃火锅，小米拍着肚子笑：终于有吃的了，呵呵，今天不用下厨房。

小麦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势：小米，你今天早晨背了多少英语单词？

小米眨巴眨巴眼睛：大概十个。

小麦叉着腰：十个，你啥时候能背完啊，我们一大早都被你吵醒了，你才背了十个单词？

小淫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和小米，板着脸：你俩快点儿去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

我和小米洗了手，阿瑟也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到餐桌前开始感慨：就说说吗？没有女人也能吃上好东西，真是不错，小淫真是一级棒的男人，我将来找老婆就找这样的，准没有错。

吃饭的时候，小米开始张牙舞爪：哎，你们都不知道，今天我可是大开眼界，十八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

我拿勺子敲了小米的碗一下，小米慌忙捂住自己的嘴，嘿嘿笑：没什么，没什么，吃饭，嘿嘿。

我看见小淫看向我的目光中有着一丝光芒，一闪而过，阿瑟开始往火锅里面加着菜：嗤，搞什么搞？净说半截子话，小米，你能不能不掉大家的胃口啊？

小麦朝着小米敲着勺子和叉子，龇着牙，小米小心的看着我的表情：十八，今天的的确确的是发火了，还打了木叔叔一个耳光，我都吓呆了，还好我们跑得及时。

阿瑟来了兴趣：噢？真的，不过那老小子确实欠揍，我们十八怎么着他了？他每天就跟鬼似的，阴魂不散的。

小麦瞪着我：十八，你真是神勇啊，连男人也敢打？

小淫一直低着头不说话，看着他眼前的青菜发呆，我的心理一上一下的，得，一顿饭，本来我还能多吃点儿，但是被小米这么一说，别人开心了，而且就着火锅吃了，我没有了兴趣，吃的很少，小淫也没有吃多少，但是后来他还是开始和小麦说笑，阿瑟好像看出什么似的朝着我嘿嘿笑着，小米知道自己的话带来了不是大团圆的后果，开始朝我苦着脸的表情。

吃完饭，小米主动开始收拾厨房，我想插手但是，小米不让，好像是为了赎罪似的，小淫一直坐到沙发上看电视，我坐在吧台边上看着，小淫大概每隔几分钟就会转一个台，尽管眼睛盯着电视，但是还是有点儿心不在焉。阿瑟凑到我身边着小声说：十八，看看，都说男人的好奇心不重，其实，不见得没有女人重，只是不像女人那么爱说而已，呵呵。

小米收拾好厨房，阿瑟突然就说要带着小米和小麦去买点儿冰箱里面的东西，我说：阿瑟，冰箱里面的东西还有很多啊，我才刚买没有几天来着？

阿瑟回手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说你笨，还不是一般的笨，总的满足一下小淫的好奇心吧。

我皱着眉头看着阿瑟和小麦小米，一起出了房门，我保持一个姿势在吧台边上坐着没有动，我想证明一下阿瑟说的，男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真的不小。

我大概坐了十分钟没有动，装模作样的哗啦哗啦的翻着阿瑟早晨看过的报纸，我听见小淫叫我：十八，看电视吧，正在播放一个电影，搞笑片，不错。

我答应了一声，凑了过去，坐在小淫身边，规规矩矩的看着电影，小淫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装作没有看见，最后小淫忍不住了，忽地坐起来，关了电视：哎，你这丫头，平时净是叽里哇啦的说话了，现在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了，嗯?

我没有反映的看着小淫：你要我说什么啊?

小淫没好气的瞪着我：真是明知故问，中午小米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开始笑，小淫皱着眉看着我：你还笑?

我说：不是我不说，其实就是想看你的好奇心有多重，这不，你还是忍不住了。

小淫气的要弹我脑袋，我慌忙拉住小淫的手：我说了，开个玩笑，其实今天要是你们肯帮忙，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我和小米去阿若家里的时候竟然木羽也在，阿若那个小狐狸也是够坏的，竟然让小米和她进屋，借口送给小米什么时装，让我和木羽在客厅里，木羽那个男人你也知道，没有什么正经的，说他昨晚是在阿若的床上，问我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有没有受伤，我就说你也不是我的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受伤，没有想到，他倒是火了，之后我们就吵架了，我不小心打了他一个?光，就是这样。

小淫开始冷笑：这样的男人真的该揍，十八，要是我是你，我绝对不止打他一个耳光，看来他倒是真的有暴虐的倾向。

我省略了我哭了的那一段，我不想让小淫为我担心。

第43节：让我担心的事情(1)

（八十七）让我担心的事情

晚上，我和小淫在房间里面呆着，我听得见阿瑟在客厅喊好啊好啊的声音，这几天是足球赛的时间，所有男人，应该说是大部分男人都喜欢的节目，小淫平时也是很喜欢看球，我不知道小淫这次为什么没有看，其实我很想问小淫一下，为什么木羽要问我有没有受伤，但是每次看到小淫的表情，我都开不了口，小淫只是一边吸着烟一边翻着杂志，那本被我翻了很多次的杂志，我问小淫为什么不去看球赛，小淫摇头笑：没有什么意思，我过来是陪你的，你不喜欢看球，所以我也不想看，想知道球赛结果的话，明天问阿瑟就好了。

睡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扭头，看见小淫睡在地板上也是望着天花板发呆，我问小淫想什么，小淫冲我温和的笑笑：十八，我是在想，什么时候不用和你一个睡地板一个睡床上的，这样的落差太大了，我的待遇什么时候能升级啊?

我嘿嘿了两声没有说话，小淫斜着眼睛看着我笑：十八，你别装糊涂，怎么一说到关键时候你就知道嘿嘿的，真是，平时你不是说你自己多么多么的豪爽利落吗？怎么这会儿就变得嘿嘿的了？还敢说自己是老实人，说出来谁信啊?

我拿着杂志挡住脸，听见客厅里面小麦和阿瑟不断连续拍手说好的声音，我说：小淫，你也去看球赛吧，师兄他们看得挺热闹的。

小淫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握住我拿着杂志的手看着，看了一会儿，小淫笑：十八，你总是把你的指甲剪的那么短，女生不是喜欢留着指甲涂颜色的吗?

我说我不喜欢，小淫努力闭着眼睛：十八，睡吧，你每次都是早晨起的很晚，试着早睡早起，看看行不行?

五号早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对面墙上的电子钟无精打采的嘀哒着，我看见钟上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我在心理笑，早睡早起，呵

呵，好像我不太适合了，我转头，看见小淫睡觉的地板上整整齐齐的放着枕头和薄被子，客厅里面也是安静的没有声音，我下了床，出了房门，看见小米正在吧台边上坐着，不知道正在写什么，我走过去，拍了小米一下，吓了小米一跳，我问：小淫呢?

小米看了我一眼：哦，不知道，说是去买点什么东西，小麦还有阿瑟也一起出去了，对了说是中午不用我们等着吃饭了。

我看着天花板转了几下，想不到小淫会去干什么，阿瑟还有小麦，不过也是，男人做什么不需要女人都知道，我放弃了去想，看着小米正在记着什么，我凑过去看，小米嘟着嘴：十八，咱们的用水怎么那么多啊，先不说多少钱吧，就是这个数量也够浪费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什么地方用水费了，我用水不费，你用水也不费，看来只是阿瑟的问题了，阿瑟洗澡的时候水龙头一直不关，还有，师兄每天都洗澡，他身上哪有那么多的灰啊?

第44节：让我担心的事情(2)

我笑：可能是怕出去约会的时候人家姑娘不高兴他身上的汗味道吧。

小米也开始咯咯的笑：你还别说，十八，真的有可能。

我伸了个懒腰：小米，你真的不知道小淫他们去哪儿了吗?

我只是随口追问了一下，没有想到小米似乎有点儿紧张：真的，真不知道。

我开始奇怪，我拿电话拨小淫的手机号码，里面传来友好的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我拨阿瑟的手机，从小麦的房间里面传来了阿瑟手机的音乐，师兄没有带手机？我皱着眉头看着小米，总是觉得有点儿奇怪，我盯着小米：小米，你说实话，他们去哪儿了？今天你怎么怪怪的，我可是对你很好的。

小米开始岔话：十八，你别问我了，我不知道。

小米越是这样，我越是有点儿不舒服，我拉住小米的手：小米，你说实话，小淫到底干什么了？你不希望我总是担心他吧?

小米犹豫了一下：十八，你放心吧，小淫没事儿的，阿瑟和小麦都跟着他，他一定不会有问题……

我紧张的凑近小米：小米，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儿?

小米嘟着嘴：十八，小淫不让我说。

我忍着怒火：小米，我和你好还是小淫和你好?

小米迟疑着：十八，小淫一早晨就让我约了木叔叔，他说他想和木叔叔单独谈谈，阿瑟和小麦不放心，才跟着去了，你放心，他们三个人，即使打起来，木叔叔才是吃亏的……

我打断小米：天啊，什么打起来的，那天木羽打人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吗？他多凶啊？他们三个人根本就不是社会上的混混，真要是打起来，阿瑟他们会吃亏的！

小米开始发慌：十八，那怎么办啊？

我着急的转着：你给木羽打电话，问他他们在哪儿？

小淫手机关机，阿瑟没有带手机。小米开始手忙脚乱的拨打木羽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小米说：啊，木叔叔啊，你们在什么地方？啊，不是，什么星巴克？什么地方的？王府井？东方广场？喂喂，喂？

小米结结巴巴的放下了电话：十八，木叔叔说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星巴克，不过他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管。

说实话我是不想管，但是我担心小淫，我穿好衣服就往外跑，小米拉住我：十八，你你，你还没有洗脸刷牙呢？

我说顾不得了，我非要去不可，我下了楼，打了车就往王府井的星巴克去。

出租车很快，主要是小米的公寓距离王府井近，所以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到了，我给了车钱，开始往星巴克里面跑，还没有进去，我就被人拉住了，我回头看，是师兄阿瑟，他和小麦在星巴克的外面没有进去，我磕磕巴巴的问小淫怎么样了，阿瑟惊讶的看着我：十八，你不会没有洗漱吧？

我顾不上这些，我重复的问着小淫在哪儿？小麦笑着指指星巴克里面：在里面呢，十八，你跑来干什么？我和阿瑟在这儿，你还不放心？

我哼了一声：和他那种人有什么可谈的，纯属扯淡。

我甩开阿瑟的手，冲进星巴克，我开始感到有人注意到自己的穿着了，我瞄了一眼，我看见了小淫，小淫面朝着我坐着，木羽背朝着我坐着，我冲了过去，直接就拽住小淫的手臂，吓了小淫一跳：十八，你怎么来了？你的头发？

我拉起小淫就走，小淫被我拽的差点儿一个跟头，我听见木羽挑衅的声音：啧啧，十八小姐，你是什么造型啊，我不是告诉小米了吗？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插手。

我没有理会木羽的话，把小淫拽出星巴克，小淫有点儿哭笑不得：十八，你还真是原始啊，你怎么这身打扮就来了？

我凶巴巴的看着小淫：哎，你干什么和他这种人谈，有什么可谈的？要是谈也得找个通情达理的谦谦君子谈，他是吗？他都不是君子，你和他有什么可谈的……

我听见背后传来木羽阴翳的声音：真是奇怪，我怎么就不是君子了？十八小姐，麻烦你说清楚，我是怎么着了你还是别的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后面有点儿麻木的感觉，真是，离远一点儿说就好了，我拽着小淫跑到阿瑟和小麦的地方，低着头小声说：回家再说。

小淫还想说什么，但是看到我这副打扮，摇了摇头，然后我们四人一起出了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小麦伸手打了一辆车。

回到公寓，我开始兴师问罪：哎，小淫，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木羽是什么人，简直就是个无赖，你跑去和他谈？有什么话说，我都没有洗脸刷牙啊，因为担心你，所以直接就跑过去了，以后你不要再这样了，阿瑟也是，也不拦着点儿，你以为你们很能打吗？是混江湖的吗？真是要命。

小淫忍着笑，看着窗外，阿瑟和小麦同情的看着小淫：小淫，知道吗，这就是男人的牵绊，你看十八，活象个母夜叉，而且还是没有洗脸刷牙的母夜叉……

我瞪着阿瑟：不准插嘴！

小淫忍住笑，推着我的肩膀：十八，你先去洗漱，洗漱完后，再慢慢对我说，好不好？

小淫推着我进了卫生间，我听到小麦在客厅里面哈哈大笑：小淫，十八真是厉害啊，竟然不洗脸不刷牙就能跑到星巴克里面找你？我和阿瑟都快吓傻了，靠，简直就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李逵现代版，幸亏人家星巴克是见过世面的咖啡厅，不然保安人员绝对报警或者拦着她不让进了。

我一边刷牙洗脸一边恨恨的在心理想着，等会儿再收拾这帮家伙。

第45节：难以开化的事实(1)

（八十八）难以开化的事实

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还看着小淫觉得很不顺眼，阿瑟咧着嘴满嘴胡说，小淫只是笑着不说话。吃完饭，我可不想试验自己的好奇心的程度，直接拽着小淫就进了房间：你说，你干吗要去找木羽，你和他有什么好谈的?

小淫泯了泯嘴：其实，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让他不要干扰你的生活，免得你每次遇见他，都要发生一些很不舒服的事情。

我皱着眉：小淫，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结果是浪费表情，他那种人根本就不会替别人考虑，你没有来北京之前他和我就已经很不友好了，我根本就不招惹他，可是每次都照样闹翻了，要不，我跟你去深圳吧?

小淫沉思了一下：还是在北京吧，北京距离我老家也很近，再说深圳的温度太热了，我有点儿受不了，等我来北京之后你换一份工作，然后再搬个家，这样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要是木羽问小米，到时候让小米守口如瓶不就结了？到八月份没有几个月了，你坚持坚持，再说他也没有那么混帐，只不过遇到你的时候才会无赖而已，你住在小米的公寓，有阿瑟和小麦小米，他不会来的。

我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只好这样了，哎，你非要合同到期才能过来吗？现在就不能辞职?

小淫伸手指轻轻弹了我的脑袋一下，笑：我是按照年薪算薪水的，不作到一年，很多钱就半途夭折了，还有不少的奖金呢?

下午，阿瑟看着小淫一个劲儿的傻笑，小麦在旁边掐着指头说：看看，阿瑟傻了了，想美美想的傻了。

我拿着杂志打了一下阿瑟的脑袋：不会吧，你真傻了?

阿瑟不高兴的看了我们一下：我哪有傻，只不过，小淫明天就回深圳了，我高兴的。小米犯糊涂的看着阿瑟：师兄，不会吧，小淫

走，你就这么高兴?

阿瑟往沙发上一躺：当然了，你们看，小淫一来，我当兄弟的怎么好意思出去会女人？只能老实的呆在家里陪着小淫，可是小淫却是为了陪着十八来的，我既帮不上忙，又不能出去泡妞，只能呆着，明天上午小淫回去了，我的时间就又回来了，我当然要笑了。

小淫随手给了阿瑟一拳：真是不够义气，重色轻友的家伙。

我开始郁闷，小淫一走，我还得恢复了电话中才能听到他声音的日子，真是不爽。

小淫笑着扭头看我：怎么了？十八。

我嘟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傍晚，小淫开始在房间里面整理皮箱，我坐在旁边发呆，小淫开始笑：十八，我已经来过几回了，你怎么还是不适应啊？要是我以后经常出差，你不是会每次都这样?

第46节：难以开化的事实(2)

我帮着小淫叠着衬衫：话是这么说，我要是满不在乎的话，你就该讨厌我了。

小淫放下衬衫，坐到我身边：不会的，十八，我们相处这么久，我都没有送给你什么东西，你和别的女生不一样，你不喜欢她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到底送给你什么好，但是我很想送给你一样你能很喜欢的东西，佐佐木说……

小淫停了下来，我看着小淫：佐佐木说什么啊?

小淫有点儿神秘的表情，但是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嘿嘿的应付着我，我开始不甘心，好奇心是每个人的特长，我开始胳肢小淫的痒痒：哎，你真是的，要么你就不说，要么你就说个明白，哪有这么折腾人的，你是不是很想我睡不着觉啊，快说。

小淫很怕痒痒，在大学的时候，只要小麦或者阿瑟胳肢他，他就受不了，小淫开始手忙脚乱的扒拉我的两只手，我始终没有停的意思，我是非要小淫把刚才没有说的话说出来不可，小淫笑得有点儿不行了，只好把下巴靠在我的肩膀上，用手抓住我的手不让我的手动，就这样，小淫还是笑个不停，我开始感觉小淫的下巴依靠的地方是我的肩胛骨，可能是刚才慌乱的缘故，小淫的下巴靠在我衬衫里面，不是衬衫外面，小淫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还是呵呵的笑个不停，抓住我的手不放，那种肌肤碰触带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僵硬的感觉，在慢慢的蔓延着，在我的心理种植着紧张和慌乱，我开始想挣脱小淫的手，但是小淫以为我又要胳肢他，所以他还是笑着抓着我的手不放：十八，你不要再胳肢我了，我怕痒。

我正在不知道怎么好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我看见阿瑟和小麦站在门口，得意洋洋的看着我和小淫：哼哼，我在客厅里面就听见小淫笑得不正常了，还以为你揍他呢，小淫，你不会吧，就抱着十八一下，就激动成这样?

小淫这时松开手，有点儿怪怪的看了我一眼，然后扭头瞪着阿瑟：哎，阿瑟，你有没有修养啊，进门不会敲门吗？

阿瑟狡黠的看着小淫：敲门？要是你一旦被十八谋杀的话，等我敲完门，你也会被杀的差不多了，还能和我说话？

我顺手抄起床上的杂志，扔向阿瑟：我什么时候谋杀了，我只是胳肢了他几下……

阿瑟突然捂住小麦的眼睛：看看十八，衣冠不整的样子，还不是谋杀，天啊，不能让小孩子受刺激，你们继续。

我低头，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开了一个扣子，我慌忙扣上，小淫起身去关门，我低着头，觉得有点儿别扭，小淫坐到我身边，看着我，我别扭的站起身，小淫拽住我，我抬头看见小淫坏坏的朝我笑：十八，你脸红什么？

我甩开小淫的手：哎，我哪有啊，你这人真是……

小淫又伸手拽住我坐在他身边，还是一脸的坏笑：我怎么了？你本来就脸红了吗？还有，我刚才抱着你的时候，你干吗心跳那么快啊？嗯，你胳肢的是我，你心跳的怎么那么厉害？

我恨不得自己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尴尬的有点儿受不了，小淫的酒窝在我面前若隐若现，我有点儿想发怒，小淫抓住我的手不放，开始不停的笑：十八，你是不是，刚才那一瞬间就开化了，嗯？

我正想反驳，听见小米喊：十八，吃饭了！

小淫呵呵笑着抢先出了房门。

晚饭阿瑟提议喝酒，明天上午小淫就坐飞机回深圳了，阿瑟其实是有些舍不得小淫，大家在大学时候就是好朋友，小淫也说应该好好喝酒，正好明天在飞机上睡觉，免得无聊。我没有什么兴趣，刚才被小淫抢白的有点儿无地自容，小麦递给我一听啤酒：十八，你怎么了，你平时不是挺能喝得吗？阿瑟和小淫加到一起也不见得有你能喝啊，今天的表情好像有点儿不正常似的？小淫你是不是欺负十八了？

小淫嘿嘿的笑：我还能欺负十八，小麦你太高看我了？十八不欺负我就阿弥陀佛了。

小淫坏坏的看着我，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吃着眼前的菜，小米皱着眉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看着小米：你想什么呢？

第47节：难以开化的事实(3)

小米很小声音的对我说：十八，那天，木叔叔真的是从十二层楼跑下来的吗？他还挺厉害，真让人感动。

我瞪了小米一样：哼，他就是从一百层楼跑下来也活该，最好累死他。

小米嘿嘿笑：十八，你长得真是挺让人为难的，至少和阿若比是，可是木叔叔还能为你从十几层跑下来，你不高兴吗？

我拿着勺子朝小米比划了一下：哎，小淫和你多年的朋友啊，你怎么能向着木羽那个混蛋？

我听见阿瑟爱爱呀呀的声音：十八，小米，你们怎么能老是说小话呢？有什么事情讲出来大家一起分享才对。

小米嘟着嘴：女生有女生的悄悄话，不能什么话都能说出来的，你们男人喝酒就是了。

晚上小淫真的有点儿喝多了，阿瑟怎么劝也是无济于事，小麦拿着饮料杯子郁闷：十八，酒有那么好喝吗？怎么看着你们感觉酒好像比饮料好喝似的。

小米咯咯的笑：酒是男人的命呗，说白了就是糟蹋粮食。

我莫名其妙的就想起了易名，我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易名在日本过的怎么样了，大家都往外跑，谁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像看着挺精彩的，谁说的准呢？

小淫歪着脑袋看着我笑：十八，你是不是想易名了？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不是暗恋过，阿瑟，你干什么吗……

阿瑟往小淫嘴里灌着酒：十八，小淫喝醉了，你别听他瞎说。

小麦开始笑：阿瑟，你有毛病吧，小淫喝醉了，你还拿酒灌他，不会你也喝醉了吧？

我嘿嘿笑：阿瑟，你也不用解释，上大学的时候，小淫多受欢迎啊，女生寝室的很多女人都希望和他交往，对了，我隔壁寝室的那个

女生叫什么来着？不是和小淫交往了大概三个多月吧，对了小淫，你们为什分手啊？

小淫没个正形的朝我笑，我怀疑他已经不知道周围坐了几个人了，小淫接着喝了一大口啤酒，邪气的朝我笑：不知道，可能是没有感觉了吧，十八，你吃醋了？是不是，心理不平衡？

我甩开小淫伸过来的手：哎，你可是真的喝多了。

小淫不知道犯了什么疯，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朦胧的看着我：我没有喝多，再说了，喝多了也行，人家不都是说，酒后吐真言吗？我可是没有说谎的。

小淫的酒气在我的鼻子周围蔓延，小米朝我眨巴眼睛：十八，十八，小淫真的喝多了。

小麦和阿瑟过来把小淫架到房间里面，让他好好休息，我和小米开始收拾厨房，小米不怀好意的碰碰我：十八，要不你晚上到我房间里面睡吧，小淫喝多了，会不会象书上说的那样？就是酒后乱性啊？

我瞪了小米一眼：小小年纪，净是想些污七八糟的事情，难怪你英语单词记得不多。

小米笑着往消毒柜子中装着勺子和叉子：其实，照现在的情形看，我还真是不用担心你将来嫁不出去，你长得尽管没有阿若那么漂亮和妩媚，因为你没有女人的性格，所以一直担心没有男人喜欢你，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小淫还是木叔叔，都会给你幸福，虽然你不喜欢木叔叔，但是我还是觉得木叔叔是真心对你的，不然他不会那么费事的对待你，象他那样的男人，要是不喜欢你，早就不理睬你了，还用这么费事的招惹你？你是当局者迷，小淫也很好，他对你真是没得说，简直就是把你宠的快无法无天了，对了，这样也好，不然，你说我是管木叔叔叫姐夫呢？还是管你叫婶婶呢？

我打量着小米：哎，你这个小丫头，你的脑袋整天都在想什么？好好学习英语吧，你的爹的妈米都在美利坚合众国等着你移民过去，你呀，再胡说，我就不给你写毕业论文了。

小米开始求饶：十八，我错了，错了，别生气，嘿嘿。

我回到小淫房间的时候，小淫已经有点儿睡着了，身上的衬衫被阿瑟脱了下来，盖着薄薄的被子，被子被小淫往外带了一下，露出裸露着胸膛和肩头。我重新把薄被子盖上去，尽量不发出声音，阿瑟和小麦把小淫放到床上了，我坐在地板上在考虑自己到底是睡在地板上还是到小米房间里睡，如果到小米房间睡的话，小淫一旦醒过来看不见我了，心理会不舒服吧，看来我就凑合着在地板上睡一夜吧。我起身要关灯的时候，我看见小淫转头在看着我笑，我有点儿尴尬：你不是睡了吗?

第48节：难以开化的事实(4)

小淫翻了个身，身上的被子滑落下来，肩膀露了出来，朝我邪气的笑着：你不在我身边，我睡得着吗?

我避开小淫的目光开始铺地板：那个，今晚，我睡地板上，你睡床上吧，省得老是说我给你不公平待遇了，这下公平了吧?

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我听见他小声的笑：十八，那个你，什么时候能开化完啊，不都是说女生要比男生开化的早吗？拿咱俩来说吧，我可是比你早开化的多了。

我瞪了小淫一眼：老实睡觉，明天上午的飞机，难不成你想让飞机等着你?

小淫呵呵的笑着：又开始转移话题，我认识你这些年，还就发现你真是转移话题的高手，算了，我还是睡地板吧，谁让我是男人来着?

小淫要翻身下来，我说不用了我睡地板就可以，我没有想到小淫真的翻身下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这样的结果就是小淫压到我一半的身体，小淫健康的肤色让我感觉到了热度，我推了小淫一下，小淫没有动，我闻到小淫唇间的酒精味道，我看见小淫眯着眼睛泯了一下嘴唇，小淫努力往床边靠了一下，我往另一边靠了一下，小淫支起一只胳膊看着我笑：十八，你……

我坐起来：你什么啊?

小淫也慢吞吞的坐起来，笑：算了，按照你的智商，说了你也不会懂，你先睡吧，我去洗个澡，刚才喝得我满身酒气，我都受不了自己了。

我拽住小淫：哎，你以后不要总是说半截话，诚心想让我别扭是不是？我的智商怎么了？你说啊?

小淫转身看着我笑：十八，你真的想让我说?

我哼了一声：说，我的智商怎么了，怎么就搞不明白了?

小淫把头靠近我坏坏的笑着：十八，那我就说了，你可不准脸红，我刚才就是想问你，有没有感觉到我身体的反映，听明白了没有?

我讪讪的松开了拽住小淫胳膊的手：你还是赶快，洗澡去吧。

小淫嘿嘿笑着出了房门，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点儿属于没事儿找抽型，这个问题，我倒，人家不说，我还赖皮赖脸的跑去问，绝对是吃饱饭撑的。

第49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1)

（八十九）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

五月六日，上午九点，小淫坐飞机回了深圳，一切事情好像又回复了平静，人通常都是不甘寂寞的物种，所以要在有人群的社会中努力发展或者搞好人际关系，所以很难想象如果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情景，我想一多半的可能绝对是无聊加上，还是无聊。

回到小米公寓，我开始觉得世界真是无聊，这个观点的萌生彻底让我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还真是有点儿多余，看别人不是为了这个梦想活着就是为了那个目标奋斗，我的梦想好像就是单纯的为了吃饱饭，而已，真是没有创意。阿瑟回到公寓就开始刀持自己，用他的话就是尽量让自己的青春变得丰富多彩，这就是饱暖思淫欲的后果，我们都不知道他约会的女孩子是第几个或者叫什么名字，小米开始告诉我她要写的毕业论文的构思，五一放假之后才能到图书馆借到资料，我敲着小米的脑袋：哎，你说你，论文早就下来了，怎么才开始写，要是我不问你，你是不是等到六月份才写?

小米摆出一副忏悔的样子：十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应该提前一年就让你把论文写好，你当年也是几天就把论文写好了吗？而且还是优秀。

我摆出一副长者的样子：虽然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吗？多少有了那么点儿文字的天赋而已……

小麦在旁边岔话：啧啧，还有那么点儿天赋而已？想吹牛就吹牛，没有人会在乎，小米，不要怕，我毕业的时候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也不错啊，大不了我帮你写。

小米嗤笑：算了，我还是很想拿到学位证书的，交给你写，我还是不放心。

我伸着懒腰：哎，小麦，你到底买了有多少把瑞士军刀啊?

小麦愣了一下：没有数过，大概市面上有的款式我都买了，不过十八你放心，等到我出国的时候，我会送你和小米一人一把，小米用来防身，十八你就用来切菜过日子好了，切个萝卜或者白菜什么，保证很麻利。

我摇着头：用瑞士军刀过日子？亏你想的出来。

五一七天长假过后，上班的日子终于回复正常了，我开始觉得人这个东西，总是闲着也是生病，前台小姐的六级英语单词看得进度好像并不是很快，翻来翻去都是十几页的进度，我开始怀疑她整天拿着一本英语六级单词的书好像不是为了过六级，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行政副总很是气愤的跑到我的办公室发火：十八，真是无法工作了，财务室的那帮家伙简直没有办法沟通，放着好好的财务软件不用，偏偏愿意用人工操作，难道人家用友财务软件没有他们的脑袋快吗？

我挠了挠头：这个问题吗？应该不难解决，人家上市的大公司才多少个财务人员，咱们一个小小的公司竟然财务人员划拉到一起就七八个人，你说他们的工资加到一起谁心疼啊？当然是发工资的人心疼，财务总监说财务软件不好使，那人家用友集团的大楼咋还立的好好的？咱们的老总当然是希望成本越低越好了呗？

行政副总开始会意的嘿嘿笑着，有点儿小人得志的感觉。虽然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实话我也很看不上财务部门的那些人，真是有点儿人浮于事，加上财务总监一个小小的财务部就八个人，他们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啊？就这样还是不能把公司的账目搞明白，每个月都有账目问题，赶上我报销个什么费用的时候特事儿，所以行政副总说起财务部门的时候我也小小的睚眦必报了一下。

市场总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女老总看他的眼神真是达到了快要喷火的程度，基本上是不管市场总监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做出什么事情，女老总基本上都是不予支持或者否决，我想市场总监的职业生涯到了快要换东家的地步了，尽管这个年轻的家伙曾经在可口可乐公司做过，有着琅琅上口的职业经历，看来到我们公司真是入错了行，

行政副总虽然和市场总监是同时入公司的，但是这个时候也无法做到英雄惜英雄了，看来英雄也好还是市井小民，比如我，自家吃饭都比较重要。

小淫照旧每天给我打电话，说深圳的温度开始让人感觉难过了，我安慰他说权当洗桑拿浴了，好好修行修行吧，等修行好了之后再来北京找我，小淫笑：十八，等我去北京教你也修行。

我问教我修行什么，小淫说：教你修行怎么才能开化呗。

一个星期之后，工商联的一个人据说是要出国考察，具体考察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女老总和这个工作人员的关系还不错，说是人家出国前怎么也得表示表示，送人民币肯定不行了，国外花不了，就送美金吧，让女老总犯愁得是她自己得帐户里面可能没有多少美金了，王总的那边因为四月份去德国的时候用了很多，剩下的也不多，偏偏这个工商联的人明天就出国，按照女老总的意思怎么也得送人家3000美金吧，太少了感觉拿不出手，之前之后都没少关照过自己，王总让人给女老总送来1800美金，女老总手头上好像只有500美金左右，还差700美金左右，女老总问我有没有，我摇头，我哪会有美金啊，就是人民币也没有几张啊，市场总监这个时候终于让女老总看着顺眼了那么一回，主动兑换了300美金，还差400美金，女老总就这么又想起了木羽，就给木羽打电话，问能不能兑换点儿美金，有点儿急用，没有想到木羽那厮竟然还真的有美金，于是我的不幸又开始了，木羽说：让十八小姐过来拿吧。

我开始给女老总解释，说是自己手头很多事情，直接让财务部的人去拿现金兑换最好，我可很不想拿着几千块钱跑来跑去，女老总有点儿不耐烦的看着我：十八，这事儿很急，上午把钱凑齐，下午就得给人家送过去，明天她就出国了，让别人去我不放心，你去吧。

我张了张嘴，找不到什么更好的理由。

我嘟着嘴去财务室提前，出纳也和我一样嘟着嘴问：十八，你提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没好气的反驳：哦，提这些钱是用来中饱私囊的，怎么着吧。

出纳把我的条子把桌上一扔：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这钱我不能给你提？今天没有现金钱。

第50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2)

看看，这就拽了，而且拽的很了不得，说没钱就没钱，我提钱都是这个德行，要是别的员工提钱那还能提出钱吗？我拿起座机拨了女老总办公室的电话说出纳不给我提钱说是没有钱，然后把电话递给出纳，出纳还没有说话呢，我就听到电话里面传来女老总暴怒的声音：公司的钱是你的还是我的？

出纳的表情红一阵白一阵，只是不断的说着是，好，知道了，然后乖乖的把钱提给我，我接过钱，冷着脸看着眼前像是被霜打了的出纳小姐：大小姐，工作的职业操守是兢兢业业，不是看别人顺眼还是不顺眼，知道吗？就比如我即使看着你很不顺眼，我还是得努力装得和你很熟得样子和你说话。

出纳得眼睛很想射出几把刀子，可惜，杀伤力不大。我坐到车子里面还在为自己刚才的表现感慨并且不断的想笑，司机也是感觉出了气：十八，那个出纳平时看人都不用眼睛的。

我奇怪的问：那用什么看人啊？

司机恨恨的说：用鼻子呗，整天哼人。

司机把我送到木羽工作的地方，在外面等着我，我拿好现金，进了木羽的报社，前台小姐看见我，露出已经很熟了的表情，说木羽在办公室，让我直接进去就可以了，我点点头，拿着装着现金的信封，向木羽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口，我开始敲门，我听见木羽有点儿懒散的声音：进来。

从声音判断，他今天的心情应该还不错，我推门进去，看见木羽正在座位上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什么东西，见我进来眼睛都没有抬一下，我识趣的坐到对面的沙发上，等着木羽忙完手里的事情。可是木羽好像忽略了我的存在似的，只是忙着看着电脑屏幕，我有点儿焦急，在沉默的等了近十分钟之后我再也无法安静等待了，我咳嗽了一

下，示意自己的存在，但是木羽还是没有什么反映，我站起身：这个事情，我们老总很着急，你能不能快点儿，下午就要用的。

木羽的眼睛始终盯着电脑屏幕，挑了挑嘴角：是吗？君子倒是有成人之美之说，可惜，我又不是谦谦君子啊，十八小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火气一下就被挑了起来，还好我想到了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为工作不是为自己，我压制自己的火气：你不是在电话里面答应了我们老总兑换400美金吗？我把钱都给你带来了。

木羽伸展着胳膊，笑，但是眼神始终在电脑屏幕上：是啊，是答应你们老总了，不过，要是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总说你对我出言不逊，我很生气，不想兑换美金了，你说你们老总会相信谁啊？

听了木羽的这句话，我开始感到了如坐针毡，我没有回答，因为不管我怎么回答，结果都是挑衅或者被挑衅，我开始保持沉默。

又沉默了近二十分钟，木羽没有说任何话，只是一个劲儿盯着电脑屏幕看，连看我一眼都没有，我看着墙上的挂钟嘀哒的走着，心理很着急，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女老总的电话：十八啊，你那边兑换完没有？

我看了木羽一眼，压低声音说木羽正在开会，还没有呢，我眼角瞥见木羽嗤笑的表情，女老总的意思是让我等着和木羽兑换美金，司机先回去把另外的2600美金带着，然后再回来找我，等我和木羽兑换完后，和司机一起直接给工商联的负责人送去，这样就不用下午还得单跑一趟了，我说好吧，挂了电话之后，我给司机打了个电话，把女老总的意思转述了一下，司机开车回去了，我放下电话，听见木羽挑衅的话语：啧啧，十八小姐是多么正派的人啊，现在也学会说谎了，我在开会？我什么时候开会了？

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发火不要发火这个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是公司的事情，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十一点的时候，木羽还在孜孜不倦的看着电脑屏幕，我坐的自己的腿都快麻木了，我也是横了心不说

话，我想木羽不会不给我兑换美金吧，这个时候前台小姐敲门，问木羽中午要不要在楼下餐厅定午餐，木羽淡淡的说：不用了，我中午约人了。

前台小姐走后，我觉得自己也该走了，木羽刚才说那句话其实应该算是逐客令吧，示意我离开，他已经约人了，我吃过午饭再来吧，我把装钱的信封折叠起来，装好，然后起身向外走，开门的时候我听见木羽问：十八小姐，你去哪儿?

第51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3)

我礼貌的回了一句去洗手间，木羽没有再问，我慢慢悠悠的出了报社，出了办公楼我开始找能够让自己中午吃饭的地方，正好大厦旁边有一家肯德基，我在路边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进了肯德基，叫了一份快餐，可乐不加冰，找了一个临窗的地方坐好，一边翻着报纸无聊的看着，一边很小口很小口的喝着可乐，打发着中午这段让人有点儿困倦的时间，木羽不冷不淡的态度让我无从感觉怎么下手要美金。

我算了一下，木羽应该会在中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吃完午饭，司机给我电话，说是吃过午饭马上过来接我，让我自己凑合一下，我说随便吧，这个时候即使去找工商联的人，人家也是在吃午饭。报纸翻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接电话，木羽生气的声音响了起来：哎，你去洗手间去到哪儿了？我还在办公室等你呢？你跑那儿了？

我吓了一跳，然后解释说自己在外面的肯德基吃午饭，准备吃完午饭再过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木羽就挂了电话。几分钟后我从窗玻璃看见木羽有点儿怒气冲冲的向这家肯德基走过来，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了，木羽进到里面很快就看到了我，朝我走过来，很恼怒的坐到我对面：你真是，受不了你了，你不是说去洗手间吗？怎么跑到这里了，我还一直在办公室等你?

我放下可乐，小心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刚才听你说你中午约人吃饭了，所以我就出来了，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去你办公室等你。

木羽缓和了一下语气：哼，你倒是很识趣，我是说有约，就是想和你一起吃午饭，你脑子怎么这么笨啊?

我愣了一下，准备讨好一下木羽：好啊，我请你吃肯德基，你吃几个汉堡?

木羽笑了一下：你倒是挺慷慨的，我可是不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对身体没有一丁点儿好处，我们换一家餐厅吧?

我皱着眉头：可是，可是问题是，我，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其实问题是我身上只有一百块不到，要是去餐厅吃饭，估计付账的时候把我押哪儿都不见得够，木羽冷着脸看着我：你吃饱了，我还没有吃呢？不行，去餐厅吃。

我不得不交底儿：对不起，我身上没有带多少钱。

木羽调侃的看着我笑：我又没有说让你请，走吧，这儿乱糟糟的。

换了一家湘菜馆，木羽单叫了一个小包间，坐下后，木羽看见我还拎着肯德基里面没有吃完的套餐：哎，你还拿着那些东西干什么？扔了吧。

我瞪了木羽一眼：你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吗？

木羽点完菜看着我笑：十八小姐，上午在我办公室里面不好受吧，不被人理睬是不是很失落？

我避开木羽的眼神，低着头不说话，我听见木羽接着说：我呢，是故意的，其实你平时就是这样对我的，带答不理的，眼睛从来不看我，表情也是很淡漠，好像我欠你的钱N多年没有还一样。

我看见木羽往我身边靠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你需要明白，在外面混呢，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求于别人，就拿今天还说，我要是和你有恩怨，我就是不给你兑换，你能怎么样，反正都是钱，我也不是缺人民币，为人处世，你还差很多，要有容人之量，知道吗？

现在木羽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他能给我把钱兑换了就行。木羽吃饭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一下，我接听，是我可爱的房东太太，她说我的房租该交了，因为我不在所以才打电话，我说这几天肯定回去交，挂了电话，木羽温和的看着我：你为什么不直接搬到小米公寓去住啊，你不是成天都在小米哪儿泡着吗？那边的房子交了房租也不住，你很有钱吗？

我叹了口气：我倒是想，可是问题是，我还有两个和我一起合租的朋友，失业的失业，驻外地的驻外地，我那好只顾自己啊，先这么凑合着吧。

木羽坏笑着看着我：哎，十八小姐，你不会是为了和我单独约会才保留那个房子的吧?

我愤怒的瞪着木羽：你说什么啊？你这个人，真是，真是没品。

第52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4)

木羽点了支烟，轻佻的笑：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可以把我房子中的一个房间租给你，房租你给点儿就行，房间任你挑，你就是不给我房租，我也不会要，多好的条件啊，再说了我住的房子比你租的房子强上好几百倍，你可不要错失良机啊。

我哼了一声：省省吧，我可不想与狼共舞。

我低头的时候才发现刚才自己打电话的时候木羽竟然把我的可乐给拿了过去，木羽举着可乐杯子朝我笑：你们怎么会喜欢喝这种味道的东西呢？怪怪的，没有咖啡好喝，也没有白开水好喝，我试试什么味道。

说着就用我喝过的吸管儿喝了几口，我开始别扭喝不舒服，因为我从来不和别人共用杯子，女人不行，男人更不行，木羽喝完把饮料杯子放到我面前，皱着眉头：真是很不好喝，我劝你以后也不要喝了。

我把可乐杯子推到旁边：真是的，不好喝你就别喝，你喝了，我还怎么喝啊？

木羽吊尔郎当的笑：怎么就不能喝了？这个吸管儿你用过，我用过，你再用，这么就算间接接吻了？什么理论啊，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的盘子和碗都是别人用过的，那你说这得接多少次吻啊，一个盘子至少得有几百人用过吧，还有喝水的杯子，又怎么算呢？多少人拿它喝过水了还有酒，是你自己心理不健康，我是喝过可乐了，可是我也没有嫌弃你用过啊？我可是很讲究卫生的人，自从上次在星巴克看到你那种造型，我更加坚定了十八小姐是个不会收拾个人卫生的女人，亏你男朋友能忍耐你，要是我的女朋友敢以这种造型出现在王府井的繁华经济中，回家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狠打她一顿屁股，让她记得以后不能再做出这样失礼节的事情来，对了，你男朋友回去有没有打你屁股啊？

我气的说不出话，我努力让自己不发火：你，你是不是管的多了？我男朋友才不会像你这样蛮横不讲理，我们很好的，好的了不得，所以明年四月份就决定结婚了。

说出这句话，连我都被自己吓了一跳，难不成我也是很希望快点儿嫁给小淫了？幸亏小淫不在我身边，不然糗大了。木羽弹了一下烟灰，哼了一声：这年头儿还真是有胆大儿的，还真是有人敢娶你？你不会是和我吹牛吧？

我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怎么就没人敢娶我了？哼。

我开始编瞎话：要不是因为有几个哥们儿说好了明年一起结婚的话，我可能今年年底就光荣出嫁了，哎，没有办法，既然答应别人了说明年四月，那就明年四月份吧，做人吗？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心理默念着罪过罪过啊，说谎是可耻的行为，但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自己就可耻一回吧。

木羽若有所思的吸了两口烟，看着我：你真的考虑好了？

我开始洋洋得意：其实呢，也不用考虑太多，以前大家是好几年的同学，一直不错，可能中间出现过小误会，但是都解决掉了。

服务员进来送茶水的时候木羽说要结账开发票，我试探性的问能不能把美金兑了，木羽看了我一眼说都在办公室了，去办公室再说。

回到木羽办公室，木羽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四张面值一百元的美元纸币，递给我，我把装在信封里面的三千多块钱给了木羽：哎，你点点，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美金，我拿三十多张一百元的人民币才换了你几张美金啊，数量上不公平。

木羽转身看着我：其实，我也没有美金，这个我也是和朋友换的，没有办法啊，谁让一旦涉及你的破烂事儿我就爱伸手管呢？管了也罢，可惜没有人领情，你要是想换英镑，我也能帮你换到，怎么样，我这人还不错吧？

我接过四张美金，避开木羽的眼神，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木羽冲了两杯咖啡，递给我一杯，歪着脑袋朝我笑：十八小姐，反正你呢，没多长时间就结婚了，你就发发慈悲，说几句实话，让我心理也舒服点儿。

我喝着咖啡，看着我墙上的挂钟，已经十二点半了，司机怎么还不来？木羽凑过来，挑着嘴角：从我们认识到现在，说实话，我对你怎么样？

第53节：美金风波和暧昧表达(5)

我往后退了一步，摇着脑袋：不怎么样，那次都吵架，跟仇人似的。

木羽喝了口咖啡，嗤笑：你看见过有人那么犯贱的主动找上门和别人吵架吗？被你骂得灰溜溜的再暗自神伤？

我想起了小米说木叔叔要是不喜欢你的话才懒得理睬你还会这样？小淫说有一种人因为怕受到伤害所以会在说话的时候把真话说成假话，这样如果别人没有反映可以装作自己没有受伤，我感觉到自己拿着咖啡杯子的手有点儿僵硬，我愣愣的看着木羽：你，不会是，真的喜欢，喜欢上了我吧？

木羽被咖啡呛了一下，咳嗽了几下，拿了桌子上的面巾纸擦了嘴边一下，抬眼看着我：你说呢？

木羽敏锐的眼神似乎很想从我的眼睛中找到答案，我放下咖啡杯子，嘿嘿笑：看看，看看，这就是老是和你掐架的后果，我也开始变得贫了，是不是很有幽默感？

木羽始终抄着手盯着我：十八小姐，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接着往后退了一下比划着：那个，开玩笑的，开玩笑。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木羽面无表情的回到办公桌里面，我接听，是司机大哥的，他终于来了，我松了口气，扭头看木羽，他接着盯着他的电脑屏幕，我有点儿尴尬：那个，我走了，谢谢，你帮忙，还有咖啡。

木羽朝我摆了摆手，没有看我，我推开门，出去了，在快走过木羽办公室窗户的时候，我撇了一眼，我看见木羽拿手来回的交叉着，看着我刚才坐过的地方，发呆。

我和司机到了工商联附近的一个茶楼，我打电话给那个人，那个人出来后很是客气的客套了一番，说了一大堆女老总的好话，在半推半就中收下了一波三折得来的美金，许诺说出国回来肯定请女老总吃

饭，我在心理嗤笑，三千美金就请吃一顿饭？这饭可是够不菲的，送完了美金，司机开车和我往公司赶，在车上坐着的时候我有点儿发呆，我脑子里面都是和木羽对话时候的样子，我问：你，不会是，真的喜欢，喜欢上了我吧？

木羽问：你说呢？

像是电影一样的反复重复着，直到到了公司，我还是有点儿迷糊。

第54节：离别感伤和狭路相逢(1)

（九十）离别感伤和狭路相逢

五月中旬，阿瑟和小麦苦着脸抱怨说九月份可能就要澳洲，那种表情是很欠揍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国的机会，这两人竟然还表现的不情不愿的，揪跟问底的答案是两个人很有自知自明，担心英语不好，去到以后一旦饿死怎么办？我板着脸：阿瑟，你不知道人的生存能力和意识是很强的吗？去了就好了，很多华人都在那儿，饿不死你的。

阿瑟还是摇头：十八，我就是觉得不如在中国呆着舒服，按照我的本意，我实在不想出国，可是我爸妈那个兴致真是高，也罢，都说大丈夫要云游四方，我也云游一番，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再领着一个金碧眼的女人回来，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小米好像不太高兴，小麦问小米怎么了，小米世故的叹气：哎，九月份你们走了，就剩下我和十八了，还有小淫，明年六月我也走了，就剩下十八和小淫了，以后我们还能不能经常见面了，不会是象十八写文章说的那样，此去经年，各奔东西，从此后，老死不相往来吧。

小米说后面的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儿落了下来，好朋友之间最怕的就是分别，而且是很遥远的分别，小米要移民去美利坚合众国，那个遥远的国家，就是坐飞机也是很遥远，阿瑟和小麦还好，能一起去澳洲，还算快乐，易名漂泊在日本，国内的几个哥们不是上海就是广州还有香港，经常聚会，何处谈容易，就连相互握一下手也会变得奢侈和遥远。

回到我租住的房子，我可爱的房东太太，有点儿满足的从我手里接过房租，之后就再也不说任何话了，对面房间的小卜，始终是安安静静的居家男人模样，看见我回来就开玩笑说还以为我失踪了呢？我笑哪能呢不是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吗，我说交完房租之后我隔天

还是要去朋友哪儿，小卜说可以给我一些新作的泡菜，拿过去吃吃看，反正他做的挺多的一个人吃不完，我乐不颠儿的答应了。

晚上小淫打来电话，我还是一阵唏嘘长短，小淫也感叹：十八，可是这就是人生，哪有没有聚散的人生啊，人是很渺小的，并没有天大的本事任由自己的意志行事，还好我有你。

我感动的哭了，我说是啊我也是还好还有你，我一直盼着时间能过的快点儿，我希望小淫能快点儿来北京。

市场总监的职业生涯始终没有熬过试用期，女老总不知道是从赚钱的角度还是从看人不顺眼的角度出发，最终市场总监，不知道是否有恨意的离开了公司，那天中午，前台小姐和我感慨：十八，还好我看上了行政副总，要是看上了市场总监，现在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觉得人类这个物种有时候变得很脆弱或者说很不堪一击，市场总监不过是一个职业名称，不是那个固定的名称，就象我，不是一个人，我这个字是一个人称代词而已，那天女老总看着我很不顺眼的时刻，我也要告别我目前的职业，又好比前台小姐，如果长得不好看，如果身材也不好，那她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或者比我还惨也说不准。

师兄阿瑟信誓旦旦的对我说：十八，在出国前这段日子，我准备充分发挥自己是个有魅力的男人的优秀品质，让那些深深仰慕我的女人们充分的爱护我吧，不然出国之后就没有机会了，为了维护我完美的形象，我准备一个月换一个女朋友。

小麦和小米嘿嘿笑：阿瑟，你以为你是谁啊，是种马吗？要是不怕累死，你就夜夜笙歌。

我笑着补充：反正你有的是钱，可以多多买些王八或者乌龟之类的东西大补一统，听说东北的人参很有效果，要不要帮你问问？

阿瑟哼了一声：你们啊，太不懂得人生了，我这么高深的人，和你们一起掰持这些简直就是浪费了自己的智商细胞，哎，你们干什

么……

我，小麦，小米同时不屑一顾的转身离开，每个人都回头给了阿瑟一个小手指的动作：切，吹牛吧。

行政副总按照自己的意愿，准备对财务部的人员数量提出弹劾，我在旁边看着笑话，财务总监唾沫横飞，努力解释着用友财务软件的弊端，我就在想，要是用友公司的人知道了这个事实，会不会撞墙？还好用友集团的大楼杵立的好好的。按照我的智商来理解，用友财务软件没有什么弊端，就是有那天，也是足够大部分的公司需要，财务总监已经习惯了用人而不是用机械，我怀疑这个就是人文盖过科技的偏执的结果，这家伙有着典型的强迫症，女老总不关心那个好用，财务软件也好，还是财务人员也好，女老总关心的是那个可以让她更省钱更有效率，所以最后行政副总的计划受到了青睐，看来清华大学绝对没有少培养人才，财务总监不得不配合着行政副总的要求进行改革，我摇着头，感慨。

周五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帮着小米写论文，小米给我打电话：十八，阿瑟晚上不回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小麦了，挺无聊的，你早点儿回来吧。

我嘿嘿笑：怎么样，知道了我的重要性了吧，好好看电视，我在给你打论文呢，估计今天就打完了，高兴吧？

小米并没有我想象的惊喜：十八，不是不感谢你，主要是感觉毕业论文一旦交上去就等于毕业了，时光不由人啊。

挂了电话，我开始用心的打着小米的论文，估计打完之后很快就可以打卡下班了，女老总今天一天都没有来，我也变得无比惬意，前台小姐还是保持着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去哪儿都拎着自己那本英语六级的单词书，刚开始见到的时候我开始责备自己，觉得自己很没有上进心，但是看常了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我开始鄙视前台小姐的人品，实在没有我够坦白。

我打完小米的论文之后开始和前台小姐胡扯，她是说行政副总现在也肯和她一起吃饭了，但是还没有发展到想要的阶段，我抱着不鼓励也不阻止的心态，这种事情我插不上任何观点，这个时候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让前台小姐先不要说话，打来电话的是女老总：十八啊，你去财务部取点儿钱，然后打车来友仁园一趟，就是七号包间。

第55节：离别感伤和狭路相逢(2)

我没有多问，大部分一提到取钱，肯定是吃喝或者玩了，友仁园是我们公司经常聚会的一个餐厅，很大。我去财务部按照女老总要的数字提了钱，然后让前台小姐帮着我下班打卡，下了楼，打车去了友仁园，这个时候刚刚下午五点半，应该是准备吃饭的时间了，半个小时我到了友仁园，跟服务人员说了七号包间，服务人员领着我到了包间门口，然后离开了，我敲门，听见女老总笑得很开心的声音，我推门进去，我最先看见的是坐在对面的王总，王总向我笑了一下，然后是旁边的女老总，还有一个人，是木羽，他坐在最边上，我看不见他的表情，王总开始招手示意我坐下：十八，上回专题的事情没少麻烦你和木记者，前两天木记者又帮着兑换了美金，正好今天是周末，大家聚聚，来十八，坐下，公司里面的人都说你很能干来着，我还说要把你调到王府井这边呢，可是吕总不让，坐，坐。

我就是再傻那天我也不能在女老总和王总之间坐着，人家是夫妻，我选择了坐在女老总的身边，不能避免的挨着木羽坐着，木羽始终没有太大的表情，只是看了我一眼，好像对餐桌上的酒杯很感兴趣，不停的拿手把玩着。

女老总开始招呼大家点菜，我就点了一个素菜，我给小米发信息说晚上有饭局不要等我吃饭了，小米回复说早点儿回来，女老总和王总为了尽兴，点了不少菜，又叫了酒水，王总说是自己对酒有皮肤过敏的反映不能喝，女老总和木羽一起喝，我说自己不能喝，女老总笑：十八，你还不能喝？别逗了，我和木记者加在一起也不见得能喝过你。

木羽笑了一下，可是我感觉到他笑的很牵强很为难，我没有说什么话，木羽只是要了一个果盘，席间王总还讲了几个黄段子，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象现在这么黄的段子，偶尔笑那么一下也就过去了，木羽和王总倒是很能侃到一块儿，不过我觉得象木羽这样伸缩性很强的

人，任何时候和任何人应该都能侃上那么一腿，说着说着女老总也加入胡扯的氛围中，女老总问木羽：木记者，你的年龄也不小了，经济条件也不错，怎么也不成家啊？

王总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想早成家，事业为重吗？

女老总有点儿不满意：再以事业为重也不能不成家啊，对不对？木记者。

木羽拿牙签扎着一块水果放进嘴里，笑了一下：成家是根本，但是也不能很着急。

女老总来了兴趣：有没有女朋友，没有的话，我帮你介绍一下。

王总喝着果汁跟着笑：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还靠介绍找对象的，说出介绍这样的话，别人都会笑话的。

木羽嚼着水果：已经有了一些相处的女朋友了，但是目前还不太想结婚。

女老总转向我：十八，你和你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我笑了一下：我们是大学同学，他比我大两届。

王总眯着眼睛跟着说：大学同学好，都是知根知底儿的，要是在校外找的话，了解的不多，碰到不合适的人，很容易上当，来来，吃菜啊，大家都是熟人，怎么这么冷场啊，十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总经理的助理吗，要在饭桌上有气氛才行，怎么能这么刻板呢？有点儿不称职啊？

女老总嗔怪的看着王总：你不要瞎说，我找十八是做正事儿的，哪像你找的那些花瓶似的女秘书，就是个摆设。

王总呵呵笑：那我让你把十八调到我这边帮我，你干吗不给啊？要是十八在我身边做事儿了，你不就也放心了？

女老总哼了一声：那我这边儿怎么办？

木羽饶有兴趣的看着我：看来十八小姐很称职啊，人气热度很高啊？

我转着手里的饮料瓶子没有说话，王总笑：快吃啊，吃完我们去唱歌，房间都定好了。

这顿饭女老总开始狂喝酒，我不知道她哪里不正常了，有点儿酒精依赖的感觉，喝酒的兴致一直很高，王总是滴酒不沾，只是隔着桌子和我聊天，问我是那个大学毕业的，学习什么专业之类的话，我也是小声回答着王总的提问，木羽就在旁边和女老总一起喝酒，吃到中间的时候，王总觉得实在没有意思，就打电话让他的司机过来了，王总说他的司机是个饭桌上很能侃很能逗的男人，我记得那个家伙，去年年终聚会的时候那个家伙拼命的要和我跳舞，也不知道是犯的哪门子疯，一想到他要来我竟然有种恐惧的感觉，我最讨厌借酒犯疯的男人。

半个多小时后，王总的司机过来了，挺着不大的啤酒肚，还有点儿秃头，但是这个人却深的王总欢心，我个人感觉是这个人很会说，人都是有虚荣心的，架不住别人一个劲儿的拍着，尤其是一些成功的人，还好，王总可能是看女老总喝得多了点儿，就叮嘱他的司机只准一起吃饭不能喝酒，我稍稍的放下心，司机展开油嘴滑舌的本领在酒桌上这统侃，我也要笑了，他很能讲笑话，不荤不黄的，但是都是很能让人发笑，酒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女老总笑得最厉害，木羽也差点儿把酒喷了出去，木羽也不知道怎么了，今晚竟然喝了那么多酒，我知道他可能会吃解酒药，但是直到喝酒喝到?上十点，也不见他吃解酒药，而且他还开着车过来的，我的心理有点儿犯嘀咕，女老总喝道不行了，上了好几次厕所，但是王总的司机好像兴致很高，开始和女老总划拳，规定是如果女老总输了，之后的啤酒由我喝，如果王总的司机输了，之后的啤酒由木羽喝，王总一个劲儿的在旁边扇乎，我一琢磨，王总的司机再傻也不会不给女老总面子，应该会尽量让着女老总的，即使输，我也不会喝多少啤酒的，我的这个推断果然不错，王总的司机始终让着女老总，所以我喝得少，可是木羽就惨了，喝得越来越多，脸色也变得煞白，折腾到半夜十二点儿的时候大家都

没有意识，我去服务台结账的时候才看到手机上小淫的电话，可能刚才在包间里面吵得厉害，没有听见，我打过去，小淫声音有点儿不高兴，问我在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我和公司老总一起在外面吃饭，刚才没有听到，小淫让我早点儿回去，我说没事儿有司机送我到家，小淫这才放心，嘱咐我早些回去。

接完帐，我以为能回去了，可惜王总说已经定好友仁园的歌房了，要去尽兴一下，唱唱歌什么的，我有点儿为难，王总笑：十八，别担心，我不是特意让司机来了吗？而且没有让他喝酒，就是留着他送你，顺便送木记者回家的，木记者也喝多了，今天肯定不能开车了。

我这才有点儿放心，大家一起来到定好的小歌房，服务人员把歌单和麦克调好，送来茶水和水果后，出去了。

第56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1)

（九十一）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

女老总很青春的点了一首：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玩了命似的扯着她的嗓子喊着自己的高音区，差点儿把我震得逃出了歌房，我发现会唱歌的人可能很少唱歌，但是不会唱歌的人反而很有瘾，就像女老总，她真是很没有唱歌的条件，但是乐此不疲，以前经常一起聚会的时候就一直是扯着嗓子喊，喊的旁边的包房里面的人都一个劲儿的砸墙示意我们小声点儿，我小声对王总开玩笑说女老总想让他送玫瑰花了，王总不以为然：不会，都多大年龄了，还整天送花?

王总好像很中意民族唱法，他唱得歌曲都是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美丽的草原等等，声线还不错。木羽在旁边的椅子上仰躺着，好像喝多了，最可恶的就是王总的司机，没有喝酒还是照旧一副耍酒疯的样子，非要拉着我一起唱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和男人一起对唱过什么歌曲，即使一起唱也是和女孩子一起唱一首歌，更何况是一起唱什么：夫妻双双把家还。我说我不行不会唱，谁知道那个司机还来劲儿了，拽着我的胳膊非要我和他一起唱，一边拽我一边嘴里还调侃着：哎，就是和你一起唱首歌而已，又不是真的做夫妻，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就是你真的想和我做夫妻，我家里的老婆还不干呢?

王总在旁边笑得厉害：十八，你就和他一起唱吧，不就是一首歌吗? 大家出来就是图个乐和，快去唱。

女老总醉的东倒西歪了还能拍着手笑：十八，唱吧，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你唱歌呢，我唱得不好，不也是唱了吗?

我拿着另一只手掰司机的：哎，我真的不会唱，不骗你，五音不全……

我感觉我的另一只胳膊被向后拽了一下，我回头，看见木羽吊尔郎当的看着司机笑：别闹了，十八小姐刚刚正和我说话呢? 怎么话还

没有说完，你就拽着她唱歌啊，是不是不想让她和我说话啊?

第57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2)

王总看木羽说话了，朝着司机摆了一下手，司机一松手，我一下倒在木羽肩膀上，木羽的手向前托了我一下，司机很不满意的看着我：十八小姐，你就是瞧不上我，对不对？去年年终酒会的时候我想和你跳舞，你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

我慌忙摆手：真的不是，不信你可以问吕总，我从来不唱歌跳舞，真的。

女老总努力睁着眼睛笑：对，这个不是为难的问题，十八跟着我也很久了，从来不和别人一起唱歌跳舞，我都没有听过她唱歌。

我害怕司机生气不送我回家怎么办，我看见桌上有几瓶啤酒，我顺手拿起一瓶，用牙咬开瓶盖：真是不好意思，我这里向你陪罪，真的，这瓶啤酒我全喝了，算给你陪罪，真的不能唱歌也不会跳舞，下次不开车的时候我一定陪你喝酒，真的，我干了。

我几口就把啤酒喝光了，王总拍手笑：好了，大家都是朋友，也不是看不上谁，就是不会唱歌跳舞吗，喝酒了就行。

王总的司机这才笑起来：十八，好，够豪爽，下次一起喝酒，不过还有你这种秘书，不会唱歌跳舞？你个子挺高的，怎么就不会跳舞呢？

我笑：腰硬，天生的。

王总和司机哈哈大笑，王总朝我一乐：十八，你还挺能幽默的。

我眼角的余光看见木羽温和的看着我。

折腾到半夜一点钟多，快到两点了，王总扶着女老总对我说：十八，我开着吕总回去，我的车让司机开着先送木记者回家，他喝多了，木记者的车先停在餐厅，等他明天再来开走吧，你和司机先送木记者回家，让司机一个人送他可能有些地方顾忌不到，你们两个人送他吧，我们请来的客人，不要让人家日后挑理了。

我知道王总是怕刚才木羽拉我的时候司机有点儿不满意，怕他们之间不好相处，司机问我木羽住在什么地方，我回头找木羽，木羽始终闭着眼睛，看来真的有点儿喝多了，我摇着木羽的肩膀问他家住在什么地方，木羽揉了揉眼睛，挣扎着坐起来，说要去车里拿一下公式包，木羽走路的时候有点儿摇晃，差点儿摔倒，我伸手扶了他一下，大家一起出了餐厅，王总把女老总抱进车里，木羽拿出车钥匙，开了车子，从前面拿出一个公式包递给我，又把车子锁上，我拿着木羽的公式包，木羽摇摇晃晃的上了王总的车子的前排，我抱着公式包坐到后排，木羽和王总打了招呼，跟王总的司机说了一个好像是西直门附近的一个地址，司机正想开车，木羽突然很想吐似的打开了车门，呆了一会儿没有吐，木羽可能真是喝得糊涂了，前面的车门还开着，他又打开后排的车门，坐到了我的旁边，司机嘿嘿的笑了一下，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子：坐到后面最好了，一旦要是吐了，十八，你受累，拿着这个帮着接一下，不然车里就惨了。

我别扭的接过塑料袋，木羽闭着眼睛，好像很难受的样子，我一下想到木羽以前吃解酒药好像，我开始摇晃木羽，木羽睁开眼睛，看着我，脸色很难看，我小声问：你之前不是吃解酒药吗？放在什么地方了？

木羽抬起手指指我手里的公式包，我打开公式包，里面一堆的东西，找来找去也没有，开车的时候车里的光线很黯淡，因为一旦开灯就会看不见车的外面，我伸手在公式包里面摸着，摸到一个盒子，我就拿了出来，递给木羽，然后把公式包的拉锁拉上，木羽摸索着打着盒子，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木羽吃吃的笑着，我扭头看他，他眼睛里面充满了调侃的神情，木羽把盒子递给我，笑着小声说：拿错了。

我诧异的拿过盒子，凑到车窗边上，车外滑过的路灯一闪而过，我看见盒子上面清晰的写着：避孕套。

我靠，我怎么知道那厮会把这玩意儿也放到公式包里面，到底是成年男人，我火大的哼了一声，开始伸手在公式包里面摸着，旁边的

木羽，一直不停的嗤笑着，我的手终于又摸到一个盒子，好像不是很大，我拿出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先是放到车窗附近确认了一下，然后递给木羽，把先前那盒东西又扔到公式包里面。木羽好像比我还有本事，因为他是用口水和唾液吃药，木羽吃完解酒药把药盒递给我的时候脑袋凑过来一点儿，极其轻佻的小声问我：哎，你不会不知道那盒子里面的东西吧，你没用过吗?

第58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3)

我使劲儿拿着公式包推了木羽一下：真是，真是，很没品的家伙，哼！

木羽象旁边倒了一下，仍旧嘻嘻哈哈的小声笑着，我把公式包扔给木羽：哼，你好像没有醉吗?

木羽接过公式包继续嗤笑：是醉了，但是十八小姐，我不得不佩服你，你总是有办法让我清醒。

前排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问我？十八啊，你们笑什么啊，有趣的事情大家一起分享吗?

我瞪了木羽一眼没有吭气。

公路上没有什么车，所以不存在堵车，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车子停到了一个小区的门口，门口的保安拦住我们，可能是看着王总的车子不是很熟悉的缘故，木羽从后排摇开车窗，和保安打了个招呼，保安放车子进去，在木羽说的四号楼停下，司机开了车门，木羽摇晃的下去，本来我不打算下去了，但是木羽忘了拿公式包，我拎着公式包吓了车子，想递给木羽，没有想到的是木羽竟然蹲到旁边的草地上开始哇哇的吐了起来，把司机也吓了一跳，司机把车子锁上摇着头看我：十八，看来得把他送到家里了，这样子肯定不能自己上楼了，不能喝酒就少喝点儿，真是不要命。

我拿着公式包，司机搀着木羽，木羽按了防盗门的密码，我们进到一层，木羽指了指电梯的方向，司机架着他，我拿着公式包跟在后面进了电梯，木羽按了5层的按钮，在电梯的灯光中，我才看清楚木羽的脸色很不好看，煞白。到了5层，按照木羽指引的方向，司机把他架到一个防盗门面前，木羽指指我手中的公式包，有点儿虚弱：钥匙。

我慌忙打开公式包，摸索出钥匙，木羽勉强开了防盗门，门开后，木羽顺手按了墙上的灯开关，还没有等司机把他架进去，木羽已经飞快的跑进一个门里面，然后我听见了不断呕吐的声音，我估计那

个地方应该是卫生间，司机也顾不上换鞋了，赶紧跟进去看看，我听见司机的声音：以后不能喝酒就不要喝了，喝成这样还不是自己难受，好点儿没有?

然后我听见木羽有点儿有气无力的声音：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去药店买点儿药，我胃疼的厉害。

司机说好吧你等会儿，司机出来皱着眉头看着我：十八，你帮他倒杯水吧，吐的太厉害了，我去买点儿药，他说胃疼的厉害。

我放下手里的公式包：我去吧。

司机一笑：算了，你会开车吗? 还有，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女人跑来跑去不成样子，我找家24小时的药店就行了，回来咱们就走。

我开始找能倒水的地方，先是在沙发附近的茶几上找到一个空的杯子，但是没有看到有水的地方，我一边找着一边问：那个你，你家什么地方有水啊?

我听见木羽又开始呕吐的声音，然后说：厨房。

我连续开了两个门之后才找到厨房，开了灯，看见冰箱旁边有一个饮水机，我倒了一杯水，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木羽很难受的蹲在马桶旁边，手里是散乱的面巾纸，我小心的站在距离他一米多的地方：那个你，起来喝点儿水吧。

木羽有点儿迷离的看了我一眼，笑：十八小姐，你不用这么不自在，我都这样了，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干什么总是很害怕我的样子，我让你感到害怕了吗? 你为什么要害怕我?

我唯唯诺诺的说不出话，木羽摇了一下头：算了，不说了，你先出去一下，我想方便一下，一会儿出去喝水。

我出了卫生间的门，顺便把门关上，我拿着水杯站在客厅里面，等着司机买药回来。

木羽的家还是很干净整齐的，看来是平时有人经常收拾了，我正无聊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看见是小米的号码，小米有点儿发怒

的质问：十八，现在都几点了，我和小麦等你等的都在沙发上睡了好几个小时了，你怎么还不会来，你在哪儿了？

我尽量小声说：小米，我现在还在餐厅和老总吃饭呢？过一会儿就回去，你们不用等我。

小米哼了一下：餐厅？现在这个点儿还有营业的餐厅？你到底干什么，不会也学人家也不归宿吧？

第59节：他说他只想抱我一下(4)

我赶紧解释：小米，不是餐厅，是餐厅的歌房，过一会儿就回去，回去再慢慢告诉你，好了，我挂了。

我放下电话，嘘了口气，我是怎么了，也开始学人家说谎，回去再跟小米解释吧，这说谎的感觉真是很不爽。我愣神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木羽的笑声：十八小姐，这是我第二次听见你说谎了，看来说谎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转过身，看见木羽轻佻的笑容，尽管他脸色还是不好看，我哼了一声：你管的着吗？你自己都这副德行了，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情？给你水。

木羽泯了下嘴唇，看了我一眼，伸手接我递过的水杯，在木羽的手碰到水杯的一瞬间，木羽没有接水杯，他拽住了我的手臂，往前一带，我一个跄踉，木羽抱住了我，我被吓傻了，手一哆嗦，水杯啪的一声落到了地砖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在夜里变得异常清晰，我第二个反映是试图挣脱，木羽的话语响在我的耳边：十八，你不要怕，我不做什么，就是想抱你一下，真的。

我无法形容出自己的恐惧和慌张，我能感觉到木羽的心跳，一下一下的传到我的身体上，我听见木羽有点儿异样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十八，我一想到你会嫁给别的男人，成为别的男人的女人，我就有点儿接受不了，怎么办？怎么办？

当我的意识不断的提醒我现在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时候我开始发怒了，我有点儿狼狈的挣脱着：你神经病啊，你放开我，听见没有？我喊人了……

木羽像是神志不清似的始终没有动，我的手机响了，我拿出来，是王总司机：十八，楼下开门密码是多少。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木羽在我的耳边说也一个数字。然后松开抱着我的双手，我后退了一下，告诉司机，挂了电话，木羽踩到了我刚

才摔碎的杯子，发出进一步碎裂的声音，我低着头，退到门边，空气像是被凝结住一样无声无息，我听得到木羽呼吸的声音。

直到司机按门铃，我才换了一个姿势，开门，司机掏出一个盒子仍给木羽：一天三次，每次一粒。

木羽掏出钱包把买药的钱还给了司机，去厨房重新倒了两杯水，把一杯递给司机，司机坐到沙发了喘了几口气，有点儿诧异的看着地上碎的水杯：咦？十八，水杯怎么碎了？

我哦了一声：刚才有点儿不小心，滑倒了一下。

说完这句话，我真想抽自己一下，靠，又撒谎？今天是怎么了？我的眼角看见木羽盯着我的眼神，有着玩味的颜色，司机看见木羽把药吃了之后起身：好了，我和十八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吧。

木羽摆出笑脸：今天真是非常感谢，改天专门请你们吃饭。

我没有回头，跟在司机后面，出了房间，下楼，司机看了一下表笑：十八，现在都半夜两点多了，估计回家也睡不多长时间了，反正是周末，白天再补觉吧。

我伸了个懒腰：无所谓了，睡觉也不分白天和晚上。

司机开始掏车钥匙，可是，没有掏出来，司机有点儿慌张的看着我：十八，我明明把车子钥匙放到口袋里面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也有点儿慌神：你再慢慢找找看，会不会记错了？

司机上上下下的翻着口袋，还是找不到，我和王总的司机两个人开始蹲到地上摸索起来，从车子的前面到后面，从后面到前面，再到车子的底下，都找了一边，司机的汗就出来了，回不回家是小事儿，一旦车子钥匙被别人拿走了，引发丢车事件可就责任大了，我们就是吃苦耐劳一辈子也赚不来这样一辆车子的钱啊，那可是六七十万的车子啊，我也开始着急，司机看着我：十八，你去木记者家借一个手电筒，我们再找找，我在这儿看着，你上去。

这会儿我也顾不上别的事情了，开了防盗门，上电梯，然后去敲木羽的房门。

第60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1)

（九十二）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

木羽开了房门，我有点儿气喘吁吁，我开始问木羽有没有手电筒，木羽问我怎么了，我说司机的车子钥匙找不到了，可能是不小心掉到什么地方了，要是有手电筒的话借来用用，木羽低头想了一下：好像有，以前爬山的时候买过一个，你进来等会儿，我给你找。

我进了房间，木羽开始翻着客厅里面的抽屉，又跑到房间里面，我开始看司机刚才做过的沙发，找了一下，沙发上沙发旁边的茶几还有沙发扶手的缝隙，都没有，我低着头看沙发底下的时候木羽碰碰我的肩膀：十八小姐，你干什么？

我立起身拍拍手：没有，刚刚司机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看看，是不是掉在这个地方了，好像没有。

我接过木羽的手电筒，匆匆的下了楼。

王总的司机还在楼下等着我，我下去的时候看见他不停的来回走着，很着急，这种事情放在谁的身上都得着急，这不是自己的车子，一旦出现了问题谁担待得起啊，几十万的东西，不是闹着玩的。我和司机两个人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的找着钥匙，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反复的找，但是还是没有任何收获，我抬手看了一下手表，快三点了，我懊恼的叹着气，司机也放弃了找钥匙，看着我苦笑：十八，不找了，我就在车子边上呆到明天天亮，以防万一吧，我就怕别人拣到钥匙之后有麻烦了，反正还有几个小时就天亮了，天亮之后让王总把备份的钥匙找人送过来，然后换车锁吧，就是今天晚上，连累你了。

我也苦笑：没法子的事情，也谈不上连累不连累了。

我和司机两个人靠着车子发呆的时候，听到防盗门响了一下，我听见司机说：哦，木记者啊，你怎么下来了？

木羽靠近我们身边：找到了没有？

我摇摇头，木羽看着司机：那你们也不能就在这儿傻站着啊？大半夜的。

司机看了我一眼：十八，你自己打车回去吧，我留在这里就行了。

木羽看了一下表，皱着眉头：这个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出租车了，女生这个时候一个人打车也不安全啊。

司机挠着头：那怎么办啊?

木羽好像想了一下，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这么办吧，你们都去我家吧，我那儿的房间也够用，我去保安室和小区保安说一下，我们这儿是24小时保安的，我让保安记下这个车子的号码，如果车子里面没有我，这个车子不准出这个小区，有事儿让保安给我打电话，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想来想去的想不出办法，也不能大晚上就在外面呆着？五月份天气虽然暖了，但是还不能在外面呆着过夜，我一是害怕这个时候打车实在不安全，再就是也害怕王总的车子出问题，所以真的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于是我和司机跟着木羽来到保安室，里面有三个值班的保安，木羽把大概的情况说了一下，保安让司机拿出证件看了一下，又记了一下车子号码和木羽房间的电话，然后又跟着木羽回到木羽的房子，还没有进房间，我的手机又响了，我看，是小麦的号码，小麦的声音很大声就穿了过来：十八，你到底在哪儿，我和小米都快要打110报警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快点儿回来。

夜晚静的唯一坏处就是电话里面像是安装了扩音器一样，听得很清晰，我压低声音：小麦，你和小米睡吧，不要等我了，我这面公司有些重要的事情，今晚不回去了，在公司，具体事情明天回去后再跟你们解释，好了，我挂了。

我有点儿尴尬的挂了电话，司机已经进去了，木羽拿着钥匙淡淡的看着我，我惴惴不安的进门，换鞋的时候，我听见木羽的小声的笑：十八小姐，今天你已经说了三次谎话了，为什么要说谎?

我没理木羽，进了房间。

司机对木羽的安排有点儿感恩带德，说自己睡客厅的沙发就行了，木羽笑：有三个房间可以睡觉，不用睡沙发，一个人一个房间。

我正琢磨应该有书房之类的房间吧，木羽转到我面前笑着指指我前面的房间：十八小姐，女士优先，你睡最大的房间吧。

我看了一下房间，应该是木羽平时睡觉的卧室，很整洁，床也是大号的，看着就很舒适，我勉强笑了一下：不用，有没有书房啊，我这个人有点儿认床，估计睡不着，可以看看书，没多久就天亮了。

木羽一笑：有，后面这间就是，不过我书房里面没有桌子和椅子，只有床，我始终强调个人生活的舒适性，请便。

第61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2)

木羽接着把司机让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司机可能确实困了，跟我打了下招呼，就要睡觉，我在司机关门的一瞬间拉住他：那个，明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别忘记叫我了，我可能起不来。

司机点头答应，我回房间的时候，木羽在门口嘿嘿笑：十八小姐，要不我们聊聊吧？我也睡不着。

我闪身进了书房，把房门锁死，没搭理木羽，我听见木羽在门外笑着说：十八小姐，锁门是没有用的，我有这个房子里面每个房间的钥匙，随时可以打开。

我关了手机，我怕小米或者小麦再打电话来，我无法解释，我拿了本书，好像是海明威的书，躺倒在床上，翻着，可是很快，我的眼睛开始打架，看来我也困了，我把书扔到旁边，闭上眼睛睡觉，反正明天早晨有人叫我。

第二天早晨，确切的说应该是第二天上午，我睁开了眼睛，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表，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我吃了一惊，难道司机也在和我一起睡到这个时候？我忽地坐了起来，开门，看见的是木羽在客厅里面安静的坐着，吸着烟，翻着报纸，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一条牛仔裤，和平时在公司看见的样子完全不同，木羽看到我开门愣了一下：醒了？

我看见司机睡觉的房间房门关着，我诧异的问木羽：那个，司机还在睡觉吗？

木羽笑了一下：司机已经走了。

我惊讶：走了？他明明说好要叫醒我的，怎么……

木羽站了起来，温和的看着我：嗤，你还敢说你认床？叫你了，但是你好像睡的很踏实，所以我让他现走了，哎，你有没有在我床上流口水啊？

我愣了一下：那车子开走了？

木羽递给我一杯水点头：是啊，钥匙找到了，所以我下楼把司机送出去了。

我喝了一口水：钥匙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昨天晚上我和司机找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地方来着，在哪儿找到的？

木羽有点儿诡异的笑着，没有说话，我打开手机，过了一会儿，手机上就显示出一大堆的信息，全是小麦小米的，后面几条是阿瑟的，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应该回去了，我去卫生间大致把头发用水稍微润湿了一下，我看见洗脸池旁边有挤好的牙膏和杯子还有一条新毛巾，难道木羽还没有洗漱？我没有多想，就是用水洗了一下脸，然后漱了口，我抬头看见镜子里面木羽在吊儿郎当的笑，我又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木羽笑着向我比划了一下手势：旁边的洗漱用品是给你用的，你放心，都是新的。

我顺手从纸巾盒子里面抽出几张面巾纸，擦着脸上的水，然后梳了几下头，出了洗手间，木羽在客厅里面站着，有点儿发呆的样子，看见我出来，好像有点儿恼怒：哎，我不是说过，旁边的东西是给你准备的吗？你为什么不用？

我一怔，然后勉强想到了一个理由：这个，问题是，我用过一次之后别人还怎么用啊，我这样就行了，我得回去了。

木羽挡在门前，表情有点儿生硬：吃点儿东西吧，不差那几分钟，今天也不用上班。

我看见客厅得桌子上放着一杯牛奶，几片面包还有点儿火腿肉，我这才感觉自己真的有点儿饿了，我拿起牛奶杯子，喝了几口，木羽笑：慢点儿，又没有人和你抢。

木羽递给我一张面巾纸，脸上有点儿说不出的神情：十八小姐，你终于在我的房子里面过夜了，感觉如何啊？

我刚想反驳，被牛奶呛了一下，我咳嗽了几下，愤怒的瞪着木羽：你不要乱说话，这根本就是形式所逼，你以为谁愿意在这儿呆着，是不是？好了，我该走了。

木羽笑着没有动：防盗门反锁了，现在这个防盗门还好就是有这个功能，可以在里面反锁。

我愣了一下：哎，你不是有毛病吧，又想干什么？

木羽敲敲桌子：不想干什么，我呢？从来不会胡来，免得别人把我送进警察手里，你乖乖的把早餐吃完，我把话说完，你就回去，我还要去餐厅开车呢。

我接着拿起牛奶杯子，哼了一声：吃早餐可以，但是你就不要说什么话了，免得我没有胃口。

第62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3)

木羽皱着眉头盯着我，我听得到他的冷笑：是吗？那么，千万不要告诉我，昨天晚上我抱着你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感觉，女人在男人面前最好不要自作聪明，那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

我有点儿恼羞成怒，手里的牛奶杯子随着我的心在动，木羽的手比我还快的按住了我手里的牛奶杯子：十八小姐，你这样的举动很不明智，你别忘了，这是我的家里，啧啧，我一直以为十八小姐行走江湖是小心翼翼的那种，至少看着我的时候是小心谨慎，可惜可惜，你说我要是在这杯牛奶里面下点儿什么的话，你现在是不是该倒下了？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里面能喷火，木羽嗤笑：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什么谦谦君子，但是还是一个真小人，这样的事情太滥，我做不来，不过一早上被你搅得也够晦气的，明明很温馨的一个早晨，我在客厅悠闲的看报纸，我喜欢的人在房间里面安静的睡觉，我在安静的等着你醒过来吃早餐，可惜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变了，一塌糊涂，还不如你一直睡着比较让人有想象力。

我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我知道自己眼前这个男人的厉害，我不想惹更多的麻烦，木羽点了支烟，我听见打火机开合的声音，木羽指指面包和火腿：吃啊，怎么不吃了。

我说我饱了，木羽嗤笑：不会吧，就喝点儿牛奶就饱了？人在外面身体健康很重要。

我泯了泯嘴唇尽量让自己放松：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想活得这么压抑。

木羽挑着嘴角看着我：接着说，我在听。

我看了木羽一眼：认识你之后，我就觉得很压抑。

木羽弹了一下烟灰：为什么？

我转着牛奶杯子：因为，你对我说过的每句话，我都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分辨这些真假很让人难过，我始终看不到一种叫

做真的成分的存在，所以我只能把你说过的话都当成假的。

木羽沉默了一下，烟圈在他眼前缭绕：这就是你无法靠近我的原因，是吗?

我摇头：可能有很多，但是我的语言概括能力很有限，我说不准还有什么。

木羽掐灭烟盯着我：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地方，让你无法向我靠近，反而越来越远了。

木羽还想说什么，我岔话：那个车子钥匙，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木羽噗哧一笑：钥匙根本就没有丢，其实，是你们下楼的时候司机忘在沙发上了，就是你找过的地方，我藏了起来，一是惩罚他在歌房时候对你的不敬，二是，我很想你在我这里过夜，真的，所以今天早晨我早早的把钥匙放到沙发的缝隙里面，再叫醒司机，然后告诉他在这个地方，司机对我很是感激的，怎么样，我够聪明吧?

我心底的怒火被再次勾引了出来：你真是很可怕，至于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他有家有口的，你这么吓他？害的我们昨晚多担心啊，要是车子真的出了问题，几十万的东西，会把小老百姓吓出心脏病的，你，真是可怕的人。

木羽看着我的样子有点儿发呆：十八小姐，你义正严词的样子好帅啊。

我哼了一声：给我开门，我要回去。

木羽点头：好，等我一会儿，我也出去，去友仁园开我的车子回来。

木羽说完，开始解着白衬衫的口子，我吓了一跳：你你，干什么啊?

木羽邪邪的笑：忘了，忘了，我是想换一下衣服，忘了家里还有女人来着，我去房间里面换。

阿瑟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十八，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好容易有一晚上可以不回去，一大早小麦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昨晚没有回去，你

到底搞什么啊?

我压低声音：阿瑟，回去再跟你解释，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回去再跟你解释，我先挂了。

我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木羽换好衣服出来了，木羽这个人长得不是很帅，但是很有一种痞子气和那么种吊儿郎当的男人味道，他的眼神很厉害，似乎总能看出别人想什么，所以受到女人欢迎也在所难免，女人不都是喜欢有点儿霸道还能看穿自己心灵的男人吗?木羽看我看他，一笑：哎，不会这么一会儿你就看上我了吧，我可是很自信的男人，男人自信的时候都是很帅的，你小心了。

第63节：他说我在他家过夜了(4)

我嗤笑了一下：开门吧你。

到了楼下，木羽领着我出了小区，木羽开始招手打车，我也开始等着打车，木羽转到我前面：哎，你很有钱是吗？我打车去友仁园，先把你送到小米公寓不就行了，亏你还是大学毕业，这么点儿经济帐都算不明白了？真是的，国家怎么培养你们的，呆头呆脑的。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合适反驳木羽的话，木羽打开车门皱着眉头看着我：还不上车？司机已经开始打表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出租车，木羽跟着也上了车子，坐在我旁边，我向另一个方向靠了靠，木羽开始笑，我瞪着他：笑什么？

木羽侧着脑袋看我：你最多就能靠到那儿了，还能往哪儿靠？还能靠出出租车吗？

我扭过头不搭理木羽，木羽跟司机说了小米公寓的地址，司机开始开车。

木羽住的地方距离小米的公寓大概就是三十分钟左右的车程，我在心里希望出租车速度快一点儿，可惜今天是周末，周末的时候很多私家车都全家全家的凑热闹，把主要的公路都堵的很紧巴，有的红绿灯得一步一步的挪着，我看着眼前的路，我就琢磨，要是开到我熟悉的地方我就下车走步回去。木羽在车上接了两个电话，说话的时候好像很暧昧的音调，还有坏坏的笑声，我把头转向车窗外面，不想看到他欠揍的表情，木羽挂了电话，对前面的司机说：哎，不用那么着急开，反正车子都堵，要不绕三环走吧？

司机从后视镜中看了木羽一下：绕三环？你不怕钱多？

木羽挑着嘴角：问题是都和这些车子一起堵着，还不如绕三环省事儿呢？

司机说了一句：好列，你就瞧好吧。

我糊涂的看着木羽：干吗绕三环啊，直接不就过去了吗？

木羽指着窗外：你自己看看，都都堵成什么样子了，不绕三环行吗？

我看着车窗外面，果然是堵的很厉害。

车子上了三环还好，终于能开起来了，木羽伸了个懒腰，眯着眼睛看着我：真是不公平，昨天那个王总的司机，睡得跟死猪似的，打呼噜震天响，我根本就没有睡好。

我诧异：他打呼噜？我怎么一点儿也没有听见？

木羽瞄了我一眼：你没听见？那你肯定也是睡得跟猪差不多，还说自己认床？就是人家把你抬走卖了估计你也不知道，诶？要知道你睡得那么死，我昨晚就应该混进你房间才对，这可是我梦想了好长时间的事情。

木羽说后面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低，还坏坏的笑着，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大声说：司机，停车。

司机看了我一眼：三环上怎么停车啊？

我愤怒的看了木羽一眼：找个出口放我到辅路上，我到了。

司机哦了一声，往前开了一小段，拐出了三环，在路边停了下来，我迅速开了车门，下了车子。

我气乎乎的往前面走着，我想等到木羽和出租车过去之后再打辆车回公寓，一会儿出租车开过去了，我松了口气，当我听见木羽从后面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简直就快发疯了，我无奈的转过头：我拜托你，就当我求求你好不好，我们不相干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行不行？

木羽被我吓了一跳，小心的看着我：你没事儿吧，生气了？

我恨恨的转身接着向前走，木羽转到我前面，盯着我：我是开玩笑，你没事儿吧？

我简直要气疯了，我咬着嘴唇瞪着木羽：哎，你有很多女人可以消遣，干吗非要折腾我啊，你有病吗？我最讨厌像你这种男人，好像

自己是情圣似的，你很了不起吗？你的行为让我感觉厌恶，不是，是恶心，你给我让开！

我推开木羽，接着往前走，转身的时候，看见一辆空的出租车，我招手，车子停了，我上车，木羽抓住车门，淡淡的看着我，我瞪了他一眼：你不准上来，把车门关上。

木羽没有动，我看见他的嘴角挑了一下，朝我挑衅的一笑：你，吃醋了？

司机不满的看着我：到底走不走了？

我说走，我伸手关门，木羽的脑袋凑近车窗，在我关门的一瞬间，露出那种欠揍的表情：你吃醋了，呵呵，路上注意。

第64节：有点儿内疚(1)

我跟司机说了小米公寓的地址，司机开始开车，我狠狠的从车子的后视镜中瞪了一眼木羽。

（九十三）有点儿内疚

回到小米公寓，看见小麦睡在沙发上，抱着一个枕头，小米打着呵欠说小麦是为了等我，所以一直睡在沙发上，说着把我拉进房间，捂着嘴巴看着我：哎，十八，你说实话，你昨晚到底去哪儿了？你说你在公司，可是我上午打你的座机电话没有人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小淫昨晚打电话的时候也很担心来着。我吐了一口气，看了小米一眼，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小米说昨晚的事情，在我看来，我一直认为小米和小麦都是比我小的孩子，我怎么能跟小孩子说这么复杂的事情呢？我看了一眼师兄的房门：阿瑟呢?

小米耸耸肩：鬼才知道，这个花心大萝卜，谁知道他又飞到那个蝴蝶家里了？没有回来，可能得下午吧。

我扑到小米的床上：小米，你让我好好睡一会儿吧，我很困，神情恍惚了，等我睡完觉之后再说吧。

我陷入无比的苦痛中，随后我的梦里反复的出现着小淫和木羽变换的场景，我艰难的分不出到底谁是谁，我分不清是不是像是木羽说得那样吃醋了，但是木羽的影子像是鬼魅一样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开始疯狂感觉自己对不住小淫了，小淫那么喜欢我，我还因为别的男人烦恼，我到底是怎么了，一定是吃错药了，我开始给师兄阿瑟打电话，阿瑟说下午回来，我说阿瑟我想和你聊聊，你别回来了，我出去我不想让小米和小麦知道，阿瑟迟疑了一下答应了，约好了在公寓附近的一个茶屋见面。

中午我没有心思吃饭，随便喝了点儿牛奶，小麦睡醒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很想揍我一顿，我害他昨晚没有睡好，捱到下午，我借口自

己饿了，下楼买晚餐给小麦赔罪的理由自己溜了出去，我来到和阿瑟约好的茶屋，阿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们进去，找了一个位子坐下，阿瑟看着我：十八，昨晚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之前不会晚上不回去的？

我叹了口气，为了让师兄明白我的事情，我没有撒谎，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边，阿瑟惊讶的不得了，我内疚的看着阿瑟：阿瑟，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起小淫，我心里很难过。

阿瑟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十八，你是要我说实话是吗？

我点头，阿瑟看着我：十八，我呢？不是什么好男人，至少和小淫相比，但是我知道一点，木羽那个男人有一点是和我一样的，他肯定也很喜欢在外面玩，不喜欢拘束，对于你这种女生，可能是一时好奇而已，他真的不适合你，只会让你操心，还有伤害，所以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想法，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的动心，都要停止吧，我说这话绝对不是单纯的偏向小淫，绝对不是因为小淫是我的兄弟我就偏向他，更何况，你和小淫已经好几年了，从大学认识到毕业，光认识就三四年了，其中你们虽然有过不愉快，但是都没有忘记对方对不对？

我点头，阿瑟给我倒了一杯茶，笑：十八，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摇头，阿瑟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就是因为你没有谈过什么恋爱的经验，这个谈恋爱，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让人变得不再纯真，好处就是增加了免疫力和经验，你就是因为太没有经验了，所以成熟的男人稍微勾引你一下，你就受不了，呵呵，有意思，不知道小淫知道会有什么反映？

我不满的瞪着阿瑟：哎，你就这么看我笑话？

阿瑟笑：不是，成熟如木羽这样的男人会让你很被动，真的。

阿瑟看了我一眼：十八，你说实话，你对那个木羽的感觉到了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停下来？这些事情骗自己是没有用。

我老老实实的看着阿瑟：其实，可能真的象你说的那样，阿瑟，他会让我被动，可是要是他不在我身边来回晃的话，我就会很正常的生活，可是他要是不断的在我身边晃，我就会跟吃错药一样，有点儿歇斯底里的想发脾气。

第65节：有点儿内疚(2)

阿瑟嗤笑：看来这个男人很聪明啊，他知道你的弱点，所以他总是在你要忘记他的时候让你重新记住他，十八，你换工作吧，搬来小米公寓住，这样我们大家都在这儿，他不会冒失到这儿来。

我看着阿瑟：师兄，这个事儿先别告诉小淫，等他到北京之后我再告诉他吧，要是他知道了，非得发火不行。

阿瑟点头。

从茶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我说要去餐厅定点儿菜，阿瑟摸着脑袋问干吗，我说小麦昨晚为了给我开门，一直睡沙发，我总得补偿一下他，阿瑟笑：没有想到那个小子还挺有仗义的。

在公寓楼下的餐厅，我订了几个菜，让他们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送到楼上，顺便又到超市给小麦和小米买了一些可乐，这些小家伙，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就能喝这种东西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想到小米或者小麦这种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孩子，我的心里始终有着快乐，可见我并不是很老，还没有不喜欢这些小孩子，呵呵，其实阿瑟也是，虽然有些时候会欺负一下小麦，但是还是疼小麦的时候多，在阿瑟眼里，小麦其实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阿瑟一直是小麦的哥哥一样，小麦有时候抱怨阿瑟欺负他，但是更多的时候离不开阿瑟，阿瑟、小淫、我、佐佐木、大雄、平K、易名，我们都大了，可能大了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烦恼，没有人会没有烦恼。

快到吃饭的时候，小淫打来电话，一副长者的口气：十八，你昨天是不是不乖了，怎么那么晚不回家呢，小麦和小米担心的要死，看来我真是应该快点儿去北京看着你，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嗯?

我说：没有，昨天是确实有事情发生，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哪敢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天地良心啊，日月可证啊。

小淫吃吃笑：这还差不多，等我去北京给你买好吃的。

我在心里呵呵笑：难道我就是这么被哄大的吗？要是有人这么哄着自己一辈子，那就是幸福了。

末了小淫说5月20日可能公司要让他和公司的其他工程师来北京看一个什么计算机系统，能在北京呆一天，要来看我，我兴奋的快要跳起来，喊阿瑟过来接电话，阿瑟摇着头：哎，你们都成这样了，干脆结婚吧，省着天天扯着脖子喊着对方。

吃晚饭的时候，小麦还很拽的瞪着：十八，昨晚我睡沙发睡得肩膀很酸的，能不能帮着我按摩一下？

小米撇撇嘴：哼，屁大点儿的事儿都值得这么张扬，做男人要学会含蓄，含蓄，知道吗？

我站到小麦身后，开始给小兄弟捶肩膀：哎，小米，你现在不用上学校吗？怎么天天都在家里呆着啊，有点儿不象话了。

小米朝我龇着牙，笑：十八，你别问我这些，现在要毕业的学生们就像是没娘的孩子一样，没有人管着，谁还会管要毕业的学生啊，大家都是这么过的，就等着毕业那天的大会了，然后个子卷着行李各奔东西呗，学校的寝室基本都空了，我那些朋友也一个一个的不见了，人生啊。

小米感慨，看着餐桌上的几根黄瓜摇头：还没有这几根黄瓜实在啊。

阿瑟换好衣服做到餐桌前，小麦正闭着眼睛享受我的推拿术，嘴里还一个劲儿的不利落：十八啊，看来女人有力气倒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力气的女人了，当然了，和那些打拳击的职业女选手是没有办法相比了，但是将来给小淫按摩个腰捶个背的还是很绰绰有余的，哎哟，你谋杀啊……

我在小麦得不得时候捶了一下小麦的脖子，阿瑟一副流口水的样子看着我：十八，小麦都能享受这个待遇，一会儿是不是给我也来个全身按摩的，我昨天晚上可是很辛苦啊，很久没有碰女人了，身体损失很重……

我拿着一根黄瓜塞进阿瑟嘴里：再说，我一脚把你踢进房间里面，哼。

小米笑得差点儿喷饭。

这个晚上，易名竟然从日本打来电话了，小麦充分展现了一个叫孩子的性格，从日本的物价问到日本的瑞士军刀，我和小米看着他笑，阿瑟只是翻着报纸摇头，莫了实在忍受不住小麦的唧唧喳喳了：小麦，你把电话给十八吧，大哥，我拜托你了。

第66节：有点儿内疚(3)

小麦不情不愿的把电话给我，易名的声音还是和往常一样，但是说话的语气已经改变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日语的影响了，易名问我好吗，问小淫好吗，我说大家都挺好的，我以为我会说出很多话来，可惜，我竟然感觉自己说不出话了，所以在电话中有点儿不知道和易名说什么好了，阿瑟一边翻着报纸一边看着我表情笑。挂了电话，小麦问阿瑟：哎，你怎么知道易名找十八啊。

阿瑟哼了一声：我接的电话，直接就和我说，十八在吗？难道我的智商很低吗？易名这个人啊，就是太不合群了，所以很难和他做哥们，他还是狂妄而且自私的，十八，他和你说什么了，是不是感觉国外生活单调枯燥啊，要不就是出去转了一圈，发现还是你好吧。

我白了阿瑟一眼：你怎么能想到那么多不靠谱儿的事情呢？就不能想想纯洁的友谊？

小米拽拽我：十八，当初你和易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开始你们处的不错啊，小淫也知道这件事的。

我晃着脑袋：不知道，可能就是象京剧中的三岔口那样吧，谁和谁都不靠着，不挨边，所以郁闷呗。

小米嘿嘿笑：那你现在对易名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反正小淫也不在，你说说看。

我笑：问题就是，我对易名竟然像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很陌生，就连最初的念想都没有了，真是奇怪。

阿瑟世故的叹了口气：十八，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时间的遗忘率，百分百的，没有什么人能改变这个规律。

阿瑟顿了一下，意味深长的看着我：象你和小淫这样始终不能忘记彼此的两个人不是很多，要懂得珍惜，知道么？通常都是对方忘了自己，或者自己忘了对方，可能外界还是有很多困扰，但是要分清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吗？

我看着阿瑟点了点头，想到5月20日小淫要来北京，我开始有一种等待的心情。

第67节：出门碰见鬼了(1)

（九十四）出门碰见鬼了

左手给我打电话说广州热的要死，索多多喝多了，赤裸着上半身在大街上走着，被城市卫生的居委会大妈逮到，罚了钱，说是影响城市市容市貌。我问小诺和夭夭好吗？左手说都挺好的，就是不适应温度差别，小诺每天都耷拉着舌头，恨不得自己全身都是散热的毛孔。

我问左手还要在广州待多久，左手在电话里面叹息：本来是想今年年初回北京的，现在看来，不用了，再待上一两年吧。

我有些奇怪：为什么啊？

左手淡漠的说：本来以为北京是有个人在哪儿，现在那个人不在了，我在那儿都一样。

我没有再追问很多，感情的事儿，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小米的毕业论文交上去之后，小米彻底感觉到了毕业的气氛，我不想打扰她这种失落的心情，当学生的时候整天都觉得无聊，特别想很快的进入社会，赚钱或者花钱，但是当真正毕业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很多东西变得不再是向往，而是逃避了。小米好就好在她永远不用担心没有钱花没有饭吃，恰恰相反，小米和小麦还有阿瑟一样，她有着花不完的钱，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和有讽刺异议，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平等或者公平可言，充分体现了竞争机制下的人的智商参差不齐。

我发现木羽越来越像个鬼魅，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一会儿，我得承认他是个有心计得男人，可是问题就是很多事情有心计你会说他是个聪明人，可是感情得事情一旦蒙上心计的颜色，就会变得不真实，而且极其让人的自尊心受到无比的伤害，我的原则就是如果爱一个人就要把自己的伤口和没有伤口的地方一起给对方看，而不是让对方去猜，木羽在我看来，是把所有的事情画上问号，他让你猜，猜不对或

者猜对了，他都不会给你一个肯定的手势，生活在这种虚无中连自己都变得虚无了，没有人会喜欢。

星期天，阿若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问题，打电话告诉小米要来小米公寓玩，那个时候我正在和小麦下着跳棋，小米正在用一个叫什么木瓜的东西在脸上来回的蹭着，据说这个东西可以美容，小米很想让我也尝试一下，我摇头：不行，我脸皮儿很薄，不等美容效果显现，肯定蹭的脱了皮不可。

小麦嘿嘿笑：十八，你就美容美容吧，不是说女为悦己者荣吗？哪怕就算为了小淫，你也应该把你那张老脸刀持刀持吧？

小麦最后这句话大大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是暴怒连连，伸胳膊挽袖子，对着小麦就是一顿暴摧，直到他承认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为止，我逼着他向我道歉，小麦很不情愿的说着：十八，对不起了，我亵渎了你这个美丽女人的心灵。

这话虽然有些违心，但是听着很受用。就是这个时候阿若打电话来了，说是逛商场的时候给小米买了一件衣服，我斜着眼睛看着小米：哎，你们很熟是吗？

小米顺手拿起另一半没有蹭脸的木瓜开始嚼着：当然！从小就很熟了。

我哼：给你买件衣服，你还不得请她吃饭，两项相抵，你亏大了。

小米眨眨眼睛：是啊，这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我咬牙切齿得看着小米：哼，不仅让她给你买衣服，还要请她吃饭才行，你忘了上次？给她送水，累得跟孙子似的？

小米站起来：十八，要是她想留下吃饭怎么办啊？

我接着哼：装作不知道，直到她说出她请咱们吃饭为止。

小米冲我伸出拇指：十八，你真是高。

小麦小心得看着我：看看，这就是女人啊，简直跟小人似的，我们男人就从来不这样，很大度的，不是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吗？十八，

亏你还是混的人，那么小气。

我眯着眼睛看着小麦：阿若有没有偷过你家萝卜啊?

小麦摇头：没有。

我嗤笑，很酷的换了个姿势：可惜，她偷过我家的萝卜，虽然我行走江湖很多年了，向来不主张睚眦必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哼。

我象征性的吹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阿瑟今天又约了一个女孩子，据他自己说是长得跟天仙似的，当然了，男人对于没有得手的女人都会说成是天仙，之前阿瑟就说以前的女孩子都是天仙，等到他厌倦之后他通常会改口说：哎，天仙? 我呸，是天仙的外衣，母老虎的本质。爱玩的男人啊。

阿若是在十点半的时候按响了公寓的门铃的，小米去开门，我则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着杂志，好像是一本叫做瑞丽的杂志，上面有很多叫做美容和穿衣服打扮的内容，我一般不怎么看，就是翻看里面的美女而已，阿若看见我躺在沙发上，开始和我打招呼：十八，你也在啊?

我哦了一声没有说话，阿若笑得很美丽，我有点儿发呆，差点儿就被她的笑容征服了，我愣了一下之后收回眼神，阿若坐到我对面，似乎一副和我很熟的样子：最近好吗?

我哼了一声：还好，托某人的福，还没有被气死。

阿若顿了一下，接着笑：还生气啊，不要了，小米一早就说你这人很有容忍的气量的，绝对不会和别人一般见识的。

我被拍的有点儿受刺激，一时无法说出压在心底的狠话：◎＃￥%%%%%×××××◎￥￥￥￥※※…… 只好这样发泄一通了，我看了阿若一眼，没有说话，小麦在不远处朝我伸了伸小手指。阿若把拿着的包装袋递给了小米：小米，你试试看，我和妈妈逛商场的时候一起买的，我妈说你妈不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给自己买件衣服了，还是长不大。

小米拿出衣服比划了一下，看着我：十八，好看吗?

我点点头，小米长得本来就不错，身材除了胸部有点儿发育不全，真的说不出什么来。然后小米和阿若就进了小米的房间，两个人去嘀咕私房话了，小麦凑到我身边笑：十八，你的理论就实现成这样？也没有见到你占到什么便宜啊?

我恨恨的看着小麦：算了，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阿若和小米近半个钟头，不知道她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就是到现在也不明白木羽为什么不想把阿若娶回家，我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够完美了，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是说不清楚，阿若笑嘻嘻的出了小米的房门，说要请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小麦笑着看着我：十八，你还睚眦必报人家，你瞧人家多有气量啊，你啊，小民意识，差远了。

第68节：出门碰见鬼了(2)

我哼着小麦：真是，请你吃顿饭就抬高这么多的评价，说你是小孩子你还真是小孩。

我没有吭声，我是在想，要是吃到半路，木羽再来怎么办，这个阿若的心眼谁知道？我笑着说：不去了，你和小米去吧。我和小麦随便出去吃点儿就行了，是不是小麦？

小麦不怎么乐意的看着我，阿若嫣然一笑：看来我真是把十八的心给伤着了，那我只好和小米一起去了。

我也笑：那倒没有，我的心还不至于那么脆弱，你们吃好吧。

阿若挽着小米一起出去了，小麦有点儿气嘟嘟的看着我：十八，凭什么她们一起去？你就不让我去，人家本身就是很好的心意，中午怎么办啊？

我笑着看着小麦，像个小孩子：好了，中午我请，你说吃什么吧，只要不是鱼翅或者鲍鱼之类的东西都行，千万不要超过100元，超过免谈。

小麦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去东直门吃麻辣小龙虾吧。

我嗤笑：随便你，就知道你会吃，不过来回坐公交车的话车费我出，要是打车，车费我不出，我坐车。

小麦嘿嘿笑：我也学着会过一次，坐公交车了，反正今天我不出一分钱。

东直门饮食街当时距离小米的公寓很近，坐公交车如果不堵车也就是不到20分钟，如果打车也就十几分钟，平时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出钱到那条街上吃饭，味道还不错，尤其是羊蝎子和麻辣小龙虾，据说是很出名，不过我当时最喜欢吃的是三巴汤的火锅，那个汤的味道实在不错，很独到，据说能美容养颜，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证据，而且我也没有因为喝了三巴汤就变得漂亮了。我和小麦在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出来门，原因是两个人都不饿，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小麦或者小

米一起，因为他们很小，没有很多的事情，相处起来没有顾虑也没有负担。

和小麦坐在公交车上慢慢的晃荡，还有两站地的时候，小麦突然指向旁边的一家服装店，我顺着小麦指的方向看，是小麦喜欢的军绿色的衣服，小麦一个劲儿的讨好我：十八，咱们提前下吧，两站地走走就到了，反正是吃饭吗？那衣服我太喜欢了，实在不行我掏钱打车？

话说到这份儿上，我还能不同意吗，我点点头，于是这一站我和小麦提前下了车，小麦像是见到了宝贝似的飞奔那家服装店，我在后面慢慢走，那家服装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记得里面始终放着让人感觉激进的音乐，还有不少销售人员在门口拍着手吸引着路人的眼光，我对衣服始终没有女人应该有的热情，所以只要不是很缺少衣服我根本就没有逛街的欲望，小麦进了服装店之后开始翻着军绿色的衬衫，还有很多颜色，小麦呵呵笑着：十八，我给阿瑟也买一件，阿瑟也喜欢这种颜色的衣服。

小麦挑了两件不同颜色的，让我先拿着一件，他说要到试衣间试试那个更好，我拿着另外一件在门外等着，我旁边站着一个年龄比我大的女人，有三十几岁的样子，但是看着保养的不错，她的指甲上涂着不同的颜色，她手里拿着一件衣服，还在翻看别的衣服，看来也是在等人试衣，她小巧的手袋夹在胳膊下面，我正琢磨会不会掉下来的时候，竟然真的滑掉了，问题是她自己还没有发觉，我蹲下把那个女士手袋拣起来，走过去，递给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袋掉了，很惊讶的看着我：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见……

女人说话的时候忽然冲后面笑了一下，我估计是她要等的人了，我闪到旁边等小麦，然后不经意间我听见了一句很欠揍的话语：十八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当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的时候，我装作没有听见一样开始往另外的方向移动，真他大爷的寸啊，人算不如天算，要知道是这样的结

果，靠，我肯定带着小麦去和阿若一起吃饭了。我的这些抱怨还没有来得及在自己心里数落完，木羽已经站在了我的前面，那厮刚才可能是试衣了，穿着一件休闲衬衫，吊儿郎当，就是那双眼睛，不是吃素的眼神，木羽笑着看着我：哎，我还说今天怎么才能见到你呢？看来我们心意相同啊，你来见我了？真是感激不尽。

第69节：出门碰见鬼了(3)

我转过身，小麦正好也试完一件衣服，开门伸出手让我把另一件衣服递进去，我把衣服递给小麦，刚才那个女人笑嘻嘻的凑过来看着我：这位小姐，你们，认识?

我的表情，我敢肯定不是一般的难受，我忍着怒气，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不认识，我们不是很熟。

木羽站在我侧面挑着嘴角：不是很熟？哎，你忘了，你还睡过我的床呢?

我气哼哼的回了一句：你也别忘了，你还睡过我的沙发呢?

木羽抱着胸笑：这不就结了？你也承认了，我就怕你不承认呢?

我倒，那一刻我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自己的智商不会真的低到这个份儿上吧？木羽旁边的女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我，然后推了木羽一下：这位小姐刚刚拣了我的手袋还给我了，你好好介绍一下，我本来试应该感谢她的。

木羽刚想说话，我哼了一下：用不着，你管我是谁，懒得理睬你们，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说完我就开始敲小麦试衣间的门：快点了。

小麦在里面应了一声，木羽旁边的女人脸上挂着不好看，木羽挑着嘴角不说话，小麦换完衣服出来，才看见眼前的木羽，也是吃了一惊：十八……

我推了小麦一下：还不都是怨你，要不是你非要买这家的服装，至于出门碰见鬼吗？快点交钱，晚了中午饭你掏钱。

我听见木羽有点儿阴冷的笑声：啧啧，十八小姐，怎么我一不在你身边，你就约会别的男人了，真是耐不住寂寞啊？我昨天晚上抱着你的时候你可是表现的很正经来着，真是看不出来。

我火大的看着木羽：彼此，彼此。

小麦张着嘴：这个混蛋说什么啊……

我伸手捂住小麦的嘴，另一只手拦住小麦的腰，把他转到收银台：快点儿交钱。

小麦茫然的盯着我：十八，你疯了，刚才他说什么？侮辱你的名节了，我们跟他拼了。

我压着怒火：你确定你很能打吗？我是打不过了。

小麦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我听见木羽和那个女人也排在我们后面，好像等着交钱的吧，我听见那个女人笑声：哎，你看，到底是女权时代，女人可以搂着男人的腰部了，不是男人搂着女人的腰部吗，这会儿反过来了，有意思。

我这才想到我搂着小麦的腰部来着，反正错了就错了，我没有放手，小麦急三火四的交了钱，我拽着小麦，两个人往外走，我无比自豪的哼了一声：也是，不过呢，不管谁搂着谁的腰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不是唯一属于你的，如果不是，就算他搂对了地方，搂谁还不是一样？是不是啊，小麦？

小麦嘿嘿笑：这次搂的年龄可是不小啊。

然后我和小麦两个哈哈笑着跑出了服装店，我听到后面的女人哼了一声，可惜，底气不是很足。

我和小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胳膊被人拽了一下，我转头，看见木羽似笑非笑的脸：十八小姐，你们去哪？

小麦伸过脑袋：哎，我们去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快放开十八，不然告你非礼了。

木羽挑着嘴角笑：小家伙别乱说话，十八小姐长成这种安全行车的样子，你要是真的告我非礼，你良心过得去吗？

我哼了一声，甩掉木羽的胳膊：对呀，我长得不好，你别跟着我啊？

木羽嗤笑：我今天很闲，跟着你找点儿乐趣也好。

我眯着眼睛看着木羽：你今天是非要跟着我们了？

木羽点头，我把心一横：好啊，我们去吃饭，要不今天你请我们吃饭吧？

木羽扬着嘴角笑：没有问题。

小麦拽拽我：十八，你疯了？

我看了小麦一眼：没有疯，今天你随便吃，没有钱的限制，吃完饭，还有免费车子坐，省得吃的走不动了难受。

这个时候，刚才和木羽站在一起的女人跑了过来，有点儿气喘：哎，我们，我们回去吧。

木羽转身拉住她小声的说了几句话，那个女人的脸色开始不高兴，眼神很不舒服的看着我，我随便的喊着：哎，一起吃饭吧，反正大家都熟，就算不熟，也是一回生两回熟吗？

女人很不高兴的瞪着我：谁和你一回生两回熟啊？

我往前凑了凑，很理解的看着木羽：那个你，先送她回家好了，请我们吃饭无非就是钱吗，把钱包留给我就行了，送完她回家你再回来找我们不就结了？

没想到，木羽竟然真的伸手把钱包掏出来给了我：十八小姐，你们先去吃吧，钱包里面的钱应该够用，我送完她回来打电话找你们。

女人有点儿不相信的看着木羽：哎，你干吗把钱包给她呀，你们什么……

还没有说完，木羽拖着她走了，我看着手里的钱包有点儿犯傻，这个家伙，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小麦伸手抢过钱包，看了看，发出惊讶的声音：哇塞，十八，我们去吃鱼翅吧，要不吃鲍鱼也行，现金这么多？还有信用卡啊，这张照片是谁啊？还没有脸，真是没有意思，放张没皮没脸的照片，这个木羽也是够没有艺术感……

我顺手抢过钱包，很想揍小麦一顿：哎，走啊，吃你喜欢吃的麻辣小龙虾，然后吃羊蝎子，最后我们去吃三巴汤，怎么样？

小麦皱眉：十八，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饭桶吧，看在好吃的东西的面子上，暂时不追究你了。

第70节：与狼共舞的午餐(1)

（九十五）与狼共舞的午餐

在小麦一个劲儿的咕哝下，两站地的距离我们打车过去了，嘿嘿，我用木羽钱包里面的钱买了单，把打车的票据放到了钱包里面，我就不信我如此折腾，他还能不反感？小麦说要先吃麻辣小龙虾，于是我们直接奔着那个店就过去了，可惜周末人太多了，我们还没有排上座位，但是小麦觉得就是等着也值得，在等了十五分钟的座位后，终于轮到小麦和我，我们等到的位置还不错，靠着窗户，小麦说他自己就能吃两大盘，其实对于麻辣小龙虾，我的胃口不是很大，最多就能吃一小盘，趁着小麦去洗手的时候，我把自己钱包里面的一张猫的图片换到木羽的钱包里面，把自己的那张没有脸的照片换了下来。

在小麦吃完第一盘小龙虾的时候，木羽打来了电话，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我无精打采的说了地址，木羽说他一会儿就到了，小麦的第二盘小龙虾吃到一半的时候木羽在餐厅的玻璃窗外面向我们招手，小麦嘿嘿笑：十八，债权人来了，你的职责退休了。

我也嘿嘿笑：要不你再叫点儿？免得吃亏。

小麦点头：到底是兄弟，其实这些真的不太够，小龙虾脑袋大，尾巴小，就吃那点儿尾巴真是不够的，再来两大盘吧，再说了，人家好容易请咱们吃饭，也不能不让他吃点儿啊？

我看见木羽停好了车子，朝餐厅走过来，木羽进来后坐到我对面，和小麦并排坐着，我把钱包递给木羽，木羽摇头笑：你拿着用，等全部消费之后你再给我。

我不怀好意的笑：哎，你不怕我给你花光了？

木羽扬着嘴角看着我：怕你没有本事花光。

我哼了一声又把钱包收起来，木羽又接着点了几个小菜，都是很清淡的，我吃小龙虾吃的不多，小麦面前的虾壳都快堆成山了，吃的满足也让小麦忘了他其实是很反感木羽这个男人的。

木羽的电话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木羽的谎话就像真话一样自然流淌：喂？哦，阿若啊，吃午饭？不行，我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呢，改天吧……

我突然坏坏的插上一句：要不，让阿若一起过来吃吧。

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就是轻微的聋子也应该能在电话那边听到，木羽笑着瞪了我一眼，小麦在旁边偷着笑，果然不到五分钟，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小米的号码，我洋洋得意的接听，小米小心翼翼的在电话那边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和小麦一起逛街，遇见了鬼，所以和木羽一起在东直门吃饭，末了我说：小米，你告诉阿若，做人呢，要坦荡，想直接问我就问，不需要让你打电话，这样真是不成熟的表现，小孩子都会笑的。

挂了电话木羽盯着我笑：哎，你好像不喜欢阿若啊？

我嗤笑：我和你很熟吗？是不是，小麦？

小麦正把一个剥好的小龙虾放进嘴里，接着我的话：就是。

第71节：与狼共舞的午餐(2)

木羽呵呵的笑了起来，看着我：你们这两个没有良心的家伙，我费力的请你们吃饭，竟然还出卖我？没有天理了。

顿了一下，木羽笑嘻嘻的看着小麦：哎，小家伙，十八小姐的那个男朋友怎么追到十八小姐的？

小麦头都没有抬：嗤，你就不要想了，十八这个人啊，很难追的，十八最讨厌男人花心了，小淫就因为之前有过一些女朋友，十八竟然好几年都没有搭理小淫，厉害着呢。

我咳嗽了一下，小麦没有反映的说着，木羽嗤笑着：是吗？这么厉害？

小麦拿餐巾纸擦了擦手：是啊，小淫对十八那可是绝对没有说的，宠着更厉害，也难怪，这是十八的初恋，睡觉就是睡到中午，那小淫也是在旁边守着，绝对不会让人打扰，而且绝对不会和十八发脾气，十八可以对他发脾气，没事儿的时候十八还吃人家小淫的豆腐呢？把小淫吓得到处跑，简直就不是女人……

我瞪着小麦：你给我住嘴。

小麦哼了一声：我要如实说你这个女人的本质，省得别人还以为你是淑女呢，还有更恶劣的，十八睡床，让小淫睡地板耶，天啊，简直就是女权中的霸道主义……

我再也受不了了，把小麦眼前的小龙虾给抢了过来：小麦，你是不是很想造反呢？你要是敢再多说一句，今天的帐可就完全由你自己结了。

小麦伸了伸舌头，没有再多说，只是小心的把我眼前的龙虾盘子拖到自己眼前，我哼了一声，简直就是小白眼狼吗？木羽饶有兴趣的吃着眼前的小菜，看着我笑。

小麦去洗手的时候，木羽挑着嘴角朝我笑：哎，看不出来，你比我想的更有个性啊？

我哼一声：这和你有关么？

木羽眯着眼睛看着我：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很感兴趣啊。

我缓和了一下口气：哎，我有男朋友了，我是良家妇女。

木羽噗哧一笑：你有男朋友怎么了？良家妇女怎么了？别以为你自己多正经似的，我有说过要追你吗？我什么时候介意你有男朋友了，哎，我对你可是向来都宽宏大量的，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情而已。

我诧异：你想证明什么？

木羽收起笑容：想证明，你离不开我。

我冷笑：我要是离得开呢？

木羽挑衅的看着我：要是离不开呢？离得开？你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吧？

我提醒自己不要发火，然后我笑：证明之后呢？

木羽咬着一根筷子笑：你说呢？

又是这种无聊的猜答案的游戏，我真是有点儿反感，木羽放下筷子：哎，你怎么不问我一下今天的那个女人是谁？女人的好奇心不是很重的吗？你不吃醋？

我摇头：你有病啊，我吃哪门子醋啊？我的好奇心不重，不过说实话，搂着这个女人的时候，我敢说，一定没有搂着阿若的腰部舒服，因为阿若的腿长，腰部恰到好处。

木羽嘿嘿笑：同感，你很有眼光吗，那下次就搂着阿若好了。

小麦洗手回来，木羽问：吃饱了没有，小家伙？

小麦舔舔嘴唇：哪有，半饱还不到呢？

木羽看着我：那再叫啊？

小麦摇头：十八说了，先吃小龙虾，然后吃羊蝎子，最后吃三巴汤火锅扫尾，我留着肚子了。

木羽看着我笑：不会吧，吃个饭还要这么折腾着换地方？

我把钱包递给木羽：那算了，你结帐走人，我们接着吃。

小麦很老成的看着木羽：你，是不是有约了？所以很想早点儿走？你可以先走，我和十八没事儿，就是出来乱窜的。

木羽摇头：不是，你不知道，女人都很麻烦的。

小麦笑：那你还左一个右一个，也没有闲着啊？

木羽嗤笑：男人吗，就是要用女人来抬自己是否有男人魅力这个身价的，不懂吗？长大了就知道了，好了好了，你们想吃什么都行，我不说话了，保证什么话都不说，行了吧。

之后去了羊蝎子，我稍微多吃了一些，羊蝎子在我看来至少是比小龙虾好吃的东西，小龙虾不好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剥壳很麻烦，木羽好像饭量不大，吃什么都不多，小麦吃羊蝎子的本事也不小，整个饭桌上的骨头基本都是小麦和我一起吃出来。木羽倒是没有吃多少，只是看着我们吃，我吃到差不多的时候木羽笑：十八小姐，你倒是很能吃的，要是将来你男朋友养不起你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一声，我搭把手，也帮帮忙，不过你放心，绝对是不计报酬的那种，不用你回馈任何东西。

第72节：与狼共舞的午餐(3)

我还没等说话，小麦的话就哼了过来：笑话，我们兄弟会养不起一个女人？不用你搭把手，要搭也是我们搭。

我有点儿哭笑不得，木羽看着小麦笑：小家伙很有志气啊。

小麦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看着我：十八，三巴汤还吃吗？要是吃的话我就留着肚子，要是不吃的话，我就再叫上一份儿羊蝎子。

我被气乐了：吃，干吗不吃，那个你，钱包主人有没有意见？

木羽摇头：没有意见，有本事你们就把这条街从头吃到尾，我奉陪。

小麦站起身说了一句话：可不可以用你的钱帮着我们买晚餐啊，这样晚上我们就不用做饭了。

木羽噗哧一笑：可以，你想买什么带回去，跟十八小姐说就成了，钱包在她哪儿，她说了算。

小麦眨巴几下眼睛：哎，你管十八叫什么？叫十八小姐？你不觉得十八和小姐这两个字靠不上吗？我说听着你叫怎么那么别扭啊？你既侮辱了十八的个性，也侮辱了小姐这个词儿，罪过啊，还有，你钱包里面那张没皮没脸的照片是谁啊，我看你挑女人的眼光挺不错的，怎么会那么没有品味，找了一张见不得人的照片贴到里面……

我再也忍不住了：小麦，你住嘴！

木羽在旁边笑到快不行了：没皮没脸的照片？十八小姐没有跟你说吗？

小麦扁着嘴看着我：十八，你发什么火啊，我在贬低他的女人，也没有说你，你干吗气成这样？

小麦趁着我不注意，伸手拿走了我旁边的钱包，打开给木羽看：你看看，看看，你怎么会把这样的女人照片放在钱包里面呢，咦，不对啊，怎么变成猫了？……

木羽的笑容慢慢的散开了，小麦诧异的看着我：十八，怎么变成猫的照片了?

我狠狠的瞪着小麦：你不说话不行吗?

木羽淡淡的看了我一眼，把钱包扔给我：没有关系，我哪儿有底片，可以洗很多，要多少张可以洗多少张。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木羽的声音变得阴冷。三个人顿时僵在饭桌上了。

木羽挑了下嘴角，阴转晴的天气来了：去吃三巴汤吧，我净是陪着你们吃了，你们也得陪着我吃一次吧，是不是小家伙?

木羽拍了一下小麦的头，小麦有点儿晕的看着我：是啊，刚刚不是说好了吗? 趁着我还没有吃饱，去呗。

在三巴汤餐厅，我去洗手间洗手，我在想木羽刚才的表情，有点儿可怕，出了洗手间的门，果然有不祥的征兆，木羽在门口站着，看见我，就一句话：把照片还给我。

我硬着头皮：没有了，撕掉了了。

木羽阴翳的摇头：我知道你没有，我不想让小家伙看见我们冲突，你最好还给我，听见没有?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木羽提高了声音的强度，我看见周围有人在看我们，我感觉自己被吓到了，我竟然颤着手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了那张有点儿皱巴的照片，木羽哼了一声，把照片装到口袋里面，转身走了，我呆了呆，慢慢的回座位，小麦正在点着火锅用的菜，木羽笑嘻嘻的坐在小麦旁边，一副很和蔼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可怕，他的很多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懂，也别想看懂，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智商像是零一样的可怜，我还以为自己能让眼前这个男人知难而退，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天大的笑话。三巴汤的火锅热气腾腾的，但是我的心里好像是温度到了极地一样的冷，我很不擅长掩饰自己的心里感觉，所以当木羽注意我的神情的时候，估计他也想到了什么，可是不管木羽说什么，我都没

有想笑或者发怒的感觉了，这一刻我不仅失去了想要吵架的欲望，还对某些事情或者说某些人彻底失去了兴趣，在小麦呼哧呼哧吃着火锅的时候，我伸手打开木羽的钱包，把先前塞进去的那张猫的图片拿了出来，放进自己原先的钱包，合上钱包，我把钱包递给木羽：给你吧，今天让你破费了，改天回请你。

木羽的眼神盯着我，可是很奇怪，我竟然没有了先前的慌乱和紧张，我有点儿无趣的回看着木羽想要看出什么的眼神，木羽正想说什么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小米，小米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过一会儿吧，很快，小麦也插嘴说吃的差不多了，挂了电话我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在生吃着豆腐丝，这一刻我有点儿想笑，原来男人和女人，可以一瞬间就失去对对方的兴趣，就连吵架的兴趣也没有。

第73节：与狼共舞的午餐(4)

吃完饭，木羽开车，我和小麦坐到车子后面，我有点儿困，小麦吃撑到了，一个劲儿的嚷嚷，我没有搭理他，只是闭着眼睛，我希望快点儿到小米公寓，这段路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还没有还得及睡着，小麦就摇着我：十八，到了，快点儿下车。

我张开眼睛，看见木羽在后视镜中看我的眼神，木羽回头看小麦：小家伙，你先上去，我就占用几分钟，有点儿事儿对十八小姐说。

小麦捂着肚子看了我一眼：十八，我先上去了，你快点儿。

我从后视镜中看了木羽一眼：说吧，什么事情?

木羽转过身看着我：你不要这么淡漠的看着我，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之前你不是这样的。

我嗤笑：你就想说这个?

我伸手开了车门，下了车子，木羽也下了车子，拦住我：你要是不高兴，我把照片给你，你再把那张猫的照片放进我的钱包，好不好？给你。

木羽伸手从口袋里面摸出那张照片，有点儿忙乱的递给我：还给你，我不要了，好不好?

我推开木羽：不用了，现在这个照片对我已经不重要了，你随便处理。

木羽抓住我的胳膊，眼神中蔓延着深色：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你距离我更远了?

我笑：你真聪明，我一般都是距离聪明人很远，因为我笨。

木羽在松开我手臂的一刻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你到底要我怎样啊?

我突然觉得，连回答也变得那么没有必要了。

第74节：抓狂的女人(1)

（九十六）抓狂的女人

回到小米公寓，我感觉到了疲惫，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阿若还没有走，坐在吧台边上抽着烟，看见我进门，似乎有种冷笑：十八，我说呢，要请你吃饭你不去，原来你已经和木羽约好了是不是？还在我面前装什么贞节女人啊？我创造的机会你不喜欢，原来是喜欢自己创造的机会，是不是？假正经。

我本来是想回房间睡觉，听见阿若说这些，我感觉到了一种叫做言语的伤害，小米尴尬的看着我和阿若，我努力保持着平静：阿若小姐，我和你，实在算不上朋友，有些话真是不想告诉你，我今天是出门遇到了鬼，很不幸的碰上了你喜欢的男人，可是你喜欢的这个男人呢？我也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哪根筋不对了，非要跟着我，还要请我吃饭，他用谎言骗了你，你要是不舒服或者别扭你去找他，知道吗？我不欠你。

阿若愤怒的盯着我，我顿了一下：对了，你要是喜欢他的话，拜托你抓牢了，今天遇到他的时候，还看见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大概三十岁左右，不过，无论长相还是身材，比你差远了。

我嘿嘿一笑，转身就往房间里面走，我听见小米喊：阿若，你疯了，你干什么？

我回头，看见阿若疯了一样的扑上来，涂着鲜艳指甲的手这时候脱离了纤纤玉指的称呼，活象吸血鬼的手，我往侧面一躲，伸手握住阿若的手：嗤，女人力气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防身。

我把阿若往旁边一推，才发现自己的手臂还是被阿若的手指甲划破一个口，我皱着眉头看着阿若：不要惹火我，我不想和你动手，知道吗？

小米按住阿若，但是阿若还是有点儿歇斯底里，我问小麦呢？小米说在卫生间。

我拨通木羽的电话，木羽笑：十八小姐，你终于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我打断木羽的话：你上来吧，我在公寓里面，有事儿找你。

木羽说：好，我还没有走呢。

过了一会儿，木羽按门铃了，我开门，木羽挑着嘴角看着我：十八小姐，你找我什么事情?

我冷冷的指指阿若：你把她弄走，你找多少个女人，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很想太平的生活，不想别人在我后面算计我，看看，我的手臂平白就多了一条伤口，这就是这个女人因为你和我们吃了中午饭，就准备和我拼命，要不是因为我躲的及时，或者说我的力气大点儿，说不定我这张不怎么样的脸就更惨了。

木羽盯着我手臂上的伤口看了一眼，他伸手要细看的时候，我躲开了，转身进了房间，留下他和阿若，小米也是识趣的进了房间，找了一块帮迪，帮我贴上，小心的问我：十八，你生气了?

我哼了一声：能不生气吗? 她凭什么要责怪我，我欠她的吗?

小米有点儿担忧的看着我：十八，木叔叔会不会打阿若啊?

我愣了一下：不会吧，男人应该不会和女人动手，胜之不武，要不你去看看?

小米说好，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小麦推门进来了：十八，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

我瞪了一眼小麦：哼，关键时候你能跑到卫生间，了不起，是不是睡着了?

小麦吐了吐舌头：中午吃撑了。

过了一会儿，小米推门进来小声对我说十八你出来，我跟着小米出了房间，看见木羽和阿若都坐在吧台边上，我有点儿发呆的站过去，阿若低着高贵的头，看了我一眼：十八，刚才，对不起，真的，你不要怪我好不好，我刚才是抓狂了。

我看着阿若也有点儿不适应，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也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木羽只是低着头吸着烟，没有看我一眼，阿若看我没有说话，又把道歉的话说了一遍。其实我还没有高傲到那个程度上，刚才没有回答阿若是因为我有点儿反映不过来，还有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赶紧说：阿若，没有关系，我也不是真的生你的气，但是你动手确实是不对的，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呢？你一直是高雅的女人，不是吗？不要因为某些不太值得的事情把自己变得歇斯底里，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美好和可以让人憧憬的。

阿若朝我点点头，木羽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顿了一下，靠近阿若，阻止她用指甲抠着手臂的动作，这个动作让她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郑重的看着阿若：阿若，我知道你担心眼前这个男人，可是，对我而言，这个男人就像是陌生人一样，我可以很正式的告诉你，我和你担心的这个男人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你可以放心了吧。

阿若慌张的看着我：十八，我不是那个意思……

木羽掐灭了烟，挑衅的看着我：十八小姐，话，不要说的那么绝，阿若，你到楼下车里等着我，这是车子钥匙，我说完几句话就过去。

阿如很听话的拿着车子钥匙往门口走，小米跟过去送阿若，有点儿不放心的看了我一眼。木羽侧着脸盯着我：十八小姐，我不知道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你一瞬间看我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遥远，不过我还是愿意容忍你。

听着这些话我有点儿象嚼着蜡烛的感觉，木羽顿了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甚至有点儿犯贱的容忍你的冷言冷语和挖苦讽刺吗？

我保持沉默，木羽阴翳的笑了一下：都说男人有时候犯贱，这话真是有点儿真理，其实是因为，你对我无索求，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你对我没有任何索求，所以我没有碰你的理由。

我发呆的看着自己平放在吧台上的手，没有说话，木羽拿着打火机的手指犹豫了一下，我看见他的手指试图靠近我平放在吧台上的手，在还没有碰触的一瞬间，我躲开，听见木羽幽幽的声音：男人，对对自己没有任何索求的女人，是尊重的。

在我还没有反映过来的一瞬间，木羽拿起吧台上的打火机转身离开了，在关门的一瞬间，木羽回头看着我，说：手臂上的伤口，处理一下，小心感染了。

小麦这个时候才出了房间，嘘了一口气：十八，你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啊，怎么招惹了那么多事情，看小淫来北京你怎么交代?

小米从外面回来，好像心有余悸似的表情，我嘿嘿笑：哎，刚才他们动手了吗?

小米撅着嘴：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动手才显得别扭，那个木叔叔真是，哎，真是说不出什么来，我给你学一下刚才的样子，木叔叔说，阿若，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对不对，你觉得你做对了吗？阿若好像不敢回答似的只是一个劲儿的低着头不敢说话，木叔叔说，阿若，你知道你应该作什么，不用我来提醒你吧，然后阿若就一个劲儿的点头，真是糁人，十八，你还是离那个木叔叔远一点儿吧，他太，有时候真是不正常似的，让人看不透。

第75节：抓狂的女人(2)

小米摇着头，我嗤笑：那个阿若也是，跟有自虐症状似的，好好的一个女人，啥也不缺，跟着这样一个男人，到底是爱情还是滥情啊?

小麦托着下巴：十八，这你就不懂了，正是因为她什么也不缺，所以才想给自己找点儿叫做失落的东西来尝试一下痛苦。

小米推了小麦一下：哎，这句话能蒙上一个明言，我拿本子记下来，留着日后成为名人的时候有人采访自己就说出来，没准儿还能蒙一阵子呢，对了，你们在东直门是怎么遇上木羽的?

我哼了一声：还是问小麦吧，今天纯是拜这个家伙所赐。

小麦耷拉着脑袋，很别扭的瞅着我。

当阿瑟带着一身香水味道回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夕阳西下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就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小淫打电话说只能在北京呆上一天，我是铁了心要请假一天不上班了，因为5月20日这天不是周六日，是正常的工作日，我没有跟小淫说我要请假陪他。

周一，也就是5月19日，到公司，女老总很是不满意的发了一通无名火，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才领会了女老总的意思，进入夏天了，休闲食品的销售进入淡季，每年其实都是这样的，今年也不例外，但是女老总并不是这样想，女老总觉得全中国13、4亿的人口，一个人只要掏出一块钱贡献到休闲食品上就能收到13、4亿的钱，那不就发财了吗?女老总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扯淡，但是她没有想到很大一部分人不再在城市居住，看不到我们公司的休闲食品，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吃休闲食品，再有就是做休闲食品的厂家千千万万，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用女老总的推论我有一个不靠谱儿的想法，就是去要饭，不用说全中国走个遍，就是北京也有一两千万的人口，不用多了，只要一个人给我一毛钱，我就能收入一两百万了，那样我何苦在公司里面累得跟孙子似的，接下来的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

钱，哪怕就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所有人都给，还有就是现在得要饭很多，给了别人就不能给我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前台小姐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从台子上面拿出一个快递的信封给我，说是上午有人送来的，我也诧异，正想打开看，销售部女经理拽着我去了她的办公室，前段时间销售一部女经理的烦恼就是她的老公身体有病，不能人道，为着这件事我让一个做律师的朋友给她做过一些咨询，销售部女经理在办公室告诉我说他们离婚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旦知道他们真的离婚了我心里反倒不是很舒服，看来人这个物种绝对是自私成性了，对别人对自己都是，销售部女经理指着她曾经的全家福叹气，我看见照片上她女儿的照片，很可爱也很漂亮

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我打开快递信封，看见里面是一些外用的消炎药贴，还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处理一下划破的地方，免得感染。没有留下姓名，我估计不是阿若就是木羽，别人用不着搞这么复杂，我嗤笑了一下，把快递信封丢到抽屉里面，我自己有创可贴。

第76节：关于开化(1)

（九十七）关于开化

晚上，我准备着小淫要来时候的一些东西，无非就是吃的喝的还有玩的，小麦和阿瑟本来也决定要请假陪小淫，但是考虑到不当电灯泡就决定下午再请假，把上午留给我和小淫，小米不用请假，因为毕业班的学生就像是被放了羊似的，没有人管，小米又不好玩，只能在家里，想不当电灯泡都不成，其实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只要大家都快乐就行，没有什么单独和小淫相处的要求。

晚上八点半，小麦都有些犯困的时候，小米公寓的门铃响了起来，小麦打着瞌睡看着小米：谁这个时候来啊，你有叫东西吗?

小米摇摇头：没有，会不会是有人按错了?

阿瑟哼了一声，趿拉着拖鞋，慢悠悠的去看门，我正在翻着一份儿报纸，然后我听到阿瑟惊讶的声音：小淫？哎，你你，不是明天来吗?

我手一哆嗦，扔了报纸，快速跑过去，真的是小淫，他有点儿疲惫的看着我，阿瑟把小淫拽进屋：你不会是自己飞过来的吧?

小麦给小淫倒了杯水，小淫笑了一下，看着我：不是，本来说好是明天，我和同事分开走了，他明天的飞机过来，我买票的时候正好有今天的晚班机，所以下午提前了几个小时先离开公司了。

小淫喝了口水，抬头看着阿瑟：哎，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我还没有吃东西呢？飞机上的东西实在太难吃了。

阿瑟推了我一下：十八，你也够幸福的了，看看小淫对你多好?别找吃的了，你下楼陪小淫一起去餐厅吃点儿东西，不准小气，知不知道?

我忙不迭的点着头。

直到到楼下餐厅吃饭的时候，我都还不相信眼前的事情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处于呆滞的思考状态下，小淫看着我表情笑：十八，你怎

么了，不相信是我来了?

我胡乱的点头：是啊，还以为你明天上午的飞机呢? 真是太突然了。

小淫笑嘻嘻的看着我：十八，是不是很感动?

我点头：可是你这样跑来跑去的，是不是有点儿辛苦了，我怕你吃不消。

小淫摸出一支烟，笑：跑来跑去倒是事实，但是提到辛苦倒是没有什么，又不是我自己呼哧翅膀飞过来的? 等我到北京就好了，明天我同事过来，我们上午去看一下系统，中午我去你公司找你吃午饭吧。

我摇头：不用，我已经请假了，明天不用去公司了，我陪你。

小淫有点儿意外的看着我：真的? 不心疼被扣薪水了?

我嘟着嘴：扣就扣呗，反正也不是因为别的事情扣。

小淫嘿嘿的笑着。

吃完饭回小米公寓，已经晚上九点半了，阿瑟和小麦，还有小米一直在客厅坐着，大家聊了一会儿天，阿瑟就把他的房间又腾出来给小淫，他自己和小麦用一个房间，其实除了小麦的房间还有易名先前用过的房间和师姐用过的房间，但是阿瑟好像不喜欢用，就象小淫，偏偏就喜欢阿瑟的房间一样。小淫这次带来的东西不多，只有洗漱用品和一套换洗衣服，因为只待一天的缘故吧，我坐在床边的时候，小淫突然抓住我的手臂，皱着眉头：十八，你的手臂怎么了?

我哦了一声：没事儿，还不是因为那个阿若，也不知道怎么了，看来这个女人要是发起疯来还真是有点儿可怕，完全没有了淑女的形象。

小淫看着我的眼睛，有点儿不高兴：十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跟小淫说了一下，小淫哼了一声：那个记者怎么那么难缠啊，不是跟他说过不要在打扰你的生活吗?

我看了小淫一眼：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种会听话的，知书达理的男人呢？他能听你的才怪？

我顿了一下，看着小淫：其实，有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很怪，能够一瞬间就失去对对方的兴趣。

小淫忽地看着我：你，不会是对我失去兴趣了吧？

我辨白：不是对你，要是对你都失去了兴趣，我肯定得出家了，是对木羽，那天中午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之间就对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好像就是那种怕的感觉也没有了，就像是在看着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真是奇怪，先前还会有不适应，突然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小淫挨着我坐下，坏坏的笑：这就对了吗？你好像还有点儿惋惜，是不是？

我瞪了小淫一眼：哪有，就是有点儿奇怪而已。

小淫挠挠头发：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失望了？

我摇摇头，小淫嗤笑：不管了，以后不要讨论他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说实话，即使没有我的出现，我也不希望你和木羽有关系，知道吗？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存在，也不要找那个男人，他真的不适合你。

小淫洗澡的时候，我在房间里面整理着小淫的衬衫，小淫穿着牛仔裤，赤裸的上身，头上裹着湿漉漉的毛巾推门进来，吓了我一跳，小淫奇怪的看着我：你不是在小米房间吗？

我把手里的衬衫扔给小淫：穿上了。

小淫笑了一下，把衬衫扔到床上：穿什么啊，身上的水都没干呢？真是，电视上走台的模特比我彻底的多，你不用这么不好意思吧？

第77节：关于开化(2)

我看得见小淫头发丝的水滴一滴一滴的滴到身体上，感觉怪怪的，小淫用毛巾擦了擦头发，挨着我坐下，邪气的笑：哎，性感吧?

我下意识的往旁边挪，小淫身手揽住我的肩膀：躲什么躲啊，真是，换了别人，至少也应该说一句香艳吧。

小淫直直的盯了我一会儿，我的脑袋还没反映过来，小淫突然吻向我，小淫嘀哒着水滴的发丝，潮湿的毛巾，小淫没有穿衬衫的身体热度，还有他唇间急促的呼吸，呼啦啦的全部朝我袭来，我感觉到天旋地转的，就剩下自己粗重的呼吸，一片一片的意识模糊着我的大脑，小淫含糊不清的说着：十八，我真，真的好喜欢……

整个晚上，我都一直在晕菜中，小淫的心跳还身体的温度让我无法集中思想和精神，我看什么都是恍恍忽忽的，阿瑟用手在我面前不停的忽闪着：十八，十八，怎么魔症了？小淫，十八怎么了？看见你来了，变傻了?

小淫只是泯着嘴笑，每次碰上小淫的目光，我的心就会撒欢儿的咚咚的跳上几下，我不得不避开小淫看我的眼神，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用手捶打捶打胸口，怎么这么没出息啊？难道被吻傻了不成吗？不就是很突然的，没有穿衬衫的吻了我吗?

睡觉的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我睡床上，小淫睡地板，我有点儿于心不忍：唉，你上来睡床吧，我睡地板。

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笑：心疼了？要是你睡地板，我也心疼，怎么办?

我哼唧了一下没有说出话，小淫笑了一下，往我的床边靠了一下：十八，你说你要是总是这样不开化，将来要是生活在一起，你能习惯吗？要不，我们先演习一下，免得将来不适应。

我瞪了小淫一眼没有说话，小淫吊尔郎当的笑了几声：十八，不是我说你，你说你，男女之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啊？刚才我就那么

亲了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自己脸上的热度忽地一下就上来了，懊恼的看着小淫，小淫接着笑：看看，看看，这还没有说到什么呢？你怎么就上脸了，又不是喝酒，怎么这么快啊？你还真是不要说我不正经，你可是24、5岁的人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个孩子，哎，你智商也不低啊，大学也毕业了，不会这方面开化的那么晚吧？你说古代时候女子14、5岁就嫁人了，要是都像你这样的，那男人岂不是太惨了，哎，哎，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准动手来着，服了服了……

我伸手开始胳肢小淫，我被他说得有点儿无地自容，不知道是中国的生理教育不够及时还是因为我属于个别类型，压根就不想的问题，刚才小淫那么一通贬低，让我有点儿无地自容了，所以我开始伸手胳肢小淫，很想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小淫一边因为怕痒的原因嗤嗤的笑着，一边用手抓住我的手，很想让我停下来，最后的结果是小淫用的力气过大，把趴在床上的我拽了下去，我扑通一下掉到小淫身上了，小淫不正经的看着我，笑了一下：十八，知道么，这是男人的心跳，今晚，你不要在床上睡了，睡在地板上，就睡在我身边，怎么样，感觉一下男人的体温，你该开化开化了……

就在我别扭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笑声，我回头，小淫也直起上半身，门被打开了，阿瑟和小麦每人露出半个脑袋，嘿嘿笑着看着我和小淫，小淫尴尬的看着阿瑟：哎，你们会不会敲门啊？拜托你们了。

阿瑟把门打开，走了进来：敲门？问题是你们从来都不锁门，我刚才和小麦在隔壁听见你们这个房间老是不安静，而且很有暴力打斗的倾向，怕你们出事儿，所以才过来看看而已，你们根本就没有锁门吗？

我从小淫身边爬起来，很是不满的看着阿瑟，阿瑟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你真是高，以后我绝对是象你学习。

我恨恨的瞪了阿瑟一眼：学习什么啊？你没事儿吧。

阿瑟笑：这个学问可就大了，你看你和小淫，可以在地板上亲热，这个方式就很好吗？我将来也用这个方式，这就是没有上床吗？上了床是一个问题，不上床又是一个概念，你知道你师兄我，可是一个不折不扣不想负责的男人，哎，干吗打人啊，住手……

我一阵乱打，把阿瑟和小麦打出了房间，把房门锁上，坐在床上生气，小淫呵呵笑着坐过来：生气了？别生气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瞪了小淫一眼，小淫噗哧一笑，我哼了一声：你还笑，你笑什么？

小淫忍住笑看着我：十八，要不？我们还继续刚才的那个体验？

第78节：他说还是喜欢我(1)

（九十八）他说还是喜欢我

呵呵，这种日子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墙上的挂钟显示的时间是早晨六点，这个时间，我可是从来没有睁过眼睛，除了不得不上卫生间这个原因外。我拍着嘴巴的时候，看见小淫趴在我旁边的床上，托着下巴，看着杂志，看见我醒了，一笑：你醒了?

我有点儿诧异的看着小淫：你，怎么上来了?

小淫露着酒窝，接着笑：我怎么就不能上来? 我又没有干什么? 我可是有很规律的作息时间，不象你，毫无规律可言，在深圳，每天我都是早晨五点半起床的，十八你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懒猫。

我笑了一下看着小淫没有说话，小淫看我看他，吊尔郎当的往我眼前凑了一下，打着哈哈：哎，我是不是很帅啊? 昨晚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梦到我?

我伸手按了一下小淫的酒窝：其实，我以前有时候会想象，等自己醒来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人就坐在身边看着书，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在安静的睡觉，我也会拿着书坐在旁边看着，等着他睡醒。

我顿了一下：就象现在。

小淫好看的眼睛溢出笑容：很温馨，是吗?

我点头，小淫翻身靠在我旁边：问题是，总是我在等着你睡醒，你什么时候等着我睡醒来着? 真是不公平。

小淫拿手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握着小淫收拾的很干净的手，看上面的手纹，拿过小淫翻着的杂志：这个杂志哪来的?

小淫嗤笑：总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深圳报亭买的，怕在飞机上无聊，但是里面的内容更无聊，除了有几张美女照片之外，很多

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还没有你有可看性，起床出去转转吧，不能老是赖在床上，跟猪似的。

小淫拖着我起来，我有点儿不情愿。

小淫和我一起到了楼下的亭子，阿瑟和小麦还有小米都还没有睡醒，小淫蓬松的头发被太阳光照耀的有点儿变色，有些金黄色的感觉，其实我一直不喜欢男人留着长发，但是看小淫留着长发就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小淫伸着手臂看着太阳，深呼吸了几下，我呆呆的看着小淫若隐若现的酒窝，小淫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我发呆的样子：十八，你怎么了？你也试试，这样换气对身体很好。

我试着闭着眼睛换气，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吓了一跳，原来小淫的脸孔突然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凑到我眼前，小淫嘿嘿笑：是不是很惊喜，一睁眼就看到了帅哥?

我怔怔的看着小淫在阳光中金色的发丝，小淫也慢慢收起笑容，轻柔的碰触了一下我的嘴唇，那个情景在太阳光中定格成一个永远的回忆。

我木然的往后退了一下：诶，真是，快被你吓倒了，不行，惩罚你背着我上楼。

小淫坏坏的看着我笑了一下：好，背你上楼，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要埋怨我，来，上来，该回去给阿瑟他们做早餐了。

小淫背着我，慢慢腾腾的上了公寓，开门后，看见小米伸着胳膊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着，小米看见小淫背着我进来，打了一半的呵欠咽了回去：十八，你没事儿吧？怎么了？怎么是小淫背着你……

小淫放下我冲小米笑：十八没事儿，就是耍赖来着，非要我背着她。

小米哦了一声，开始去洗手间洗漱，小淫见小米去了洗手间，转身看着我，噗哧一笑，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十八，经过刚才我背着你的实际感觉，我认证了一个事实，你的那个，那个好像真的很小。

我愣了一下：什么，什么小啊？小淫伸手在他自己胸前比划了一下：就是这个，这个胸小……

我反映过来，开始变得怒不可遏：你给我站住。

我拿着抱枕追着小淫满房间的打，小淫只是不停的坏笑着：我可是有言在先来着，刚刚在楼下已经说过了，你非要我背着你，怨你自己。

第79节：他说还是喜欢我(2)

我正在追着小淫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衬衫领子被人抓住了，我回头，看见师兄阿瑟打着哈欠皱着眉头看着我：哎，十八，你疯了，一大早的嚎什么？都被你吵醒了，怎么了，搞得跟有血海深仇似的，满房间的追着打？什么事儿，我给你作主。

我哼唧了一声：小淫说我，说我小。

阿瑟看了我一下：小淫，你说十八小？十八什么地方小了？年龄不小，个子也不矮啊？

小淫站在远处嘿嘿笑着不说话，我气极了：阿瑟，他说我，说我胸小。

阿瑟哦了一声，放开抓住我的衬衫领子，看了我一眼：这个，这个吗，我可是帮不了，十八，你的胸确实很小啊，不用小淫说也是事实吗，哎，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吗？你不要对着我发脾气，我不插手，你接着追着小淫大，我保证不插手。

我正想接着找小淫算帐，小淫抢先抓住我的抱枕，讨好的说：错了，错了还不行吗？挺好的，真的。

吃早饭的时候，阿瑟和小麦在对面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阿瑟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然后又对着小麦嘀嘀咕咕了几下，小麦也是不断的朝阿瑟点头，说到后面竟然盯着我看了几眼，我有点儿心虚的看着小麦：哎，你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啊。

小麦呵呵笑着：十八，你还别说，人家小淫说的还真是没有错，你的胸真是不大，虽然说小米个子比你矮了不少，可是看着好像也比你强啊，你可要加强努力了，咱们学校老师不是说那个扩胸运动可以健美胸部吗……

坐在我旁边的小淫噗哧一下笑了出来，我恶狠狠的看了小淫一眼，还用手使劲儿的掐了小淫一下，小淫忍住笑，疼的龇牙咧嘴的咽着面包，小麦的话又飞了过来：哎，小淫，你也不能光是提出意见，

还是要多多看点儿什么民间秘方什么的，别光说不练，十八，十八，我不说了不说了，错了错了。

小米揶揄的看着我：十八，知道吗？这就叫报应，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我胸小吗？呵呵，报应不爽吧？

阿瑟正色的看着小淫：哎，你那个同事什么时候过来，我和小麦本来想下午请假，但是考虑到你和十八只能待上几个小时，所以决定上午就请假陪着你那个同事一起去看系统，你就不用去了，让十八陪着你好好待着，等着下午上飞机就行了。

小淫笑了一下：这样不好吧，你和小麦请假。

小麦哼了一声：又客气，接着客气，真是虚伪。

小淫顿了一下：好，不客气。我同事大概九点半左右能下飞机，到时候让他打车过来再说吧。

吃完早饭，小米接着背着她头疼的英语，阿瑟开始给公司打电话请假，我揶揄师兄：哎，阿瑟，你这个工作干得？公司是你们家开的？你有没有一次也没有请假的一个月？

阿瑟挠挠头，看着我：诶？十八，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还真是没有没请过假的月份？这就叫重色不轻友，知道吗，为女人为兄弟都能两肋插刀，你以后学着点儿，你呀，才不会象我这样大度呢。

我进了房间，小淫在用手机给他的同事发信息，估计是告诉他下了飞机怎么过来吧，小淫左手拿着一支烟，这个姿势看着真是帅，我从后面靠着小淫的肩膀，小淫嗤嗤笑：十八，你这会儿不生气了？刚才还气得跟发怒的狮子似的。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小淫发完信息把手机递给我，笑：十八，你怎么从来不检查检查我的手机啊，不是说女人都愿意检查男人的手机吗？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背地里面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我拿过小淫的手机，无聊的翻看着里面的东西：哎，要是男人诚心想糊弄女人，即使天天检查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累得跟神经病似的，多没有意思啊，哎，这个小游戏好像还不错，怎么玩的？

小淫转过身吐了一口烟，温和的看着我：这个游戏就不要玩了，太累眼睛了，要是喜欢玩，以后买个大一点儿的游戏机好了，十八，你越是这么坦荡越是这么简单，别人就越是没有办法欺骗你，不管什么事情，不得不对你说真话，因为你没有用复杂的心思去想别人，你过来。

我走近小淫，小淫伸手抱住我，小声的笑：十八，就算你不够聪明，总是胡里胡涂的过日子，总是没有规律的做事情，或者某些部位很小也好还是开化的很晚也好，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真的。

第80节：他说他也要疯了(1)

（九十九）他说他也要疯了

上午九点四十左右，小淫的同事在机场给小淫打来电话，小淫告诉他打车的具体地址，阿瑟和小麦打着哈欠在客厅待着，小米在跟我犯愁：十八，英语还有很多都没有背会，等到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嗤笑：小米，你是去移民，不是去留学，所以你的英语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会在你爹的妈咪的申请手续上顺利让你过去的，你要是很喜欢学习英语，你就把它当成终身职业好了。

小麦不太满意的看着小米：哎，该担心的是我和阿瑟，我们的英语才是应该担心的，小米你是去拿绿卡的，不是去考试的。

小淫的同事是一个比小淫还要高很多的男人，长相很严肃，当小淫给他介绍我们的时候，我还有些胆战心惊，那个男人不大愿意笑，只是简单的说着是吗好啊之类的语言，所以当小淫说让阿瑟和小麦陪着他一起去的时候，那个男人有着明显的不高兴，所以阿瑟和小麦的计划也就破产了，我不想小淫为难，就说：我和你们一起不就行了吗?

最后的结果是我、阿瑟还有小麦，一起陪着小淫和他的同事去了中关村，尽管阿瑟和小麦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小淫是来工作不是度假的。

去中关村转了小半个上午，我累得半死，阿瑟和小麦也是有点儿骂骂咧咧的，很不爽的样子，小淫的脾气真是好，他的那个同事好像没有什么好脾气，有一次还和人家吵了起来，到中午，我明显感觉到脱水的嫌疑，吃饭的时候，小淫的同事才稍微有了点儿笑意，小淫好脾气的和他同事说着看得结果，最后还是拿了一大堆资料回去再定，小麦嘟着嘴朝我小声咕哝：靠，丫拽什么拽啊?

我碰了小麦一下，小麦才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吃完饭，聊了一会天，本来还以为能和小淫待一会儿，一看表都下午一点多了了，小

淫和他同事是三点四十分的飞机，回去拿下东西也就差不多了，我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了，小淫拽过我苦笑：十八，今天你累了吧，以后我单独来再陪你。

我说：没事儿，公差公差，总不能没事儿过家家吧，还好你昨天晚上来了，已经足够了。

回到公寓，小淫和他同事拿了随身带来的东西，我和阿瑟还有小麦执意要到机场送行，在机场小淫匆匆告别了我们，和那个有点儿凶神恶煞的同事一起上了飞机，阿瑟在回来的路上气得发疯：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部门经理吗？这么不好说话，他懂不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江湖道理，以后千万不要有什么事情求到我，哼。

我苦笑：也罢，反正时间也不是很长，说不定这个人就是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的主儿，所以不是很圆通，算了。

回到小米公寓，小米说我手机有电话了，我不满意的看着小米：哎，小家伙，怎么那么懒，帮着接个电话不会让你提早步入老年时光的，真是。

小米嘟着嘴没有说话。

我看到手机上面有三个未接来电，有两个是公司女老总的手机，另外一个是木羽的手机，我给女老总打过去，女老总开始几里哇啦的抱怨：十八啊，你能不能来一趟公司，销售部开会，可是销售部助理不知道怎么搞得今天也没有来，而且打电话也接不通，销售部的销售报表调不出来，怎么开会啊？你过来吧，今天不算你请假。

女老总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不算我请假，这句话像是冰淇淋一样的让我滋润了，就是说不用扣我这一天的工资了？销售部的助理也是，明明知道每个星期二是销售部的例会，怎么就不能把销售报表打出来呢？幸亏前段时间我用过销售部的电脑软件，不然就算给我双倍工资我也没有办法调出报表。我删除了木羽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第81节：他说他也要疯了(2)

等我赶到公司的时候，销售部的销售人员已经凭空等了一个多小时，现在销售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销售进入淡季，他们的工资都是和销售成绩挂钩，销售数量上不去，当然提成也就越来越少，但是生活中的开支和需要却绝对不因为个人的收入低而有所改变，销售人员中经济状况最不好的其实就是超市的理货员，他们保底工资是最少的，只能靠每个月上货架的产品数量提成，一旦上货架的产品数量少了，那么工资当然很低，这些人中多数是40岁左右的女人，有很多下岗的还有因为家里经济实在不行才出来找事儿做的，每个月，财务部清算他们的工资的时候，装工资的袋子都是少的可怜，可是就是这样，公司在调整人员的时候也是动不动就先开除他们，因为有人提出一个很操蛋的理论，说是因为理货员的水平不行才导致销售降低，就是这么一个操蛋的理论，女老总也能相信，亏她还学习什么这个管理那个管理的课程。

我从销售部的系统中调出销售报表数据，女老总在会议室等得有点儿心烦气躁，这通会议开的那叫一个绝，大家都把原因往别人身上推，女老总心烦气躁也是有原因的，一是昨天开了行政会议，二是今天的销售部会议上对于进入淡季的销售计划没有什么出彩儿的，跟一锅粥似的，放我身上我非得气成精神病不可，我拿着笔不断的做着记录，这里没有我能插上话的份儿，我只能安静的听着安静的记着，再不济也可以安静开着小差。

会议最终以散乱的争吵结束，我看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半多了，因为开会晚，所以都没有意识到已经下班了，我出了会议室的时候前台小姐说刚才我放在办公室的手机响了，有两个电话都是找我的，办公桌上的电话也是响了好几次，前台小姐说她替我接听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是个叫木羽的记者，她说我在开会，我拿手机看，一个是小淫的号码，另一个是木羽的号码，真是怪事？木羽找我干什么？

我拨小淫的号码，小淫说他已经到深圳了，对今天没有好好和我在一起的事情表示歉意，我说没有关系让他好好休息，坐飞机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小淫知道我跑到公司开了小半天的会议之后也让我好好回小米公寓休息，我打着哈欠挂了电话，今天还真是有些累。

女老总走得时候问我用不用带我一程，我说不用了，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愿意坐别人的车子，因为始终有占人便宜的嫌疑，而且大家谁和谁之间也没有很好的关系，能和平相处已经不错了，我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大家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行政副总打卡额时候顺便帮我也打了卡，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好心？可能人是会变得，也说不准，呵呵。

在我打了第十一个哈欠之后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锁了门，公司的保洁阿姨在清理办公室的卫生，我晃晃悠悠的上了电梯下了楼，在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木羽来回走动的身影，我很想装作看不见，可惜，他始终看着大厦门口，木羽看见我出来，停止了来回晃悠的走动，径直走向我，有点儿落寞的看着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愣了一下：我在开会。

木羽没有收回目光，盯着我：那么中午那个时候呢？还有开完会之后呢？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我发现一个事实，和木羽这种人说话好像越是吵架他就越是兴奋或者来劲，要是保持平淡他反倒会觉得无趣，我淡淡的问：什么事情？你说吧，说完走人，还有，我不认为你有找我说事情的必要，因为我和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

木羽挑了调嘴角，嗤笑：是吗？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失望到这种境地，去咖啡屋吧，我真的有事情要说，是正事儿，真的。

我真是有点儿要抓狂的感觉了，真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家伙到底是吃错什么药，整天就跟打哑谜一样的出现在别人身边，竟然还这么理直气壮？我突然之间想到那天木羽请我和小麦吃饭的事情，肯定是那个道理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我掏出钱包，看了一下，

里面有不到五百块钱，那天好像是吃了三百多块，我咬了咬牙，拿出四百塞到木羽手上：给你，这是那天你请我们吃饭的钱，这下，我可是不欠你的了，多余的钱不用找了，我也大方一回，行了吧?

我转身就走。

木羽愣了一下：这是……什么跟什么啊？你给我站住！

木羽拽住我的胳膊的时候，我已经无可奈何到了极点，我愁眉苦脸的看着木羽：拜托你，还有什么事情，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用工作吗？不用赚钱吗？不用吃饭吗？老是这样子，你不烦吗?

木羽噗哧一笑，看着我：十八，好，今天我也很想坦荡一回，我跟你说实话，我很喜欢你，所以我想和你男朋友一样的找你，约你吃饭，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我不想象以前那样浪费时间的和你周旋，你快要把我搞糊涂了，我也要发疯了，我发现很多东西要是让你慢慢领会很难，按照你智商的水平还是一下说清楚之后比较保险，程序上好像就是这些，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你告诉我，你把钱收好。

木羽把钱塞给我，我像是傻了一样，张着嘴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因为他总是叫我十八小姐十八小姐，突然之间叫我十八，我开始觉得很别扭，我努力合上嘴巴，咽了几下唾液：哎，你没发疯吧？你怎么老是这么自以为是？就算一起鬼混也得两厢情愿，你懂不懂？我已经有相好的了，已经有了，你这话还是留给别人吧，阿若不错，还有那天陪你买衣服的女人也不错，对了，你在医院时候还让我帮你发过短信，手机上面也是很多女人的名字，你在她们中间找找看，对了，以后还是叫我十八小姐好了。

说完我像是赶苍蝇一样推开木羽，往公交车站快走。

更让人感觉恶劣的事情是，木羽竟然也凑过去，像模像样的站在我旁边也看着站牌找着，我哼了一声，往旁边移了一下，木羽调侃的看着我：我知道你有男朋友，可是我总不会沦落到连被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吧，再说我还没有觉得自己差到那个份儿上，哎，帮帮忙，我要怎样才能坐车回家？我今天没有开车来。

我保持着沉默，眼睛看着马路上的车流发呆，过了一会儿，我要坐的车子来了，这个时间段下班的人很多，我站的位置正好是车子的前门，我后面排了好多人，我上车，木羽愣了一下，跟着我也想上车，但是被后面的人挤到后面了，我上了车子，车子中门人很少，是下车门，我看着木羽也被后面的人挤上了公交车子，我顺利的从中门下了车子，我看见木羽被前面和后面的人挤到中间很难出来，车子很快就开动了，我在下面冲着被挤的有点儿蒙等转向的木羽摆了两下手，木羽的表情，可是难看到家了，呵呵，看谁还敢说我智商低，看谁还敢说我笨？我跟他急。